

□ 做自己的英雄\刘震云

□ 上边\王祥夫

□ 疾风与劲草\蒋蓝

□ 槽路梨花处处开\李锡荣

QING
YI
JIANG
青衣江

□ 父亲的最后时刻\萧子屈

□ 哦，青衣江（组诗）\刘毅

□ 一路向南，触摸丝路的前世今生\赵良治

□ 雪域高原的生命书写与存在之思\马迎春 雍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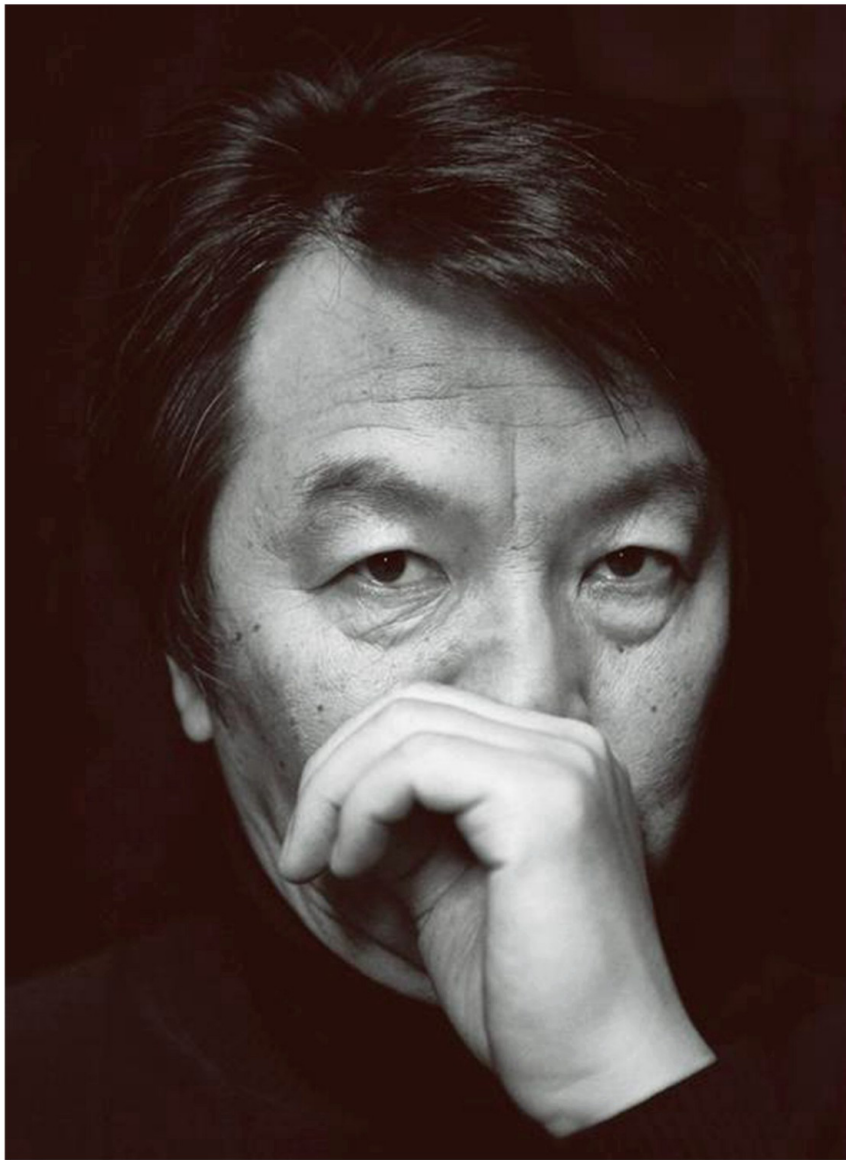
2025

总第109期

04

爱文艺 爱生活





刘震云

代表作品《一句顶一万句》

刘震云，1958年5月出生于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编剧，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1987年开始文学创作，连续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塔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温故一九四二》等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的作品，引起强烈反响。他的代表作《塔铺》也获得了1987—198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91年，发表了首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开始追求新的创作境界。2009年，出版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并凭借此书斩获中国文学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该书也被读者誉为“中国版《百年孤独》”。此外，其小说《一地鸡毛》《手机》《我不是潘金莲》等作品均被改编为影视剧搬上银幕。现为河南省文联第九届委员会主席，并同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小说委员会副主任。

做自己的英雄

□ 刘震云

遇到小事，可以指望别人；遇到大事，千万不能把自个儿的命运，拴到别人身上。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你把别人当成了朋友，别人并没拿你当朋友。别人或许会帮你一时，但谁也不能一辈子替你负重前行。我们要学会独立，学会担当，不要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别人身上。

在这个世界上，遇到小事，可以依赖别人；遇到大事，千万别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人。小事或许有人愿意帮你一把，但大事从来都是孤独的考验，无法依赖外界，终究要靠自己扛起重担。最可怕的不是无人帮你，而是你以为有人会替你走完这条艰难的路，却在关键时刻发现，身旁的影子早已消散不见。你要明白，别人的肩膀可以借一时，但永远无法替你负重前行。

我们总以为，身边的人能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可现实告诉我们，真正能帮你一生的人，只有你自己。父母再亲，终有一天会老去；朋友再好，也有各自的生活；爱人再爱，也难免有无法兼顾的时刻。所有的支持都可能是暂时的，所有的依赖都可能变成负担。只有你学会了独立，才真正拥有掌控命运的力量。

别人或许能陪你走一段路，却不能陪你走一辈子。别人的帮助只是短暂的停歇，终究无法成为你人生的支撑。那些你以为会一直在你身边的人，或许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也只能远远观望。你必须要学会面对生活中的大风大浪，不要总是等待别人的救赎。成长就是学会自己面对风雨，独自撑起一片天空，而不是期待别人为你遮风挡雨。

当你遇到问题时，不要第一时间想到寻求他人的帮助。先问问自己，能否凭借自己的力量解决；先看看自己，能否在困境中找到出路。因为当你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时，你的失望也就随之而来。别人的好意或许是真的，但更多时候，别人能做的也只是举手之劳。真正的改变和成长，永远需要你自己去争取。

依赖他人是一种温柔的错觉，仿佛有人能替你分担一切，能给你足够的安全感。但你要明白，这种依赖往往会让你失去自我成长的机会。每一次依赖，都是在削弱你面对挑战的勇气；每一次等待，都是在拖延你迈向独立的步伐。只有当你学会了自己承担起责任，独自面对风雨，你才会发现，内心的力量比你想象的还要强大。

人生路上，没有谁能替你负重前行。父母的庇护终将退去，朋友的关怀也有尽头。最好的朋友是自己，最可靠的支持是自己。无论未来多么迷茫，无论前路多么坎坷，只有你，才能决定你的命运；只有你，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不要再期待别人为你撑伞，不要再幻想有人能替你走完剩下的路。因为人生的每一步，都是自己踏出的足迹，只有你自己，才能为它负责。

别把未来寄托在他人身上，别人或许能帮你一时，但无法帮你一世。世界上最可怕的事，不是孤独，而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一段不确定的关系中。

你以为的依赖，或许只是别人眼中的负担；你以为的深情，或许只是别人眼中的过客。不要轻易依赖别人，也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会永远站在你身旁。真正的成长，是学会自己解决问题，自己面对挫折，自己承担未来。

记住，真正的独立，不是拒绝别人的帮助，而是内心的强大。你可以接受他人的关怀，但不要让它成为你停滞不前的理由。你可以依赖他人的一时帮助，但不要把它当作你永远的依靠。人生的路终究是自己走出来的，只有自己负起责任，才能真正走向自由和独立。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不要把命运交到别人手中。每一次成长，都是在独立中找到自己的力量；每一次前行，都是在自我担当中走向未来。人生的意义，不是等待别人来拯救，而是学会自己做自己的英雄。



主管单位：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
主办单位：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委会

主任：聂颖
编委：杨术兵 戴伟 李宣康
陈敏 代成华 袁明
王堂兵 钟春燕 樊小融
李雪松 李炳中

名家

做自己的英雄 01 刘震云

他山石

上边 04 王祥夫

小说

火星来客 12 姜永育

散文

疾风与劲草 18 蒋蓝
大香格里拉驿站 21 陈世旭
跟随王昶行走川西古道 22 周德富
槽路梨花处处开 26 李锡荣
再到飞龙关 30 李纲

诗歌

哦，青衣江(组诗) 38 刘毅
夏天(外二首) 43 杜冷丁
记忆里的情书(组诗) 44 陈光明
时光的囚徒 45 魏华刚
流沙河边的七月(外一首) 45 叶映辉

艺评

一路向南，触摸丝路的前世今生 48 赵良冶
雪域高原的生命书写与存在之思 52 马迎春 雍措
善良是心灵的指南针 55 杨术兵
农耕文化的最后记忆 58 陈新华
刹那即是永恒 63 李国斌
在缝合伤口的针脚里寻找自我 64 刘宇茵



敬请关注
《雅安文艺》

主 编：杨术兵

执行主编：戴 伟

编辑部主任：吕玉刚

责任编辑：卫超群

校 对：王堂兵 刘智尹

封面题字：何应辉

设计印刷：成都旭美印务有限公司

编印周期：双月出版

投稿邮箱：qyj1208@126.com

联系电话：(0835)2243315

邮 编：625000

地 址：雅安市雨城区雅州大道1号(西康记忆5号楼市文联)

准印证号：川内KX202518003

(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艺 苑

阳光·红土地(油画)	66	陈幼林
尔苏人的歌舞(国画)	67	叶宗明
悦(版画)	68	李晓刚
记 忆(油画)	69	任雪松
历代咏蒙山茶诗数首(隶书)	70	杨 柳
宋·孙渐《留题智矩院》(篆书)	71	巫英浩
蒙山茶诗数首(行草)	72	陈浩佳
宋·黄庭坚《煎茶赋》(行草)	72	孙自平
茶文化诗文选录(楷书)	73	赵华斌
红灯停，绿灯行(摄影)	74	王燕妮
舞动的达瓦更扎(摄影)	75	魏重阳
幸福牵手(摄影)	76	赵 玮
长征史诗颂(摄影)	77	任承铭

初 见

父亲的最后时刻(散文)	32	萧子屈
黄连山记(散文)	35	肖文林
如果你还在(诗歌)	46	杨德文
毋忘我(外一首)	46	枫红之后
致“白加黑”(诗歌)	47	陈紫桐

文艺动态

- 封面 美 术·你眼中的远方(木刻) / 张之宇
- 封二 摄 影·刘震云 / 佚 名
- 封三 歌 曲·梦回蒙山 / 朱剑伟 / 李宣康
- 封底 美 术·小 雨(油画) / 冯先强

上 边

□ 王祥夫

外边来的人，怎么说呢？都觉得上边真是个好地方，都觉着上边的人搬到下边去住是不可思议？这么一来呢，就显出刘子瑞和他女人的与众不同，别人都搬下去了，上边，就只剩了刘家老两口，好像是，他们是留下来专门看守上边的空房的。人们都知道，房子这种东西就是要人住才行，一旦没人住就会很快破败下来。一开始，人们搬下去了，但还是舍不得上边的房子，门啦窗子啦都用石头堵了，那时候，搬下去的人们还经常回来看看，人和房子原是有感情的。后来，那房子便在人们的眼里一点点破败掉，先是房顶漏了，漏出了窟窿。但是呢，既然不再住人，漏就漏吧，结果那窟窿就越漏越大，到后来，那房顶就会慢慢塌掉。人们一开始还上来得勤一点，到了后来，下边的活计也忙，人们就很少上来了。有些人家，虽然搬下去了，但上边还有一些碎地，零零星星的碎地，一开始还上来种，到了后来，连那零零星星的碎地也不上来种了。这样一来呢，上边就更寂寞了，人们倒要奇怪老刘家怎么不搬下去？外边的人来了，就更是觉得奇怪。村子破败

了，味道却出来了，好像是，上边的村子要是不破败倒没了味道，破败了才好看，而这好看的破败和荒凉之中却让人意外地发现还有户人家在这里生活着，却又是两个老人。这就让这上边的村子有了一种神秘感，好像是，老刘家真是与众不同了。这倒不单单因为老刘家的儿子在太原工作。

人们把这个村子叫“上边”，因为它在山上，村子的后边也就是西北边还是山，山后边呢，自然还是山。因为是在山里，房子便都是石头盖的，石头是那种白色的，给太阳晒得晃眼。村子里的道路原是曲曲弯弯的，曲曲弯弯的道路也是石头铺的，是那种圆石头，起起伏伏地铺过来铺过去，道路两边便是人家，人家的墙也是石头砌的，高高低低的石头墙里或是一株树，或是刘子瑞今年种的玉米，今年的雨水又勤，那玉米就长得比往年格外好，绿得发黑，年轻力壮的样子。既然人们都不要那院子了，老刘便在那荒败的院子里都种上了庄稼，这样可以少走一些路，村子外的地就可以少种一些。老刘的院子呢，在一进村不远的地方，一进去，左手是三

王祥夫



作家，以小说、散文创作为主。作品多见于《中国作家》《当代》《十月》《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山西文学》《黄河》《新华文摘》《收获》《北京文学》《芙蓉》《江南》等刊物。作品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奖，“赵树理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杰出作家奖”“紫金·雨花文学奖”等奖项，出版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随笔集近五十余部。

间矮房，窗台下就是鸡窝。右手是一间牲口棚，那头驴在里边站着，嘴却在永远不停地动。驴棚的顶子上晒满了玉米，紧靠着牲口棚是一间放杂物的小房，房顶上堆满了谷草，房子里是那条狗，来了人会扑出来，却给铁链子拴着。因为给铁链子拴着就更愤怒了，不停在叫，不停在叫，也不知是想咬人一口还是想让人把它给放开。而那些鸡却不怕它，照样在它的身边寻寻觅觅，有时候呢，还会感情暧昧地轻轻啄一下狗，亲昵中有些巴结的意思，又好像还有些安慰的意思在里边。老刘家养了一院子的鸡，那些鸡便在院子里到处刨食，这里刨一个坑，那里刨一个坑，坑里有什么呢？真是让人莫名其妙。有两只鸡不知是老了还是得了什么病，最近毛都脱光了，露出红红的鸡皮，好像是，鸡也知道好看难看，别的鸡也许是嫌这两只鸡太难看，便不停地去啄它，你啄一下，我啄一下，这两只鸡身上的毛便更少。鸡这种东西，原来都是势利眼，刘子瑞的女人把玉米往院子里一撒一撒，这就是在喂鸡了，而那些鸡却偏偏不让这两只脱了毛的鸡吃食，只要这

两只鸡一表现出要吃食的欲望，别的鸡就舍弃了吃食而对那两只鸡群起而攻之。有时候，这两只鸡简直就给啄晕了，就缩在土坑里，闭着眼，像是死了，却是活着。等别的鸡吃完了，这两只鸡才敢慢慢慢慢站起来，脱了毛的鸡真是难看，红红的，腿又是出奇地长，每迈一步都很夸张的样子，啄食的时候，要比别的鸡慢好几拍，好像是，那只是一只试探，看看别的鸡是不是同意自己这么做。这也是一种日子。

日子呢，是什么意思？仔细想想，倒要让人不明白了。比如就这个刘子瑞，天亮了，出去了，去弄庄稼去了，他女人呢，蹣着小脚去喂驴，然后是喂鸡，然后呢喂那条狗。日头高起来的时候又该做饭了，刘子瑞女人便又蹣着小脚去弄了柴火，把灶火点着了，然后呢，去洗山药了，洗好了山药，那锅里的水也开了，便下了米。锅里的水刚好把米埋住，这你就会明白刘子瑞女人是要做稠粥了。水开了后，那米便被煮涨了，水不见了，锅里只有“咕咕嘟嘟”的米，这时候刘子瑞的女人便把切好的山药片子一片一片放在了米上，然后盖

了锅盖。然后呢，便又去捞来一块老腌菜，在那里“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地切。然后是，再用水淘一淘，然后是，往老腌菜丝里倒一点点麻油。这样呢，饭就快要做好了。饭做好的时候，刘子瑞的女人便会出去一回回地看，看一回，再看一回，站在院子的门口朝东边看，因为刘子瑞总是从那边上来。她在这院门口简直就是看了一辈子，从前呢，是看儿子回来，现在呢，只有看自己的男人。有时候，连她自己都觉着自己有些奇怪，为什么不搬到下边去住？好像是，她怕这个她住了一辈子的村子寂寞，她对村子里的一草一木太熟悉了。要是自己走了呢，她常常问自己，那庄稼，那树，那鸽子该怎么办？要是儿子一下子从太原回来呢？怎么办？她这么一想的时候，就好像已经看到了院子里长了草，房顶上长了草，好像是，都已经看到了儿子站在院门口失望的样子。儿子已经有好长时间没回来过了。好像是，她现在已经习惯了。

当时，下村的刘泽祖就是从东边的那条路把儿子给他送来的。儿子当时才六岁，看上去呢，像是三四岁，太瘦太小。村里的人都说怕这孩子不好活，说不要也罢。刘泽祖呢，说这孩子也不知是哪里的？在麻镇走来走去跟个狗似的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又不是麻镇上的人。镇上的人说天也要冷了别把这孩子冻死，谁家没孩子就把他领走也算是做了件好事。刘泽祖当时正在镇里开村干会，就把这孩子给刘子瑞背了回来。这都是多会儿的事情了。人们都知道刘子瑞的女人不会生孩子，她是三十岁上抱的这孩子，这孩子来刘子瑞家的时候已经六岁，这孩子叫什么？叫刘拴柱，意思全在名字里了，是刘子瑞和他女人的意思。这孩子也真是争气，上学念书都好。在上边村住，要念书就要到下边去，多少个日子，树叶子一样，原是算不清的，刘子瑞的女人总是背了这个拴柱往下边村送，刘子瑞的女人偏又是小脚，背着孩子，那路怎么好走？下坡，叉着腿，一步一步。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就是这样过来的，天天都要送下去，放学的时候，还要再下去，再把拴柱背回来，一直到上四年级那年冬天，

是刘子瑞女人大病了一场，山里雪又大，刘子瑞又正在修干渠，刘子瑞的女人才不再接送这个孩子。人们都说生的不如养的亲，这话什么意思呢？刘子瑞的女人再清楚不过，亲就是牵肠挂肚。比如，一到拴柱下学的时候，刘子瑞的女人就坐不住了，要到院子外去等，等过了时候，她便会朝外走，走到村巷外边去，再走，走到下边的那棵大树那边。再走，就走到村外了。那小小的影子呢，便也在远远的地方出现了，一点一点大起来也就走近了。日子呢，也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又过来。就是现在，天下雪了，刘子瑞女人就会想儿子那边冷不冷？刮风呢，刘子瑞女人就又会想儿子那边是不是也在刮风。儿子上中学时的笔记本子，现在还在柜顶上放着。柜顶上还有一个铁壳子闹钟，现在已经不走了，闹钟是儿子上学时买的。闹钟上边是两个镜框，里边是照片，儿子从小到大的笑都收在那里边。镜框里边还有，儿子同学的照片。还有，儿子老师的照片。还有，儿子搞过的一个对象，后来吹了，那照片却还在那里。刘子瑞的女人有时候还会想：这姑娘现在结了婚没？还有，一张请帖，红红的，什么事？请谁呢？刘子瑞女人亦是不知道，总之是儿子拿回来的，现在，也在镜框里。

玉米是个好东西，玉米可以煮上吃的时候也就是说快到秋天了。今年上边的玉米长得出奇的好。玉米棒子，怎么说呢，用刘子瑞的话说“长得真像是驴球！”刘子瑞上县城卖了一回驴球样的玉米，他还想再去多卖几回，他发愁地里的玉米怎么收？收回来怎么放？房顶上都堆满了，总不能让玉米在地里待着。偏巧呢，天又下开了雨，而且是下个不停。屋子又开始漏了。刘子瑞上了一回房，又上了一回，用塑料布把房子苫了一回，但房子还是漏。刘子瑞女人把柴禾抱到了东屋里，东屋的炕上摊了些粮食，炕着。东屋也漏，炕上便也放几个盆子。刘子瑞的女人时不时要去倒那盆里的水，端着盆，叉着腿，一下，一下，慢慢出去，院子里简直就都是稀泥。那些鸡算是倒了霉，在驴圈门口缩着发愁，半闭着眼，阴阳怪气的样子。

那两只脱毛鸡好像要把头和翅子都重新缩回到肚子里去，或者是，想再缩回到一个蛋壳里去，只是，现在没那么大的蛋壳。刘子瑞的女人把盆子里的水一盆一盆都倒在院子外边去。院子外边的村道是个斜坡，朝东边下去，道上的石头都给雨淋得亮光光的，再下去就是一个小场面，刘子瑞现在就在那小场面上收拾庄稼，场面上那个黑石头小碌碡在雨里黑得发亮。雨下了几天呢？足足下了两天，地里的玉米长得实在是太高了，雨下得地里的玉米东倒西歪，像是喝醉了。玉米棒子太大了，一个一个都驴球样垂了下来。雨下了两天，然后是暴太阳，这才叫热，房顶，院子，地里和远远近近的地方都冒着腾腾的蒸汽，像是蒸锅，只不过人们都把这种汽叫做雾。太阳也许是太足了，又过了几天，地就全干了。上边村的地是那种细泥土，那土简直要比最细的箩筛出的苕面还要细，光脚踩上去那才叫舒服。院子里，鸡又活了，又都东风压倒西风地互相啄来啄去。鸡的爪子，就像是一把把小耙子，不停地耙，不停地耙，把院子里的土耙得不能再松，土耙松了，鸡就要在土里洗澡了：土是那么的干爽，那么的细粉，热乎乎的，鸡们是高兴的，爪子把土刨起多高，然后是翅子，把土扬起来，扬起来，身子一紧，接着是一抖，又一紧，又一抖。好像是，这样还不够，鸡们有时候也是有创意的，有的鸡就飞到房上去，要在房上耙。刘子瑞的女人就不依了，骂了。房顶上能让鸡耙吗？刘子瑞的女人就一遍遍地把鸡从房顶上骂下来，那鸡竟也懂，她在那里一骂，鸡就飞到了墙头上，好像是，懂得害羞了，小冠子那个红，一抖一抖的。但鸡是没有上过学的，不懂得什么是纪律，过一会儿就又飞到了房顶上。刘子瑞的女人就出去骂，忽然呢，她愣住了，或者，简直是吓了一跳。是谁上了房？从后边，上去了，“唛、唛”地赶房上的鸡，房上的鸡这下子可给吓坏了，叫着从天而降：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好像是在说“妈呀，妈呀，妈妈妈呀！”是谁？谁上了房，刘子瑞的女人不是用眼，是凭感觉，感觉到房上是谁了。是不是拴柱？刘子瑞的女人问

了一声，声音不大，像是怕把谁吓着。房顶上的塑料布给从房后边“哗啦哗啦”扯下去了，答应着的声音也跟着到了房后。是不是拴柱？刘子瑞的女人知道是谁了，但她还是又问了一句，声音不大，紧张着，好像是，怕吓着了谁。房上的塑料布子，刘子瑞早就说要扯下去了，要晒晒房皮，但刘子瑞这几天让玉米累得不行，一回来就躺在那儿了。刘子瑞女人绕到房后边去了，心是那样的跳，刘子瑞女人绕到房后去了，好像是，这又是一个梦，房后边怎么会没有人？人呢？她急了。妈你站开。儿子却又在房上说话了，他又上了房，去把压塑料布的一块青砖拿开。妈你站开。儿子又在房上说，塑料布子，从房上“哗啦”一声，落下来了。刘子瑞女人看到儿子了，叉着腿，笑着，在房上站着，穿着牛仔裤，红圆领背心。房顶上有窟窿了。儿子在房上说，弯下了腰，把一只手从那窟窿里伸进去。然后呢，儿子又从房上下来，然后呢，又上去，然后呢，又下来。儿子把一块木板补在了那窟窿上，然后又弄了些泥，把那窟窿抹平了。刘子瑞女人在下边看着房上的儿子，儿子每直一下身，每弯一下身，刘子瑞女人的嘴都要随着一张一合。儿子弄好了房上的窟窿，要从房上下来了，先探下一条腿，踩在了墙上，刘子瑞女人的嘴张开了，儿子站稳了，她的嘴就合上了。儿子又在墙上弯下身子，从墙上又探下一条腿，刘子瑞女人的嘴又张开了。刘子瑞女人站在那里给儿子使劲儿，嘴一张一合一张一合地给儿子使劲。忽然，她想起做饭了。她慌慌地去地里掰了几棒玉米，想了想，又慌慌地弄了一个倭瓜来。倭瓜硬得简直就像是一块石头，这是多么好的倭瓜，但还是给切开了，她一下一下把籽掏尽了，锅里的水也要开了。她把玉米，先放在锅里，倭瓜再放在玉米的上边。锅烧开后，她又去打了一碗鸡蛋。她站在那里想了想，想哪只鸡哪只鸡该杀？鸡都在下蛋，哪只都不该杀。公鸡呢，更不该杀。刘子瑞的女人就出去了，先是去了小场面那边，探探头，那边没有刘子瑞的人影。她站在那里喊了：嘿——她喊了一声还不行，又喊了一声：嘿——她

这么一喊呢，刘子瑞就从玉米地里探出头来了，他不知道自己女人喊自己做什么？嘿——刘子瑞也嘿了一声，对他女人说自己在哪儿呢，有什么事？这下子，刘子瑞才知道儿子回来了，并且知道自己女人是要让自己到下边去买只鸡来，家里的鸡都下蛋呢。

刘子瑞便马上下去了，去了下边的村子，去买鸡，下边村子有不下蛋的鸡，他走得很急，出汗了，脸简直比下蛋鸡的脸还红，这是庄户人的脸，很好看的脸，脸上还汪着汗，在额头上的皱纹里。酒呢，还有两瓶，就不用买了。刘子瑞在心里想，还是儿子上回回来时买的。烟呢，该买一盒儿好一点的，买什么牌子的呢？刘子瑞在心里想。刘子瑞忽然觉得脚下不对劲儿了，下去的路和地里不一样，都是石头，不像地里的细土是那么让人舒服。鞋还在玉米地里呢。刘子瑞想想，还是没回去，就那么光脚去了下边。路边的玉米长得真壮，绿得发黑，一棵挨着一棵，每一棵上都吊着一两穗大得让人吃惊的棒子，真像是好后生，一伙一伙地站在那里炫耀他们的大玉米棒子。过了玉米地，又是一片高粱地，高粱也长得好，穗子头都红了，红扑扑的，好像是姑娘，挤在一起在那里站着，好像是，因为她们看到了玉米地那边的大棒子，害羞了，脸红了。这他妈的真是一个好秋天。

雨水这东西是个怪东西，如果下足了，那简直就是对地里的庄稼的一种怂恿，长吧，长吧，使劲长吧。而且呢，雨水一足，季节也好像是给怂恿的放慢了脚步，没有那么足的雨水，地里的庄稼就会早早地黄了，没信心了，秋天也会跟上来了。

儿子回来了，先是在地里忙了一天，把收下的玉米十字披开搭在树上。然后去了一趟下边，去看了看他的同学。隔一天，又把同学招了上来，来做什么？来给房子上一层泥，这么一来呢，刘子瑞这里就一下子热闹了。和刘拴柱现在是个能干的城里人一样，他的同学现在都是能干的庄稼人。以前还看不出来，现在在一起一干活就看出来了，刘子瑞的儿子干活就有些吃力了。他先是去和泥，先和大菜泥，也就是，

把切成寸把长的莜麦秸和到泥里去，莜麦秸先在头天晚上用水泡软了，土也拉回来了，都堆在院子外窄窄的村道上，反正现在也没人在那村道上走来走去。刘子瑞的儿子把莜麦秸先散在土堆上，然后用耙把莜麦秸和土合起来，这是个力气活儿，规矩的做法是用脚去踩，“咕吱咕吱”地把泥和草秸硬是踩在一起。刘子瑞女人烧了水，出去看了一回儿子在那里和泥，出去看了一回还不行，又出去看了一回，好像是不放心。儿子踩泥的时候，她站在那里嘴一动一动地给儿子使劲。她看着儿子踩一回，又用耙子把泥再耙一回，把踩在下边的草秸再耙上来，然后再踩。儿子用耙子耙泥的时候，先是把耙子往泥里用力一抓，身子也就朝前弯过去，往起耙的时候，儿子的肩上的肩胛骨就一下子上去，上去，那是在使力气，肩胛骨快要并到一起的时候，耙子终于把一大团泥草耙了起来。儿子在那里每耙一下，刘子瑞的女人的嘴就要张开一回，泥草耙好一堆，她的嘴也就合上一回。她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儿子耙泥，然后又慌慌地回去，去端开水了。拴柱，喝口水。刘子瑞女人对儿子说。儿子呢，却说不喝不喝，现在喝什么水？我给你把水放这儿，你咋不喝点儿水？刘子瑞女人又对儿子说。不喝不喝。儿子又耙好了一堆，直了一下腰，接着又耙。你不喝一会儿又要上火。刘子瑞女人对儿子说。不喝不喝。儿子还是说。刘子瑞的女人闻到儿子身上的汗味儿了，她对这种汗味儿是太熟悉了，这让她觉得自己又像是回到了从前的日子，这让她有些恍惚，又有些说不出的兴奋。她站在那里又看了一会儿儿子和泥。这时候有人从院子里出来了，说房上要泥呢，拴柱你和好了没？行了行了，拴柱说，连说和好了和好了，我这就来。从院子里出来的人又对刘子瑞女人说，婶子您在这儿站着做什么？待会儿小心弄您一身泥。刘子瑞女人便又慌慌地回到了院里。刘子瑞的院子里，好像是，忽然有了某种欢快的气氛，这种欢快挺让刘子瑞女人激动的。那两个人在房上，是刘子瑞儿子的同学，其中一个会吹笛子，叫刘心亮。小的时候就总是和刘子瑞的

儿子一起吹笛子。另一个早早结了婚，叫黄泉瑞，人就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现在呢，好像是因为和过去的同学一起劳动又欢快了起来。刘子瑞的儿子这时拖了泥斗子过来，要在下边当小工，要一下一下把泥搭到房上去，这其实是最累的活儿。刘子瑞的女人站在那里，心痛地看着儿子。她忽然冲进屋去，手和脚都是急慌慌的样子，她去给儿子涮了一条毛巾，儿子却说现在干活儿呢，擦什么擦？儿子把一勺泥，一下子，甩到房顶上去了。给，给，刘子瑞女人要把手巾递给儿子。不擦不擦。儿子说，又把一勺泥，一下子，甩到房顶上去了。要不就喝口水？刘子瑞女人说。不喝不喝。儿子说，声音好像有些不满，又好像是不这样说话就不像是她的儿子。仔细想想，当儿子的都是这种口气，客气是对外人的，客气有时候便是一种距离。刘子瑞女人的心里呢，是欢快的，人好像也一下子年轻了。她又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然后，绕到后边去，看了一回刘子瑞在后边一点一点补墙洞。然后她合计她的饭去了。她合计好了，要炒一个鸡蛋韭菜，韭菜就在地里，还有一个拌豆腐，还有一样就是烩宽粉。肉昨天已经下去割好了，晚上已经在锅里用八角和花椒炖好了。乡下做菜总是简单，一是没那么多菜，二是为了节省些柴禾。总是先炖肉，肉炖好了，别的菜就好做了，和豆腐在一起再炖就是一个肉炖豆腐，和粉条一起做又是一个肉烩粉条子，还要有一个山药胡萝卜，也要和肉在一起炖。刘子瑞的女人在心里合计好了，再弄一大锅稀粥，等人们干完活儿就让他们先喝两盅，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就蒸糕。刘子瑞女人先用大锅熬粥，儿子从小就喜欢喝豆粥，她在锅里下了两种豆子：小红豆和绿豆，想了想，好像觉得这还不够，又加了一些羊眼豆，想了想，又加了些小扁豆。

给房子上泥的活不算是什么大活儿，但吃饭却晚了。好像是，这顿中午饭都快要和晚上饭挨上了。人们上完了第一层大菜泥，要等它干干，到了明天就再上一层小菜泥，等它再干干，然后还要上去再压，把半干的泥压平实了。人们现在都忙，第一天，刘子瑞儿子的

那些同学帮着刘子瑞家干了一天。第二天，又上来，又帮着干了一天。晚上吃过饭，刘子瑞儿子的同学就都又下去了。第三天，是拴柱，一个人上了房，在上边仔细地压房皮，先从房顶后边，一点点一点点往前赶。头顶上的太阳真是毒，刘子瑞的女人不知什么时候，又从后边上了房，要给儿子身上披一件单布衫子。要不要不要。儿子光着膀子说，好像有些怪她从下边上来。我要我不会下去取？谁让您爬梯子？儿子说。过不一会儿，刘子瑞女人又从后边踩梯子上来了。给你水。她给儿子端上来一缸子水。要不要，我不渴。儿子一下一下地压着房皮。你不喝你小心上火。刘子瑞女人说。我渴我不会下去喝？谁让您爬梯子。儿子说，好像是，不高兴了。刘子瑞女人这边呢，好像是在下边怕看不清楚儿子，所以，她偏要爬那个梯子，下去了，但她马上又扒在了梯子上。这会儿，她就站在梯子上看儿子在那里压房顶。儿子把泥铲探出去，压住，又慢慢使劲拉回来，再把泥铲探出去压住，再慢慢慢慢使劲拉回来。儿子每一使劲儿，刘子瑞的女人便把嘴张开了，到儿子把泥铲拉回来，松了劲，她也就松了劲，嘴又合上了。你喝点儿水，你不喝水上了火咋办？刘子瑞的女人又对儿子说。您下去吧，下去吧。儿子说。你喝了水我就下。刘子瑞女人说。儿子只好喝了水，然后继续压他的房皮，压过的地方简直就像是上了一道油，亮光光的。刘子瑞的女人就那么在梯子上站着，看儿子，怎么就看不够？

儿子压完了房顶，又去把驴圈补了补。鸡窝呢，也给加了一层泥。儿子说，做完了这些，再把厕所修修，下午就要往回赶了。他这么一说，刘子瑞女人就又急了。急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其实她昨天晚上就知道儿子今天下午就要回去了。她迈出院子去，跟着儿子，好像是，怕儿子现在就走。儿子呢，昨天和黄泉瑞说好了的，要去他那里先弄一袋子水泥上来，要修修厕所了。家里的厕所不修不行了。儿子说要在走之前把厕所给再修一修。这会儿，儿子下去取水泥了。刘子瑞女人已经把鸡都圈了起来，怕它们上房，怕它们到处刨。儿子去了没有多大工夫就把水泥

从下边扛了回来。沙子是早备下的，儿子现在做活儿就是麻利，很快，就把厕所给弄好了，弄了两个台，还抹得光光的。正好可以蹲在上边。儿子说可千万等干了再用，又嘱咐他妈千万要把鸡和狗都拴好了，别把刚刚弄好的水泥弄糟了。儿子又看看天，说最好是别下雨。刘子瑞女人跟在儿子后边也就看看天，也说是最好别下雨。儿子进屋去了，刘子瑞女人也忙跟着进屋。儿子说下午就要走了，再在炕上躺躺吧，城里可没有炕。儿子用手巾把脸擦了擦，又把脚擦了擦，就上了炕。刘子瑞女人知道儿子是累了，儿子上了炕，先是躺在炕头那边，躺了一会儿说是热，又挪了挪，躺到了炕尾。不一会儿，儿子就睡着了，天也是太热，和小时候一样，儿子一睡着就出了一头的汗，人呢，也就躺成个“大”字了。刘子瑞女人想好了，中午就给儿子吃抿面条，接风的饺子送风的面。她一边揉着面，一边看着儿子。刘子瑞这时候去了地里，说是要让儿子带些玉米去给那些城里人吃，他去掰玉米去了。屋里院外这时又静了下来，鸡和狗都让关在圈里，它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出了什么事，怎么会大白天把它们关了起来？它们的意见这会儿可大了，简直是怨气冲天，便在窝里拼命地叫。“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叫一气，忽然又停了，好像要听听外边的反应，然后再叫。

坐在那里，慢慢慢慢揉着面，刘子瑞女人忽然伤起心来。什么是梦呢？人活着就像个梦。儿子现在躺在炕上，忽然呢，马上就要走了，那么点儿，那么点儿，当时他是那么点儿，在自己的背上，让他下来多走半步他都不肯，有时候要背他他偏又不让。两个人都在地上走就都费鞋！妈背着你就省下一个人的鞋！刘子瑞女人还记着当年自己对儿子这么说。刘子瑞女人也不知道自己给儿子做过多少双鞋，总是一双比一双大。那个猪槽子呢，刘子瑞女人忽然想起了那个褪猪的大木槽。以前总是她，把儿子按在那个猪槽子里洗澡，左手按着右手洗，右手按着左手洗，按住上边洗下边，按住下边洗上边。以前，她还把儿子搂在一起睡，冬天的晚上，睡着睡着，儿子就会拱到自己的被子里来了。好像是，不知出了什么怪事，儿子怎么

就一下子这么大了。刘子瑞女人忽然抹起眼泪来。面揉好了，她用一块湿布子把面团蒙了，让它慢慢饧。然后，她慌慌张张去了东屋，去了东屋，又忘了自己要做什么。站了一下，又去了院子里，儿子穿回来的衣服她都给洗了一过，都干了。她把衣服取了下来，放在鼻子下闻闻，是儿子的味儿。儿子穿回来的那双球鞋，她也已经给洗了一过，放在窗台上，也已经干了。她把鞋放在鼻子下闻了闻，是儿子的味儿。还有那双白袜子，她也洗过了，她把它从晾衣服绳上取了下来，也放在鼻子下，闻了闻，是儿子的味儿。儿子的味道让她有说不出的难过。她把儿子的衣服和袜子闻了又闻。

刘子瑞的儿子是下午两点多走的，吃过了他妈给他擀的面，面是用井水过了一下，这就让人吃着舒服。吃过了饭，刘子瑞女人心里就有点受不住了，她已经，把儿子要带的东西都收拾好了。那么大一个蛇皮袋子，里边几乎全是玉米。刘子瑞要送一送儿子，好像是，习惯了，儿子每次回来他都要送一送，送到下边的站上去。东西都收拾好了，刘子瑞也下了地。刘子瑞女人一下子受不了啦，好像是，这父子两个要扔下她不管了，每逢这种时候，她总是这种心情，想哭，又不敢哭泣。这时候，儿子出去了，她在屋里看着儿子，她的眼睛现在像是中了魔道，只会跟着儿子转来转去，儿子去了院子西南角的厕所，但儿子马上又出来了，然后，就像小时候那样，叉腿站在院子里，脸冲着厕所那边，做什么？在撒尿。原来厕所的水泥还没干呢。儿子像小时候一样把尿撒在院子里了。院子里的地都让鸡给刨松了，又干又松，脚踩上去真舒服。刘子瑞女人在屋里看着儿子叉着腿在院里撒尿。刘子瑞也朝外看着，他心里也酸酸的。等干了再用，现在一用就坏了。儿子撒完了尿，又从外边进来了，说水泥还要干半天，别让鸡刨了。是是是，放出来就刨了，我一辈子不放它们。刘子瑞女人说。该走了该走了，再迟就赶不上车了。儿子又说，故意看着别处。刘子瑞女人心就“怦怦”跳开了。玉米也太多了吧？儿子说，拍拍那一大袋玉米。不多不多，要不，再掰

些？刘子瑞说。儿子笑了，说又不是去卖玉米，这么多。不重吧？刘子瑞女人对儿子说。不重不重。儿子说，把那一袋子玉米就势上了肩，这一上，就再不往下放了。那我就走了。儿子说，故意不看他妈，看别处。

刘子瑞女人跟在刘子瑞和儿子的后边，踮着小脚，一直把儿子送到了村子边，然后就站在那里看儿子和自己男人往下走，一点一点变小，天那么热，日头把周围的白石头照得让人睁不开眼。儿子和自己男人一点一点变小的时候，刘子瑞女人就开始哭，眼泪简直是“哗哗哗哗”地流。她一直站着，直到儿子和自己男人的人影儿小到一下子不见了。她再看，就只能看到庄稼，远远近近的庄稼。石头，远远近近的石头。还有，再远处蓝汪汪的山。这一切，原本就是寂寞的，再加上那远远近近蚂蚱的叫声，它们要是不叫还好，它们一叫呢，就显得天地都寂寞而旷远了。

刘子瑞的女人回去了，慢慢慢慢回去了。一进院子，就好像，一个人忽然梦醒了，才明白过来房子是重新抹过一层泥了，那泥还没怎么干，湿湿的好闻。驴圈也抹过了，也还没干，湿湿的好闻。鸡都给关在圈里，院子里静静的，这就让刘子瑞的女人有些不习惯。好像是，自己一下子和自己的家有些生分了。她进了屋，心里好像一下子空落落的。儿子昨天还在炕上躺着，坐着，说着，笑着，还有儿子的同学，这个在这边，那个在那边，现在是什么也没有。儿子一回来，这个家就活了，其实呢，是她这个做妈的心活了。刚才还是，儿子的鞋在炕下，儿子的衣服在绳上搭着，儿子的气味在屋里弥漫着。现在，一下子，什么也没了。刘子瑞的女人又出了院子。好像是，屋子里再也不能待了，不能待了！不能待了！刘子瑞的女人站在了院子里，院子现在静了。昨天，儿子就在房檐下给房上上泥，上累了，还蹲在那块儿地方抽了一支烟。昨天，儿子的同学在这院里走来走去。现在呢，院子里静得不能再静。刘子瑞女人一下子看到了什么？嘴角抽了抽，像是要哭了，她慌慌张张地过去了，靠厕所那边的地上，湿湿的，一小片，但已经翘翘的，是儿子临走

时撒的尿。刘子瑞女人在那湿湿翘翘的地方站定了，蹲下了，再后来呢，她把手边的一个盆子拖过来，把那地方牢牢盖住了，又哭起来了。

第二天呢，原来的生活又好像是一下子变回来了。刘子瑞早上起来又去了地里，弄他的庄稼。刘子瑞女人，起来，先喂驴，然后喂那些鸡。鸡给关了整整一天，都好像疯了，又是抖，又是跳，又是叫。那只公鸡，精力怎么就会那么旺？一个挨一个往母鸡身上跳，那两只脱毛鸡，受宠若惊了，半闭上眼睛，欲仙欲死的样子，接受那公鸡的降临。又好像是给关了一天关好了，红红的鸡皮上顶出了尖尖白白的毛根儿，但还是一样的难看。刘子瑞的女人做完了这一切，便又在那倒扣的盆子边站定了，她弯下身子去，把盆子，慢慢慢慢，掀开了，盆子下边是一个干干的翘起来的泥碗样的东西，是儿子给她留下的。没有人能够听到刘子瑞女人的哭声，因为上边的村子里再没别人了。那些鸡，它们怎么会懂得主人的心事？它们吃惊地看着刘子瑞的女人，蹲在那里，用手掀着盆子，看着被盆子扣住的那块地方，呜呜咽咽……隔了半个多月，又下过几场雨，刘子瑞儿子山下的同学黄泉瑞这天忽然上来了。来取泥铲子，说也要把家里的房顶抹一抹，今年好像是到了秋后雨水要多一些。黄泉瑞坐了一会儿，抽了一支烟，然后下去了。走的时候，黄泉瑞站在院子里看看，说这下子收拾得好多了，鸡窝像个鸡窝，驴圈像个驴圈。黄泉瑞还看到了院子里地上扣的那个盆子，他不知道地上扣个盆子做什么？他对刘子瑞女人说拴柱过年回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再上来，来好好喝几口。他还说：还是拴柱好，现在是城里人了。他还说：城里就是比乡下好，过几年拴柱要把婶子接到城里去住。他还说：回去吧，我一个晚辈还让您送，您看看您都送到村口了，您不能再送了。他还说：过几天，也许，拴柱就又要回来了……山上是寂寞的，远远近近，蚂蚱在叫着，它们为什么不停地在那里叫？也许，它们是嫌山里太寂寞？但它们不知道，它们这么一叫，人的心里就更寂寞了。

火星来客

□姜永育

上 篇

“博士，前面就是白令海峡了吧？”怀特手持望远镜，一边向前方探望，一边问身边的杰姆博士。

“是啊，穿过这个海峡，美丽的北冰洋就会一览无余地呈现在咱们面前了。”杰姆博士眯缝着眼睛说，“但愿这次科考，能让咱们探索到更多北极的秘密。”

科考船像一条灵巧的鱼儿，快速平稳地穿过海峡，向地球上的第四大洋——北冰洋驶去。由于临近冬季，北极令人望而生畏的极夜即将来临，太阳一旦落到地平线以下，长达数月的黑暗就将笼罩整个北极地区，所以科考活动必须抓紧时间进行。

越往北，气温越低，海面上的冰川也逐渐多了起来，当整个洋面都被冰川和冰盖取代后，科考船随即启动了破冰功能。

在大马力发动机的牵引下，科考船向厚厚的冰盖撞去。船身碾碎冰面，在冰盖上硬生生“压”出一条航道，全力向前推进。

“博士，前面就是预定的一号考察点了。”当科考船行进到一座冰川前时，水手大声向杰姆博士报告。

那是一座屹立在海面上的冰川，冰面从山顶倾斜下来，形成一条长长的白色飘带。

“好，停止前进，下去考察。”杰姆博士大声命令。

全副武装一番后，科考小组在杰姆博士的带领下，慢慢向冰川挪去。冰面上很滑，大风卷起冰屑吹打在脸上，火辣辣地疼。

“博士，这座冰川有何特点？”怀特一边艰难行进，一边好奇地问。

“这是一座永久性的冰川，不过，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它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你看，它的面积和规模，已经比十多年前缩小了不少。”杰姆博士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十五年前杰姆博士考察这座冰川时拍摄的，照片上的冰川，明显比眼前的看上去壮观许多。

“气候变化的影响真是太厉害了！”怀特不由感叹一声。

一行人小心翼翼地 toward 冰川顶端攀援。一路上，大伙不时看到冰川中出现一个个直立的井穴或洞穴，站在冰面上，还能听到潺潺水流声从冰穴里传出来，令人不寒而栗。

“这些井穴或洞穴，就是我们常说的冰川锅穴，它们是由冰面融化等原因坍落而形成的。”杰姆博士叮嘱道，“大家千万小心，一旦落入冰川锅穴之中，就会被埋于冰层下面，想要爬出来会非常困难。”

正说着，走在前面的队员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呼：“博士，这个冰穴中有一个黑影，它看上去好像……好像是人！”

他的声音，因过度惊恐而变得结巴起来。

“有人？怎么可能？”怀特向前看了一眼，脸上的表情惊疑不定。

“快，过去看看！”杰姆博士愣了一下，他和怀特加快脚步，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面赶去。

那是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冰穴，站在冰穴口往下看，里面“黑咕隆咚”，深不见底，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距离穴口约两米的地方，横卧着一个黑乎乎的身体。

身体只露出腰身部分，而躯干和头部，则隐藏在厚厚的坚冰之中。

“博士，我猜这个遇难者是在考察冰川时，不慎滑入冰穴，从而被冰雪封存起来的。”怀特看了看冰穴，推测道。

“是呀，这么深的冰穴，掉进去只能死路一条。”一名队员也说。

大家从船里找来工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卡在冰穴里的尸体慢慢取了出来。

尸体表面的冰层完全融化后，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人”：他大约一米六左右，从头到脚套在一件黑色衣服里面——黑衣十分紧密，并且充满弹性，衣服紧紧裹着遇难者，露出五官和身体的轮廓，这使得他看上去就像传说中的蜘蛛侠。

杰姆博士取下手套，轻轻触摸了一下黑衣人，突然，他的手像触电一般，倏地缩了回去。

“博士，怎么回事？”大家的神经一下紧张起来。

“他的身体竟然很柔软，这太不可思议了。”杰姆博士脸上的表情显得很怪异。

“柔软应该是正常的呀，这就像猪肉解冻后一样，由于细胞里充满水份，所以会比活体显得更柔软。”怀特侃侃而谈。

“这种柔软，不是你说的那种柔软。你亲手摸一下就知道了。”杰姆博士注视着黑衣人模糊的脸部轮廓说，“来吧，咱们把他运回船舱，回去后好好研究。”

解冻后的黑衣人体重不足四十千克，怀特和另一名队员抬着他向船上走去。果然如杰姆博士所说，黑衣人身上柔软无骨，他的身体裹在那件黑衣服里面，摸上去令人毛骨悚然。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怀特盯着那个黑衣包裹着的脑袋，心里涌起各种猜测：他是一名千年前的骑士，还是一个独自到北极探险的科学家？

可是，这两种身份都似乎不对，特别是那件严丝合缝的黑衣，恐怕现在没有一个裁缝能做出来，再说，他是怎么穿到身上去的呢？

怀特恨不得立马拿来一把小刀，将黑衣划破，看看衣服里的人到底什么样。不过，他看了看身后紧随而来的杰姆博士，还是将满腹好奇压了下去。

按照杰姆博士的命令，黑衣人运回船上后，立即被放进了一间特殊的船舱里。

这间船舱室温设置在15℃，相对湿度控制在60%左右，这在冰天雪地的北极来说，里面的小气候犹如春天一般温馨宜人。

“博士，把他放在这样的环境中合适吗？”怀特提出疑问，“温度过高，尸体会很快腐烂分解的呀！”

“你说的没错，不过，在我的感觉中，他不像一个沉睡了数百年的尸体，倒像……”杰姆博士沉吟不语。

“倒像一个睡着了的人，对吧？”

“没错，所以我想把他放在这种环境中试试。”杰姆博士摆了摆手说，“走吧，咱们到外面去，别在这里打扰他了。”

两人来到甲板上，怀特心里依然想着那个黑衣人，他向船舱方向望了一眼说：“博士，你觉得他可以活过来

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我们经常谈论的人体冷冻术，便是将人体在自然死亡之前冰冻起来，冰晶体不会损坏细胞，只是将其一分为二，不过，如何让冰冻的细胞复活，目前仍是科学界的一大难题。”

“既然目前无法解决细胞复活的问题，那他活过来的可能性应该很小吧？”怀特摇着头。

“是的，我那样做也只是出于一种直觉，也可以说只是一种小小的尝试，因为他给我的感觉是如此的不可思议——你可能不知道，接触到他的瞬间，我仿佛是在触摸一个沉睡的人，而不是一具没有生命特征的尸体。”杰姆博士说，“还有那件神奇的衣服，它像丝绸一般轻薄，却又具有钢丝般的质感和韧性，真是令人百思不解。”

“博士，我一直在猜想这个人的身份和来历，觉得他实在太神秘了。”怀特建议，“咱们可不可以把他的黑衣划开，看看里面的身体究竟什么样？”

“这应该是回去之后的事情了，考察活动还没有结束，再说，船上的条件也不许可。”杰姆博士摇了摇头，“回去之后，不止是研究那件黑衣，咱们还要对这个神秘来客进行仔细研究呢……”

一个小时后，杰姆博士和怀特回到船舱，他们打开那扇紧闭的舱门时，不由得大吃一惊：黑衣人不见了，他躺过的地方空空如也，只剩下一滩白亮亮的水渍。

“这……这怎么可能！”怀特感到自己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他瞪大眼睛，结结巴巴地说，“难道，他……他真的复活了？”

“完全有可能。”杰姆博士的心跳也加快了，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突然提高声音说：“尊敬的客人，舱顶呆着太难受，你最好还是下来吧！”

话音刚落，黑衣人像一只蝙蝠般从舱顶轻轻飞落下来，站立在刚才躺过的地板上——原来，刚才他把身体紧紧吸附在舱顶壁上，像蜘蛛般无声无息，因此怀特竟然没有发觉他的存在。

“说吧，你到底是什么人？”杰姆博士注视着黑衣人，语气温和地说，“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你。”

“我来自火星，是火星的遗民。”黑衣人话一出口，怀特大惊失色，情不自禁地后退了两步，脸上的表情显得惊讶而又难以置信。

“据我们所知，火星表面一片荒

芜，根本没有生命存在。”杰姆博士也觉得不可思议，他满脸疑惑地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告诉我们吗？”

“好吧，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们。”

黑衣人点了点头，他的脸和身体完全罩在黑衣里面，声音听起来瓮声瓮气，“其实，火星并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它曾经是众多火星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曾有过美丽和辉煌的历史，比地球的文明早了数万年。”

“真的？”杰姆博士和怀特同时一怔。

“是啊，可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核战争毁灭了美丽的火星，我和同胞们不得不离开它四处漂泊，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黑衣人叹了一口气，忧伤地讲起了那场发生在火星上的可怕战争——

其实，火星上的气候和地貌，并不是今天地球人所看到的那样荒凉，相反，那时的火星气候温和，四季如春，高山上长满茂密的森林，平原上盛开着鲜艳的花儿，清澈见底的河流中畅游着欢快的鱼群。高度发达的文明，还催生了一座座现代化的城市和一个个超级农庄。不过，火星上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的石油、天然气、铀等，在人们世世代代的疯狂开采下越来越少，为了争夺日益贫乏的资源，战争不可避免地降临了。

那场核战争，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争夺油气资源。当时，火星被两个超级庞大的帝国统治着，一个帝国占据着北半球，另一个帝国统治着南半球。两个帝国的人民过去互通往来，边境地区和谐安宁，大家过着平静安详的生活。不过，这种和平的景象很快被战争的阴影笼罩了。当南半球的石油资源开采越来越捉襟见肘时，资源短缺造成的影响日益严重。由于北帝国拒绝销售石油，南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汽车瘫痪，工厂停工，连航天飞机也被迫停止了飞行。

为了各自的发展，两大帝国的矛盾一触即发。战争，首先从双方边境的一个小镇开始。那是一个盛产石油的北方小镇，南方士兵发动突然袭击，很快将小镇据为己有，但第二天，北方士兵便将小镇夺了回去……战争逐步升级，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一个月后，节节败退的南帝国军人向北方发射了一颗装载有核弹头的导弹，将这场战争推向了毁灭的边沿。

自从火星上第一颗核弹试爆成功后，核弹还从未被用于过战争。尽管在敌对时期，两个超级帝国为了给对方造

成军事威慑，疯狂开展军备竞赛，并制造了上千枚核弹，但那些核弹都被严密保管起来，谁也不敢轻易使用。

如今，这些核弹一次又一次地在广袤的火星大地上爆炸。随着一朵又一朵的蘑菇云在天空升起，一个又一个的巨大火球熊熊燃烧，一座座城市和一个个乡村被毁灭，成千上万的火星星人成为了战争牺牲品。

两大帝国储存的核弹发射了在不到一百枚的时候，帝国首脑们发热的头脑便很快冷静下来了。然而，他们的醒悟已经太迟了：仅仅两天，整个火星已经面目全非，南方和北方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遭到毁灭性打击，大片大片的土地沦为焦土，昔日郁郁葱葱的森林和美丽的花儿不见了，更为严重的是，核爆炸产生的大量烟云和放射性物质对星球产生了深度污染，幸存下来的人们痛苦不堪，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几个月后，人们尚未从痛苦的阴影中走出来，新的灾难又降临了。这次灾难，是大自然对火星星人的严重惩罚。由于火星上的植被大量破坏，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无法被吸收和消化，同时，缺少了植物的光合作用，人和动物呼吸所需的氧气便不能生成，这样导致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越来越高，而氧气含量则越来越少。更可怕的是，一场又一场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暴雨倾泻到大地上，将土壤完全污染了。

暴雨过后，旷日持久的干旱又开始了。这场干旱持续了整整两年，不但将大地上的所有水源完全烤干，而且使火星上的温度越来越高，渐渐地，昔日富饶美丽的地方变成了一处处贫瘠可怕的沙漠。为了活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开始了大逃亡……

下 篇

听了黑衣人的讲述，杰姆博士和怀特都沉默了。半晌，杰姆博士才轻声问黑衣人：“你们全都逃到地球上来了？”

“当时火星上的人，大部分乘坐超光速飞行器，去了太阳系之外的一个星球，据说那个星球与火星的环境十分类似，而且资源特别丰富，所以北方幸存的人们大多选择去了那里，而我们南方的人们则只能选择了条件较差的地球。”黑衣人说，“我记得当时我们一起出发的飞船一共有十艘，但在途中有两艘失去了联系，还有四艘因燃料不足未能抵达地球。幸运的是，我乘坐的飞

船顺利到达了地球。”

“那么，你是如何陷落到冰穴中去的呢？”怀特好奇地问道。

“我是在一次单独赴北极考察的过程中，不慎跃落到里面去的。”黑衣人摇了摇头，情绪低落地说，“我没想到北极的环境如此恶劣，跃落到冰穴中后，很快便被封冻了起来，幸亏有这件衣服保护，我的心脏和肌体才没有被冰晶损坏。”

“这件衣服有什么特别之处？”杰姆博士指着黑衣人身上的衣服，饶有兴趣地问。

“这是一种用特殊材料制成，可以防止核辐射和其他意外伤害的衣服——自从那场核战争后，幸存的火星人都把自己用这种黑衣包裹起来，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即使到了地球上，我们也不肯脱下它。”

“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我要去寻找我的同胞们，因为留在你们的世界里，我只是一个另类，虽然你们对我很友善，但其他地球人可不一定是这样。”黑衣人说，“当年我们的四艘飞船到达地球后，为了避开地球人，我们在大洋深处的一个小岛建立了生活基地，希望你们能把我送到那里。”

“大洋深处的小岛太多了，你能说说那个小岛有什么标志吗？”

“那个小岛呈三角形，面积大约117平方千米，岛上有我们供奉的祖先雕像。”黑衣人伸手比划了一下说，“那些雕像都很高大，可以说是小岛上的一一个明显标志。”

“你说的莫非就是太平洋上的复活节岛？”怀特一脸惊诧，“原来岛上的600多尊巨人石像，都是你们火星人的杰作呀！”

“没错，确实是我们火星星人建造的。”黑衣人急切地说，“请尽快把我送到小岛吧。”

“好的，没问题。”杰姆博士一口答应了。

科考船掉转方向，转而向茫无际涯的太平洋驶去。一个多月后，复活节岛的轮廓终于出现在视野之中。

“这里真是火星星人的基地吗？”怀特将信将疑，“1722年荷兰探险家发现这个小岛时，岛上只有土著居民，并未听说有外星人存在呀。”

“也许在此之前火星星人的确来到这里，否则那些巨大的石像，土著居民恐怕很难雕刻，也不可能将它们从岛中央

运送到海边上来。”杰姆博士看着岛边矗立的一座座巨人石像，若有所思地说。

那些石像形态各异，大小不一，它们排列在岸边，昂首远视，如同一排士兵守卫着海岛。

科考船抵达岸边后，杰姆博士和怀特一起，陪同黑衣人向岛上走去。

海岛上，到处都是巨人雕像，它们有的成群结队面向大海站立，有的睡卧于山野荒坡之上，有的躺倒在海浪翻卷的岸边……石像们都“长”着高高的鼻梁，眼窝很深，耳朵较长，嘴巴微微上翘，看上去表情丰富生动。

“它们真是你的祖先？”怀特半信半疑地问黑衣人。

“是啊，当年我们来到这里时，因为思念家乡，怀念祖先，于是大伙采集山上的巨石，雕刻成了祖先的模样，以供后人瞻仰和膜拜。”黑衣人说着，虔诚地向石像鞠了一躬。

半山腰，躺卧着一些断头的残破石像，一些尚未完成的半成品也散落在荒草丛中。黑衣人走到这里，脚步不由自主停了下来。

“看来他们早就离开这里。”他在草丛中搜寻一番后，喃喃地说，“一定是外面的地球人发现了这个小岛，他们为了避免冲突，所以全都走了……”

“你确定他们已经不在这里了？”杰姆博士看了看远处的大海说，“也许，他们只是暂时离开呢？”

“不可能，如果他们还在岛上，一定不会让祖先的雕像如此残破。”黑衣人的语气十分沮丧。

“你再想想，除了这个地方，你们在地球上还有没有其他基地？”

“你这一说，还真让我想起来了。”黑衣人沉思了一会儿，点点头说，

“我们的祖先在帮助地球人建设埃及金字塔时，在其中的一座金字塔下面建设了一个密室，那里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基地。”

“真的吗？”怀特接过话头说，“埃及的金字塔有100多座，你说的金字塔是哪一座呢？”

“为了和其他金字塔有所区别，我们祖先特意在那座金字塔前设置了一个明显标识，只要到达那里，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它……”

科考船转而向非洲驶去。抵达埃及海岸后，杰姆博士让科考船和其他队员在港口等待，他和怀特、黑衣人一起，换上当地的长袍服饰，骑乘骆驼向茫茫沙漠进发。

他们很快来到了最大的一座金字塔前。这是古埃及第四王朝法老胡夫的金字塔，塔身原高146.59米。虽然历经数千年的风吹雨打，塔顶已经剥蚀了将近10米，但在1889年巴黎埃菲尔铁塔建成以前，它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

距离胡夫金字塔不远，便是黑人要寻找的那座金字塔了。它是胡夫儿子哈夫拉的金字塔。这座金字塔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它的前面矗立了一个雕着哈夫拉头部但却配着狮子身体的大雕像。

“没错，就是这里。”黑衣人抚摸着雕像，语气激动地说，“但愿在这里能找到我的同胞！”

走进金字塔内，眩目的阳光一下消失了。里面光线幽暗，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惊悚气息，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传说中复活的木乃伊来。

黑衣人走在前面，依靠记忆辨认着方向。他带领杰姆博士和怀特穿过一个狭窄黑暗的通道，来到了一个死胡同里。

黑衣人在墙上摸索着，不知他按动了什么机关，面前的墙壁突然裂开，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地下室呈现在眼前。

当亮光出现的一瞬间，杰姆博士和怀特看见室内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木乃伊。它们表情显得惊恐、痛苦，很显然，这间地下室是当时关押陪葬奴隶的处所。

“接下来怎么办？”怀特看了看身旁的木乃伊，有些紧张地对黑衣人说，“这里的氧气很少，你可要抓紧时间啊！”

“请跟我来。”黑衣人说着，走到一具靠墙站立的木乃伊旁边，他轻轻移动木乃伊，这时不可思议的现象发生了：地面轻轻一震，紧接着，整个地下室快速向下沉去！

“怎么回事？地震了吗？”杰姆博士和怀特不由大惊失色。

“不要害怕，这个地下室是一个活动的房间，它相当于一部你们说的电梯，刚才我触动了开关，所以现在它正带着我们徐徐向密室方向下降。”黑衣人做了一个向下的滑稽动作，很快缓解了杰姆博士和我的紧张情绪。

“恐怕谁都不会想到这个地下室竟是活动的，”怀特说，“让木乃伊做电梯的开关，这更是让我们地球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是呀，这座金字塔曾经被专家们多次考察过，但谁都没有想到，这里竟有一个神奇的地下室。”杰姆博士感叹地说。

大约半分钟后，地下室停止下降，

火星人的密室到了！从一个圆弧形的门洞里走出去，眼前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房间。这个房间的面积有一个篮球场大小，房屋正中央，停放着一口黑漆漆的箱子，它仿若一口棺材，看上去令人不寒而栗。

“这应该是你们的信息接收器吧？”杰姆博士仔细打量了一下箱子，指着它问黑衣人。

“没错。”黑衣人稳定了一下情绪，他走上前去打开箱子，蹲下来，在里面细细搜寻了一会儿，然后无比失望地站了起来。

“里面只有一只用过的废旧电池，他们已经把信息接收器转移走了。”他的声音有些哽咽，“我不知道这几百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竟然把数千年的密室遗弃了。”

“我想这可能与地球人的活动有关吧，现在金字塔已经被列为旅游胜地，而且一批又一批的专家来到这里考古，这间密室迟早会被人发现，所以你的同胞遗弃了这里。”杰姆博士分析。

重新回到地面，黑衣人的情绪十分失落，嘴里发出了嚤嚤的哭声。

“博士，欧洲一处麦田今晨再次出现怪圈，总部让咱们赶紧去那里考察。”这时，怀特接收到总部指示，他赶紧向杰姆博士报告。

“好，租一架飞机，即刻向欧洲进发。”杰姆博士迅速作出部署。

一个小时后，怀特驾驶直升机，载着杰姆博士和黑衣人向欧洲飞去。

出现怪圈的麦田，位于英国一处偏僻的乡村。直升机到达那里，已经是黄昏时分了。从飞机舷窗望出去，只见下面的麦田里横亘着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图案：它由一连串的小圆圈围成，看上去像一朵紫荆花，又仿佛是一个雕刻着花纹的美丽车轮。

直升机在怪圈附近的一块平地上停了下来，随后，三人沿着黄灿灿的麦田，慢慢走到了怪圈面前。

“据说这个怪圈是昨晚一夜之间形成的，但奇怪的是周围的村民竟没有一点察觉，”怀特摇了摇头说，“这个怪圈的形成，就像天方夜谭般不可思议。”

“嗯，所有的麦田怪圈都是这么神秘。”杰姆博士朝四周看了看，然后和怀特一起开始勘察麦田里的一切可疑痕迹。黑衣人 also 走到怪圈前，仔细察看起来。

“博士，你觉得麦田怪圈是怎么形成的呢？”怀特一边勘察，一边问道。

“最典型的有几种说法，其一是磁场说，有专家认为，磁场中有一种神奇的移动力，可产生一股电流，使农作物‘平躺’在地面上；其二是龙卷风说，有人认为龙卷风是制造怪圈的罪魁祸首；其三是外星人制造说，有人认为怪圈是外星人留下的记号……”

“等等，你说麦田怪圈有可能是外星人制造的？”黑衣人听到这里，突然打断了杰姆博士的话，“这种说法有根据吗？”

“这只是一种猜测，不过在我看来，外星人制造说是最大的可能。”杰姆博士思考了一下说，“我认为麦田怪圈的成因，是外星人乘坐的飞行器在麦田里着陆后留下的痕迹。”

“这么说，制造怪圈者很可能是我的同胞！”黑衣人听了杰姆博士的分析，一扫之前的沉闷，心情变得愉悦起来。

夜晚很快来临，三人隐藏在麦田旁边的一个土岗上。在轻纱般的夜色中，可以看到下面一望无际的麦田。一阵风拂来，麦穗如金色波浪层层翻卷，看上去十分喜人。

时间在等待中一分一秒地过去。

“博士，如果怪圈真是火星人所为，那他们今晚还会来吗？”怀特看了看手表，不无担忧地说。

“这种等待本来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咱们只能碰运气。”杰姆博士向黑衣人那边看了一眼，小声说，“但愿今晚有好运气，否则他会很失望。”

黑衣人呆在土岗的另一侧，他面向山下的麦田，似乎正在向上苍祈祷。

手表的时针很快指向了第二天凌晨3点，杰姆博士和怀特都有些困乏了，不知不觉，两人先后进入了梦乡。

迷迷糊糊之中，杰姆博士突然被推醒了，他睁开眼睛，发现是黑衣人。

“博士，谢谢你和怀特救了我，你们的恩德我会永远铭记。”黑衣人深深鞠了一躬，“我的同胞已经来了，我就去和他们会合，咱们后会有期！”

“什么，他们已经来了？”杰姆博士大吃一惊，他借助朦胧的月光朝土岗下看去，果然看到一架圆形飞行器停在麦田中央。

黑衣人快速向下面跑去，很快便和飞行器融为一体。紧接着，飞行器起飞了，一眨眼的功夫，它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麦田中央，又留下了一个梅花状的怪圈……

疾风与劲草

□ 蒋 蓝



蒙顶山半山平台上有一座古色古香的茶楼，人在茶楼，平视出去可见一座庙宇。庙宇的飞檐之下，红墙随山势起伏而去。墙体腰身下有缝隙，长有一种生命力强悍的凤尾蕨属植物，茎部直立，无分枝，其叶子如同鸟的羽毛，具有数十对羽状侧叶。它在四川山林阴湿之处很常见，它的名字也很多，学名为蜈蚣草，别名有墙根草、百叶尖、肺筋草等，是一种土生或附生植物。人们经常可以在野外草地、溪流边石头缝甚至墙根砖缝里见到它的踪影。

庙宇宽大的墙体宛如从唐朝伸延而来的一根舌头，覆盖有青色筒瓦。蒙顶山因“雨雾蒙沫”而得名，登蒙顶山不遇雨，似乎与蒙顶山气质不合。蒙顶山一年中三分之二的时间有雨。瓦楞之间长出了很多蒿草，但未见塔形的瓦松。墙头有无名的淡黄色小花，有些蒿草竟长到一米多高。枝叶茂盛，婀娜有韵，草茎至少有高粱秆粗细。

透过桌子上一杯甘露茶冒起的袅袅热气，我与这几十棵蒿草对望。最高那一棵，似乎就是蒿草的首领。其实它们并未一味高蹈，而是深谙季候，该变黄的，就黄了。还有些几寸高的杂草，依附着瓦间青苔，把春意紧紧贴在瓦上，不准飞走！一派蓬勃而懵

懂，就像我的童年。这有多好啊！

《山海经》里多处提及一些神秘的动物，往往具有“自呼其名”的本能，“其鸣自叫”“其名自号”“其鸣自呼”等等，听者有心，于是动物的叫喊就成了这些神秘之物的名字。但我以为，这也可能是动物在骂你：谁惹你了，吵什么吵？

至于墙头草，它们的神秘度不够，无法“自呼其名”，所以人们就对其命名。奇怪的是，古语里只有“墙头花”，比如宋代诗人赵孟坚《墙头花》有“愚者见花不知惜，我辈看花常唧唧”之句。按理说墙头草更为常见，但古语从无“墙头草”之说，这颇有些奇怪。

现代谚语说：“根子不深的草，随风倒。”但墙头草并不是绝对中立的，所谓“东风硬随东风，西风硬随西风”，这一立论并非来自实地的观察，只是一种因草涉人的臆想。原因在于墙头草骑墙的平衡术体操并不娴熟，它们总是随风摇摆，似乎一心跟着风尚走。但墙头草在平静的时候意识到了这种盲从的危机，于是尽量借助偶尔反向荡起的山风，要扳回立场。

但是，它们没有成功。

这就意味着，墙头草不但塑造了风的形象，而且也指明了大气运行的方向。那天，下着冬雨，蒙顶山里风裹挟着水汽，冷风冻雨近黄昏，有点像一个冷峻的茶艺表演师正在丹田发力。看来“耍茶壶”也是需要内功的，动作小巧，连绵不绝，突然喷火。

墙头草在一阵风里发出窸窣窸窣之声。当我从茶座起身时，这样的草叶破风之声就从我记忆的断裂处重现，那些音符像潮水——不，像冬雨那样冷冷地降临。风在吼，马在啸，把草叶上凝聚的夜露和雨滴甩起来。在叶片抡圆之际，“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而置身更高处的那12棵古银杏（另有一棵于2000年枯死），相传为“茶祖”吴理真手植，树不动心动，洒下了十万张金箔，像是散发聚义的鸡毛信。

阴晴看云，风向看草。根据我的经验，我对这些在墙头上招招摇摇、手舞足蹈的蒿草并不厌恶，也谈不上喜爱。只是觉得那不过是一种生长方式，一种土壤不足、无法扎根、仍然竭尽全力的生长方式。以前老师一直鼓励我，一个人若想获得抵御风暴的力量，必须扎根于源源不断提供支持的力量之源，这话至今我也是相信的，毕竟脚下有三寸薄土也好啊。对于墙头草而言，它必须全力抓紧脚下的那一层尘埃。

在一个可能不受力的语境里，墙头草接受了风的舞蹈，但拒绝了被拔根。它们耗尽元气，歪歪倒倒，远没有周遭茶树的整齐划一、步调一致、欣欣向荣。所以，墙头草不成风景。

雨是越下越大，雨声在森林间轰鸣，树杪流泉飞瀑，击打在不同的植被上发出或清脆或迟钝的声音，加之山泉奔流，形成高低起伏错落共鸣，这叫“山响”。我甚至可以在空气里看见雨箭劈刺而来命中草巅的飞行踪迹，让人联想起但丁《神曲》里“箭中了目标，却离了弦”之奇句。山风裹挟着花香，此地固然是桃园仙道之境，但更暗蕴一种山涛奔涌的大力。整个山林迷蒙而神秘，哦，蒙顶蒙顶，就像豹子那样匿身于云雾。这时，我看到墙头草在四下乱颤，在近乎折断的角度又反弹回来，似乎是依靠墙头草回弹的力道，才扶正了墙体的立场。那些抛撒在空气里的线条，充满剑的辩证法，性与力、心灵与想象相互进入，浓得化不开，仿佛一幅毕加索的立体画。

宋代的书法家吴说创造了一种书体，称为“游丝书”，他把草书线条的流畅和连绵，理解成把所有的线条接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线。他是不是受到舞蹈之草的启发，我不得而知。但更为成熟的草书应该有俯仰，有停顿，有侧身，有腾挪，有飞纵，甚至有枯窘！这些线条不是钢丝那样挺直，也不是竹丝那样坚韧，有点像生出红锈的铜丝。或者说，空气中的线条终于回到了蒿草自

身，既左支右绌，又左右逢源。

现在，墙头草又纠结起来，似乎内部发生了一场深刻而持续的动乱。这只说明风不是来自一个固定的方向。赭红色的墙体在风雨的进逼下浸透了大半，显得更为深赤而鲜艳，渐渐与树林融为一体。墙头草被风景孤立出来，在狂风中倾斜了身子，像以前雅安山道上那些手持木打杵背着二三百斤砖茶的背夫。我想，它们恐怕是挺不住了，在这没有固定风向近乎旋转的风雨中，还不该头昏脑涨，接着丧失了向度？

墙头草的命运，谁能、谁又愿意去留意？

不妨推想一下，如果我们把墙头草移栽到土里，它是不是就会疯一般生长呢？恐怕也未必吧。我想，一个气场，一个身位，就决定了一种身姿，一种物性。

当然，也决定了墙头草特有的金钩铁画一般的线条。

1932年10月19日，诗人卞之琳写下了《墙头草》一诗，这极可能是最早的有关这一题材的诗性书写：“五点钟贴一角夕阳，六点钟挂半轮灯光，想有人把所有的日子，就过在做做梦，看看墙，墙头草长了又黄了。”

现在是下午三四点钟，暮色已然四起。美人迟暮，但蒙顶山托举的生命一派苍翠。在我眼中，最高的草茎早已经泛黄，还有一丝丝青绿拒绝退场，这似乎并未遵照卞诗人的安排。

反过来说，看看我们身边的家花或野草，那种富含养料、可以深扎的植被，一样也是迎风俯仰的。鉴于它们的根系较为稳固，这样的草在风中俯仰的幅度，其杂技柔术功夫比墙头草还要剧烈，而且，一般是摧眉折腰的。

这样，在蒙顶山上，我似乎突然意识到了一种层垒的守望——

我欣赏风中的劲草，欣赏那种凌风的剑舞。

劲草在仰望银杏树，仰望一种它难以企及的挺拔。

银杏树在仰望苍穹，仰望它难以触及的浩瀚。

苍穹在俯视芸芸众生！当然，也在俯视墙根草、墙头草。

但一股突起的劲风，扰乱了我眼前立体的结构……所以，努力寻根的一直是我们。为之拔根的是狂风暴雨。但也可能是和风细雨。

扎根的无疑是恒毅之草。比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野草。尤其是，无土可寻仍然在瓦缝、尘埃间安身的墙头。墙头的蒿草平凡而质朴，发自己的芽，长自己的秆，结自己的花，再让风带走它们的种子，带着它们去看看另一片天空。风中的墙头，无所谓美丽，只是托举起我的遐思。

现在，我们从植物再回到象征修辞的地界。主流的价值论指出：“风前莫作墙头草，雪里要学山上松。”整得好！我就一直在努力践行。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成全有道的人，会怎样？”孔子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戮的手段呢？您只要想行善，老百姓也会跟着行善。在位者的品德好比风，在下的人的品德好比草，风吹到草上，草就必定跟着倒。”听着这样的话，草民如我就仿佛如沐春风。我必须再说一次，整得好！

三国时李康所作《运命论》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些高妙的议论与墙头草、墙头花、墙根草无关，但墙头草无蔽的身体昭示了风的流向、雨的忧伤。

我起身离开时，回头看看那些挺立于墙头的蒿草。草叶突然对我举起了剑刃——“举起手来！”

这就像从草叶里伸出了一条分岔的舌头。

大香格里拉驿站

□陈世旭

很多年前，应一个征文的约稿，我写了一首“诗”：“山，因为绿色而美丽；水，因为清澈而美丽；云，因为温柔而美丽；阳光，因为温暖而美丽；人因为善良而美丽。”诗自然不咋的，我想表达的是作为心灵语言的文学与自然有着天然的契合。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热爱自然，讴歌自然，是写作者的一种天然使命。这种认识，让我与雅安有了缘分。

第一次见到雅安，是路过。烟雨朦胧中，四川朋友指着车窗外，说雅安是全川多雨中心，因而有“雨城”之名，湿润让这里山青水绿，让雅安被国家气象学会唯一命名为“中国生态气候城市”，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核心区百分之五十二的面积在雅安。我于是向往，有一天能深入这多雨的群山，深入这充满了灵异气息的云雾。

也许是心诚所致吧，后来真的得到这样一个机会。那一次，我为雅安又一次发现野生大熊猫的消息所吸引，来到雅安夹金山。一百四十多年前，引起世界轰动的第一只被发现的大熊猫就在这里。保护和恐龙同时代的“活化石”熊猫，保护人与动物共同拥有的这片净土早已是雅安人的一个生活目标。

2003年12月建成的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地，有一千四百多米的海拔，年均气温在21摄氏度左右，处在大熊猫最适应的气候范围。而大熊猫最佳的栖息环境不仅在于自然，还包括雅安人对大熊猫的爱护。

宝兴县曾有两个修路民工在海拔两千两百多米的密林看到一只浑身血迹斑斑的大熊猫幼仔，一见人又转身消失在竹林丛中。他们立刻报警。派出所民警、保护站职工、附近村民数百人，连夜在冰雪中拉网式搜索，终于在第二天发现了落在一棵云杉树上的熊猫，在风雪中冻了一夜，背上积着厚厚的冰雪，身下垂着一条条鲜血凝结的冰凌，已奄奄一息。被猛兽袭击过的熊猫幼仔多处重伤。抢救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到次日凌晨5点多，终脱离生命危险。随后做了截肢手术。这是世界上首例做截肢

术的熊猫。一个多月后它学会了走路。

保护基地饲养的熊猫，都是因为受伤或其他原因失去自我生存的能力，由管理人员和当地老百姓从山上救下送来的。其中有包括远赠国外的“玲玲”“兴兴”“康康”“欢欢”，以后又有了汶川地震后从卧龙来避难的“难民”，有了从海外二代回来寻根问祖的“海归”。

雅安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占地面积最大的熊猫繁殖科研、野外放归的保护基地，功能最完善、设施最先进的保护熊猫研究中心，全世界最大的熊猫集散地。雅安是熊猫的乐园：人工育幼房，刚出生的小熊猫，嘴角上翘，像在梦里嬉笑；熊猫幼儿园，饲养员将面包递给刚断奶的熊猫，被毫不客气地抓过去，慢悠悠地享用；饲养室外，一只熊猫馋得直流口水，不停地作揖点头；一座一座院落，熊猫们姿态各异，在阳光下散步的从容不迫，正发情的四仰八叉，端坐在斜坡上的，四平八稳地监督坡下猛啃竹枝的……

印象中的熊猫性格温顺、憨态可掬。可站立起来的大熊猫足有两米多高，低嗷、高吼、强吠、尖嘶、呼气、鼓鼻、咂嘴、喘息，个个表示着占有领域、寻觅配偶、抚育幼崽、受到威胁。让人记起它的祖先是凶猛的食肉动物。在两百多万年前更生的早期到一百万年前的更生世中晚期，剑齿象动物群已经广布于我国南半部。今天这个动物群的许多种已经绝灭，唯熊猫却一直活下来。熊猫与世无争，却不畏强敌。豹、豺、狼无可奈何。看看院落里两根木头齐刷刷的崭新断茬，就知道它有多么强壮凶猛。这是熊猫基地野化训练的结果。

多少年来，保护熊猫，保护雅安生态，雅安人付出了心血。使雅安成为当之无愧的“熊猫首都”。雅安的活体大熊猫一次次作为和平使者，从雅安走向世界。

雅安人倾心地用平等与真诚与自然的所有生命交流，质朴地呵护天地万物和谐的本真，奋发地在“川西咽喉”、四川盆地向高原过渡的生态阶梯，建立起了“大香格里拉驿站”。

跟随王昶行走川西古道

□周德富



汉源县的古路村近年火爆，据说高峰期日均游客多达上万。此村原名并非古路村而叫“咕噜村”，因村落位于岩崖绝壁之上，经常有石头从山上滚落发出“咕隆”声而得名，后讹变为古路村。不过这一讹变不无道理，试想，该村落千百年来就一直存在，以往村民出入村庄肯定是有一条古路的，不过那条古路与游客今天看到的开凿于2016年的这条陡峭山路还是差别较大的。据当地人讲，此地从前根本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路，有的地方只能借助天然的石缝和人工开凿的小石窝攀爬，有的地方则需要借助栈道才能通行。其实，包括雅安在内的川西自古以来也是行路难，许多地方甚至比李白《蜀道难》描述的川东北的前往长安的古蜀道好不了多少。远的不说，看看二百五十多年前乾隆宠臣王昶笔下的川西古道，读者们就会体会到心惊肉跳的感觉了。

二

王昶（1725年—1806年），字德甫，号述庵，又号兰泉，清代江苏青浦（今上海青浦区）人。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王昶深得乾隆皇帝赏

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南巡时将其召试一等，授内阁中书协办侍读，后又入军机处，官终刑部右侍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王昶再次被授予重任，随大学士、云贵总督阿桂入川，平定大小金川土司（今阿坝州金川县境内），乾隆皇帝对王昶“一切奏折文移皆其承办，颇为出力”甚是满意，特给王昶加军功十三级，记录八次。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大军凯还，乾隆皇帝特在紫光阁为王昶等人赐宴，称王昶“久在军营，著有劳绩”，擢为鸿胪寺卿，赏戴花翎。不久，又升为大理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累官江西、直隶、陕西按察使，江西布政使，刑部侍郎。五十八年（1793年），以老乞罢，乾隆皇帝准许归里。王昶不仅是乾隆朝的名臣，而且还是当时与钱大昕、王鸣盛齐名的知名文人，是著名的“吴中七子”之一，有《春融堂集》《湖海诗传》《湖海文传》《明词综》《国朝词综》等多部著作传世。

雅州是进攻大小金川的必经之地，也是朝廷大军的大本营之一。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入川，到乾隆四十一年（1775年）随师凯还，王昶在云、川、贵生活长达五年，行走在邛水、汶川之间，亲身感受了川西古路的险要难行，也耳闻目睹了川西的一些古老的交通方式，并用生动的笔墨作了具体的介绍，给今天的文史研究留下了一笔非常珍贵的财富。其《雅州道中小记》是现在研究古代建筑、古代交通等方面的重要文献，先后被茅以升的《中国古桥技术史》、管彦波的《中国西南民族社会生活史》、程国政的《中国古代建筑文献集要》、蓝勇的《古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李合群的《中国古代桥梁文献精选》、何明的《中国竹文化》、唐寰澄的《中国古代桥梁》、於贤德的《中国桥梁》、方国瑜的《民族史讲义》、向玉成的《巴蜀旅游史资料选编》等学术著作收录。

《雅州道中小记》记载的是王昶和同僚从雅州府治（今雅安老城）到大相

岭（今雅安荣经县西四十里）沿途所见的情景，同时还补充介绍了川西其他地区的一些古路，可读性极强，特别是下列五个片段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

《雅州道中小记》记载之一：距雅州府治四里，闻水声潺潺然，盖邛水也。编竹为筏浮水面，筏相接处以木亘之，维绋纆如筏席五重焉。行筏上，水汙然出马蹄下，竹间疏，可以通水，而履之若康庄，法至善也。巴、蜀之间渡水者，率用竹，故古谓之邛、笮。徐广云：“笮，竹索也。”

王昶他们走的应该是古灵关道，由雅州府治出发，由东北往西南行走。这里所说的“邛水”是今荣经河的古称，是青衣江的一级支流，当时的水流量比现在要大。他们一行人马渡“邛水”凭借的是一种古老的浮桥。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浮桥是用竹子和木头做的，其方法是先将竹子编成一个一个竹筏或曰竹排浮在水面。因为河道较宽，一个竹筏是不够的，需要编制多个竹筏。然后把各个竹筏拼接起来形成桥体。竹筏的拼接用木头，想必是将木头的两端分别绑在一个竹筏上，估计拼接的木头应该不止一根，至少在对接缝隙的上下两端各有一根，说不定中间还有一到两根。又因为这种浮桥不仅要走人，有时还要走牛马等，战时还要运输重量不轻的武器和军需物质，单层的竹筏是无法承受这个重量的，于是需要将竹筏叠加起来，有时要多达五层。正如王昶所说，这种方法很是巧妙，既不影响河流行水，又能方便人畜通行。今雅安、凉山一带是古部族“笮都夷”生活的地方。从部落名称就能明白这是一个很擅长开发利用竹子来服务于生产生活的民族。

四

《雅州道中小记》记载之二：余闻汶川西北多索桥，法绞竹为绹，穴山趾，以贯首尾。一桥凡束数十绹，经于空中，人行其间，颠簸，心目皆眩晕，至有噫呕者。

汶川不属于雅州，古属茂州。王昶在此提及汶川的索桥，从为文之道来说，是对雅州古路的一个巧妙的补充。这种索桥制作材料也是竹子，但是需要将竹子绞成一根很粗的绳索，然后将绳索的首尾固定在河流两边的山脚。读者很好奇的是这竹索是如何固定在山脚的。其实“穴山趾”的“穴”已经交代了其固定的方法，参考其他文献可知，其法为在山脚挖一个洞穴，这个洞穴先是纵向往里挖，洞口相对较小，到了一定深度之后再横向向两边挖。横向洞穴是用来放置木头的，从纵向洞口伸进去的竹索就是固定在这根横着的木头上的。一座索桥通常要用数十根粗粗的竹索。这些竹索想必多数是平行放置于行人脚下的，按理，两侧应该还有几根是放置于略高于行人手臂的高度的，这样可以供行人用手抓扶，借此平衡身体。行人走在上面，上下颠簸，左右摇晃，常常会头晕目眩，甚至呕吐不已，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五

《雅州道中小记》记载之三：又松潘杂谷有溜索，索亦裂竹绞焉。两崖植桩各二，高卑各一。西崖系索高桩上，则以其末曳东崖，属于桩之卑者；其自东而西亦然。剖竹为瓦状，有渡者，缚两瓦合于索上，又缚人于瓦上，推之，瓦循索自高以迄于卑，抵岸侧，则解其缚以行。他若财货、器用及婴儿，皆可用以渡。渡者如激矢，其下石如犬牙，与波浪相戛摩，而土人殊不为意。其奇诡险怪若此。或云即《蜀都赋》所云“都卢寻橦”者。嗟夫！徼外蛮、獠所造作器用，大率非中原所经见。

松潘在今天属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当时属于松潘抚民直隶厅，处在四川的西北部。这个溜索的索也是用竹做的。溜索的安装是这样的，先在山谷两岸各固定两个大木桩，一个高，一个低。先把竹索系在西边山崖高的木桩上，然后把竹索的另一端拖拽到东边的山崖上，再将索尾系在低的木桩上。同样，由东向西也是这样。那么溜索又

是如何溜的呢？同样是利用本地随处可见的竹子，先将一根大竹一分为二，剖成瓦状的两块，估计这个瓦状竹片的长度应与一个成人的高度相当。有人要渡河，就将两块瓦状的竹片扣合在竹索上面，再把人捆绑在合起来的竹瓦上，然后用力一推，竹瓦就会带着行人由高往低滑行。抵达对岸之后，将身上捆绑的绳索解开即可。不仅行人，其他如货物、器具乃至婴儿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渡河。因为有坡度，又有重量，滑行的速度如同飞驰的箭头，脚下的巨石狰狞可怕，流水波涛汹涌，但当地的土著居民丝毫不感到害怕。有人说，这个溜索就是西汉成都人杨雄《蜀都赋》中所说的“都卢寻橦”。

六

《雅州道中小记》记载之四：又闻打箭炉西章谷河，夷人用牦牛皮绷于竹，以为船，围二丈余，径约七尺，容两人。船行杈枒乱石间，水若喷云，篙师举篙点之，篙善，委蛇屈曲，无不如意；否则触石棱，率以破败淹没云。

打箭炉即康定，今天属于甘孜藏族自治州，在今雅安的正西边。在打箭炉西部有一条河叫章谷河。河流两岸生活的都是少数民族，人们渡章谷河用的是牦皮船，其实准确说只是一种小皮筏。牦牛是当地的常见牲畜，牦牛皮结实不渗水，用此做船成本低，方法简单易行，只需将牦牛皮绷在提前做好的船型竹架上即可。这个船是长方形和正方形或圆形，作者没有明说，但就“围”“径”看，圆形的可能性大一些，再者圆形相较于长方形和正方形侧翻的概率会小一些。这种牦皮船一般是圆周两丈多，直径七尺左右，一次只能容纳两人。驾驶这种牦皮船对篙师的驾驭技术要求极高。船行进在乱石激流中，飞流之下，礁石密布。篙师全靠一根竹篙控制船体，必须眼疾手快。何处该撑篙，该从什么角度撑，该用多大力度撑，一丝一毫都不能有差错。篙师手艺好，船就可以曲折迂回顺利通过激流险滩，否则就会撞上锋利的礁石，最后导致船破沉没。

七

《雅州道中小记》记载之五：自雅州至小关山，两山皆壁立，溪中石累累然，若卵，若棋，若弹丸，若缶瓶甕釜，大者若舟，盖夏秋间瀑流怒涨，挟石以下，轰訇乱纷，排击抵荡，凡角圭觚杀焉，故其状若此。溪水落，入为道，溪中水涨，则从偏桥以行。偏桥之制，先凿穴石壁上，下二三丈，复凿穴，以橦巨木，木斜出，杪与上壁穴平，举木横上穴中，复引其首，缀于木杪，势平后，固以絙或铁或竹索。两木间，则施骈木焉，实土布以版，如是始通人行。岁久，絙稍弛，率跛倚摇荡。又久者，版木朽腐，缺处俯见万石林，石皆枪植剑矗，辄背汗，足痒涩不能举。马蹈其隙，颠踣行人坠万仞下，肢肌糜裂以殁。若是者，壁绝路断处多有之，故其地号至险。予以十四日过此，雨甚，遇桥朽腐，必下马，以步其上。穷崖欹嶂，若鹏鹞，若虎搏，若熊蹲，若豕立牛骇，往往摩人顶。木千章荫茏，石左右蒙翳，甚者若屋若障，罨以云雾，昼冥晦。有鸟焉，噍杀咿嚶，如婴儿啼，下与溪水淙潺相应和。是溪也，北流入于邛水。

小关山在今雅安市荣经县境内。从雅州到小关山，沿途都是悬崖峭壁。枯水季节，溪流水位下降，人们可以进入河道在其石丛中行走。但溪水上涨的季节，就只能借助偏桥行走。所谓偏桥就是人们常说的栈道，又名阁道。那么偏桥又是如何修建的呢？第一步先在离地数十丈的石壁上凿一个小洞穴，然后在此洞穴的正下方二到三丈的地方再凿一个石穴。第二步，将一根大的木头的底端（粗的那端）放置于下面的石穴中，将该木头斜着向外伸出，使其较细的那端与上面石穴的高度平行。第三步，再将一根木头的一端插入上面石穴中，另一端水平向外伸出，与下面斜着伸出来作支撑的那根木头的上端连接在一起。连接处要么用粗麻绳索，要么用铁丝，要么用铁钉，要么用竹索加以固定。墙壁是垂直的，上面的木头是水平的，支撑的木头是斜伸的，这样一来就在崖壁

上形成了一个稳定性较好的90度的倒三角架。第四步，再在崖壁前方同样的高度每隔一段距离（估计一丈左右）再做一个同样的倒三角形的木架。第五步，每两个三角木架之间由崖壁向外并排铺上一排木头或木板。第六步，在并排铺上的木头或木板上先铺一层土布，再在土布上填上粘土，然后夯筑结实形成类似墙体式的路基，待路基干燥后上面就可以行走了。这种偏桥，时间一长，固定的铁丝、铁钉、绳索就会慢慢松弛，稳定性就会变差，整个桥身就会摇摇晃晃。时间更久，板木就会腐朽，桥面就会出现一些缺口和漏洞，从洞口往下可以看见万石林立，像矗立的剑戟戈矛，十分恐怖。人行走其上，常常是吓得浑身冒汗，腿脚僵硬得不敢抬起来。在我们一般人的认知中，偏桥只是用来供人走的，读了王昶的这篇文章才知道，有的偏桥有时还要用来跑马。如果马行走在这种已经破损的偏桥上就更加危险。马要是一脚踏入那些破洞之中往往就会摔倒，而坐在马上的行人自然就会摔下偏桥，坠落万丈深渊，结局当然就是四分五裂乃至变成肉泥。王昶说他比较谨慎小心，每每到了这样的地方，他就不骑马，而是下马步行，而且借助“制控”（应当是栏杆或钉在石壁上的铁链之类）以行，因此很少出事。而他的同僚当时“道中骋而蹶者十五、六，蹶而伤若损者十二、三”。

八

正如中国古桥研究会研究员、浙江大学教授於贤德先生在其《中国桥梁》一书中所说：“王昶的《雅州道中小记》，文章就像玲珑晶莹的珍珠，小巧而工丽，精细而有气度。不但把雅州道路的险要、栈道构造的复杂写得翔实而清晰，而且把经过栈道时的紧张心情和所担的风险，作了真实而富有感染力的描写，完全算得上桥梁游记中的精品。”阅读这样的文章，读者不仅能增长知识，而且还能产生实地一游的渴望，渴望去实地感受一把“难于上青天”的惊恐，这就是这篇文章在今天的研究价值。

槽路梨花处处开

□ 李锡荣

槽路村很小，百度地图导航也找不到它。槽路村却很有名，古梨树掩映的古村落，活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在惯看人间烟火中回望过去，希冀未来。

“人间四月芳菲尽，槽路梨花始盛开。”与九襄坝子的梨花相比，槽路的梨花开得晚一些。山下梨树已绿树成荫，槽路梨花才含苞待放。清明时节，春雨霏霏，正是梨花开放的好时候。若是遇上天清气朗，槽路梨花这才姗姗来迟，开得自由自在，开得心花怒放。

看过九襄的梨花：九襄梨花大道旁，梨树成为道路的风景；花海果乡的“梨苑”里，梨树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们曾经在梨苑，在“懂上梨花”旁念过风雅颂，用诗歌的名义读过梨花。九襄的梨花开得规规矩矩，梨树被修剪成结果的式样，仿佛“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看过金川的梨花，树干成排，树枝冲天，枝繁花茂，开得自由奔放。那里缺少人的点缀，偶有喜鹊飞过枝头，在并不随意的梨树上栖落，做一个

窝，倒成了金川梨园里的常客。我也曾经在落花缤纷的小路上给同行女友们拍美照，追着喜鹊用60倍焦距给拍特写，并用九宫格在微信朋友圈里显摆。

到了槽路，我才知道，槽路的梨花是养在深闺的，像未出阁的村姑，小家碧玉般，在房前，在屋后，在山间，在沟边，悄悄绽放。她们生怕见个未曾照面的生人，用照相机镜头把魂魄摄去，或是防备心存不善的人，偷偷采摘而亵玩。她们总要找一处瓦檐，或者一壁断墙，远远地隔着，给你无限遐想，让你只能远远地看着。也有胆大开放的，像村姑的花布大摆裙，裙边宽大，裙裾飞扬。找一处合适的地方，搭一个木梯子，随便爬上某一个枝头，你就和梨花完全融合在一起，人似花，花似人。

槽路梨花密而有致，繁而不冗。从树底一直开到树梢，潇洒自如；从山脚一直开到山顶，自由散漫。槽路的梨树明显修剪过，但树干粗壮，树枝繁盛，所以花开得很密实。从树底望天，梨花的背景就是蓝天；从山顶俯视，大地便是梨花的底色。

二

“大脚板”是一位本土的摄影爱好者，多年来一直关注着槽路村。他关注的重点倒不一定是梨花，而是梨树。前些年，因为梨树经济价值的下降，村民不同程度地砍伐梨树。他用镜头拍下了许多美丽的照片，通过媒体传播了槽路村的梨花，槽路梨花才开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保护古梨树的声音开始兴起，开发槽路梨花的决定才提上日程。大脚板实名冉闯，但在槽路村，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却没人不知道大脚板。他多年来一直在槽路村走村串户，成为槽路村的名人。

我们曾在村子里寻找百年树王，在王家坪找到一株与杨氏搬迁同时代的梨

树。梨树下半部已枯，前些年差点死亡，但枯木总会逢春，近年来树冠花开甚好，有老树新枝的意味。村里人一直很遗憾，说当年修路时曾砍掉一株，树干已空，树空中可容纳四个小孩。其实树王不树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护好今天还存活着的梨树。村里一位60多岁的老妇人，讲述起她家门口的梨树，明显看得出满脸的自豪。她说她嫁过来时，这株梨树就是现在这样大。其实这倒并不是实情，可能是惯看春花秋月后，一切都变得自然天成。

梨树有梨树的哲学，山里人有山里人的追求。梨树的树干一定要高，要么不开，要么就将花开到半天里；梨树的树枝一定要虬，曲曲折折，胸怀里坦坦荡荡。山里人并不在意梨树的收成，但很重视上天的馈赠和对自然的回馈——高至半天里的果是给过冬的鸟儿留下的，最大最好的果是给客人留下的。在槽路村看梨花，你不用担心车停在哪儿，随便哪家院子，只要你来，便有你的位置。只要你不嫌弃，农家的大白梨、红苹果，或是家常的一碗酸面、老腊肉、蜂蜜酒……肉香里留着烟香味，蜂蜜酒里还有不曾滤去的蜂房渣。

来槽路看梨花，你一定能品尝到去年的大白梨。他们总会说，梨花开了，隔年的果就坏了，其实是为了让你吃得心安理得。在槽路工作的日子里，无论走到哪家，都会端上一盆梨来，备着小刀，让你品尝，热情远远超出我们的难为情。

三

和梨树一样古老的是村子里的老屋。杨氏老宅，大门门头上挂着的匾额落款，足以说明它的年代。老屋石头做墙，木头做梁，青瓦盖房。堂屋神龛尚在，香火依然，“天地君亲师”的字迹已然模糊，墙壁上爬满烟熏的颜色，

楼顶挂满陈年的蛛网。穿过堂屋，后屋整齐地堆着柴火，是历年修剪的梨树枝，用来烧火做饭或是冬天取暖。出去便是菜园，种着不同品种的蔬菜，清明时节的菜园，满眼是花。当然还有不止一树的梨花，含着苞等待春光。它们只在清明前后用满树繁花装点小院，其余的时间仿佛只是陪伴，或者看客。屋里的老人，是秋梨膏的传承人。我问她，老屋多老？她说，院子里的树有多大，老屋就有多老，那是杨家老辈人修房屋时栽下的。她每年用树上的梨熬制梨糖，蘸着玉米馍馍吃：香、甜。我问她，熬制梨糖有啥秘诀，她说，熬梨糖得用文火，宽锅，慢慢的熬，就像生活一样。我说，你就像一位哲学家。她笑着说，日子不就是这样，虽然艰苦，但总有希望。老屋门口放一根较大的梨木板凳，老人、小孩都习惯在凳子上坐。木头上的纹理深刻，像极了老人脸上的皱纹，满是沧桑。

杨子文家的老宅，因大脚板的一张照片而成了网红。老杨倚门而立着张望，美女婷婷婷婷的形象，让石头龙门子的老屋就这样走进了展厅或者画廊。龙门子上的门方很窄，门板上残留着陈年的纸和浆糊，显然多年没有贴过对联。我用最小的红对联宣纸，给老人的老屋写了一副对联：“幸福生活年年有，糟路梨花处处开”。老人不仅眼睛不好，还耳背，和他交流很困难。我再次去看他时，他正出门种黄豆，见我来时，重又打开房门，让我进院子里就去屋里翻东西，好一会儿摸索出一个纸箱子，里面有苹果、梨，还有啤酒。我拿了一个梨，说了一声“谢谢”，我知道他听不见，但他的手势告诉我，他很幸福。他总是倚在门方上，或者干脆坐在门前的石头上，深情地回望。

与杨子文一样耳背的，还有一位叫郑仁友的。她家龙门子旁边有一个晒楼



（农村晒粮用的），晒楼外，好几株大梨树，拍梨花甚美。她说大脚板年年来，每年还给我带礼物。老妇人显然不是在显摆，她说她是1930年生的，身体不好，已经十多年没有爬上过晒楼了。我想她肯定也想去那儿看风景，或者遥望她的两个儿子。每次她都说，两个儿子都出门在外，还有两个孙子，都很好，经常来看他们。有一次我去到她家时，她的两个儿子都在，两个儿子都已

经是老人了，我用手机的照相功能取了一个三人同框的景。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幸福还是幸运。在他家院子里，90多岁的老人挥着大刀劈柴的样子，健硕而又有力。

村子里的老人都高寿，跟梨树一样。光阴虽然荏苒，但春来必花开。我倒是希望，不一定等春暖花开，不一定等果实累累，年轻人都回到村子里来，或者来了就不一定离开。因为，老人们在守望，守的是乡愁，望的是亲情。

四

槽路的梨树有多老，问村子里的老人也说不清楚。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妈告诉我，她16岁嫁过来的时候，门口那株梨树就已经是现在这么大。老村长叫杨仕锦，他说听老辈人讲，清朝道光年间杨姓从名山搬迁过来时开始种植的梨树，熬制的秋梨膏。杨仕锦是杨氏秋梨膏的第六代传人，也是现任村支部书记。去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洗梨、切梨，手法熟练。他揭开锅盖，向我们展示熬制好的梨膏。他说今年总共收购了18万斤梨子，可以熬制8000多斤梨膏，80元一斤。看他样子，不像是在算账，倒像是在显摆他的作品。

他们在古梨树中修了步游道，给古梨树营造出浪漫花开的意境。他们在树上搭个木梯子、吊一个秋千，或者做一个树屋，让人与花亲近。今年春天，来槽路村的人越来越多，看梨花的、拍婚纱的、写生的……村里人看到商机，杨子文的孙子打工回来了，收拾起老院子，搭起生态棚，招揽客人；杨仕锦女儿女婿回来了，开始筹办农家乐，他们说，今年从炸洋芋开始。成都的书法家林峤带学生来槽路写生，我陪他走完了步游道，远山的雪，近前的屋，还有村里不欺生的黄狗，以及天上远飞的大雁，都让他们感到新鲜。他们在村里一

户人家的院坝里支好画板，调好墨色，在宣纸上用水和墨写意槽路。他说他要给村里写一副字，我说写“梨树王”甚好，正好村里今后办一个旅游合作社，就用这个名。

清明前夕，槽路的梨花并未开放，槽路村就迎来了一拨又一拨的客人，他们是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槽路村的。他们从成都过来，听说这里有野梨花，专程来踩点。他们跟着我走完步游道，他们说清明节假期一定带朋友来槽路村看梨花。清明后的一个晴天，梨花正开放，我遇到了他们，拖家带口的，在梨树林中拍照，在梨树下荡秋千。他们年岁不小，但面对槽路梨花时心态都很年轻。一位穿大红裙子的大姐从梨花树上走下来给我打招呼，她说那天的面很好吃，尤其是菜苔，这辈子没吃到过。我说，是大城市里来，见识太少，村里还有好多好的呢！她笑，我也笑，身边的村长更是开怀大笑。

我似乎已经成为村里的人了，因为我三天两头都在村子里闲逛，有事无事串串门，像走亲戚一样自然。我还在村里认了两家亲戚，都是远房亲戚，但越走越近。有时给我装一口袋白梨，有时给我捉一只公鸡……其实，亲戚不在血缘远近，重要的是要常来常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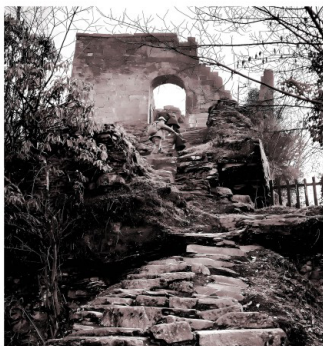
当我走进槽路村时，梨花正热烈地绽放。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我的眼前：捡柴禾的大婶，种黄豆的大爷，穿汉服的美女，融媒体中心记者，清扫路面的村民，还有清明前就来过的成都客人……

我突然觉得，一个村子应该有一颗树，或者许多树，最好是老树，或者大树，作为一种寄托，无论是对天地，还是对自然。

离开村子的时候，晚霞正红，整个村子便氤氲在霞光中。村口的那株老梨树花开正好，像鲜活的年轻人。

再到飞龙关

□ 李 纲



我把每一次前往飞龙关的经历都称之为游，主要因为飞龙关是雅安四大关口之一。金鸡关是气候过渡的重要节点，作为高原和平原的分界线，正如镌刻在金鸡关出口岩石上的“西康省东界”所昭示的那般意义非凡；特殊的地形使得草坝场常年云雾缭绕，获称“雾都”；飞仙关地势险峻，岩峰陡峭如刀削，尽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伟气势。

相较于其他三关，飞龙关显得更为柔和，它是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枢纽，承载了无数家庭的殷切期待，当然也凝聚了太多背夫的汗水和血泪。这些背夫们一生奔波劳顿，只为通过这条古道运送物资，换取微薄收入以养家糊口。由石头垒砌而成的飞龙关口，功能类似于现代的收费站，主要职责是稽查过往行旅、开展安全检查，如同坚固的岗哨，时刻有人驻守，防范土匪袭扰。飞龙关归观化乡管辖，观化以前叫观音堡，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如今观化村委会所在之处，在古代名为台子坝，此地曾设有一家名为“大安店”的旅店，专门接待达官贵人和富商，旅店外的坝子可供客人拴马。观音堡的主街分上街子和下街子，均开设有旅店，其中上街子的“上银星”、下街子的“下银星”旅店，主要招待往来做生意的商人、牵马的马驮子以及背茶包子的背夫。值得一提的是，这三家旅店都是观音堡刘家村魏姓所开设。刘家村在观音堡位置相对偏远，而魏姓作为刘家村的大姓，选择在观音堡开设旅店，足见其商业眼光的独到。除了观音堡茶马驿站外，麻柳湾也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驿站。以雅安为起点的茶马古道，经飞龙

关将茶叶、瓷器、丝绸、食盐等物资源源不断运往藏区，换回优良马匹和土特产。物资运输沿官道前行，经荣经县翻越大相岭到达汉源，再经飞越岭抵达泸定县冷碛，这条通道不仅是古代重要的贸易通道，更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7年，我调到管辖飞龙关的观化乡工作，到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前往飞龙关，实地验证此前听闻的种种。飞龙关口地处雅安与荣经之间，宛如一面巍峨矗立的城墙，只是历经岁月风雨的侵蚀，早已变得摇摇欲坠。关口以下，青石板铺就的古道蜿蜒延伸……往昔，在这条古道上来来往往的背夫，当地人称为“背客”或“背二哥”，这些当地背客都不是职业运输者，更像是现在的兼职打工仔。每逢薅完地里的二草或玉米收获后的农闲时节，他们便背上茶包挣几个盐巴钱。观化、袁家、麻柳等地的穷苦百姓为了谋生纷纷加入背茶队伍，如袁家村的刘开玉、刘开银、刘开文、刘开林等人。他们的背茶路线不一：有的从雅安出发，途经荣经，翻越大相岭至宜东，再经泸定沈村、磨西，翻越雅加埂后最终到达打箭炉（今康定）；有的则从雅安经天全两河口，溯昂州河，越马鞍山（即二郎山）途经岩州，跨过大渡河，再经烹坝，同样抵达打箭炉。走小路的背夫需翻越二郎山垭口，那些只将茶包背到宜东的背夫被称为“短脚”，而一路坚持背到康定的则被称作“长脚”。背夫每人都会手持一根“丁”字形拐杖，拐尖镶有铁杵，用来撑着茶包歇气。当拐子扎在石头或石板上时，背夫便挺直腰背歇脚片刻。日久天长，古道上便留下了铁杵扎下的深深窝痕，至今在飞龙关茶马古道仍然依稀可见。背夫们会随身自备一点玉米面、馍馍和一小袋盐，还有一小捆稻草——草鞋烂了就现编现用。据史料记载，康熙年间，康定每年茶叶交易量达80万包，嘉庆年间则每年茶叶交易量达100多万包。

观化的街道全用青石板铺成。天晴时，阳光透过峡谷照射在光滑的石板上，整个乡场热闹非凡。商贾客旅在这不大的街上寻找小食餐馆，对于商人而言，餐馆要有点档次；对于背夫们来说，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下雨天是最难熬的日子，雨水顺着房檐滴滴答答落在街沿的石条上，溅起的水花此起彼伏，仿佛映衬着他们起伏不定、焦急的心绪。

观化的背夫中也有女性，袁家的阮德珍便是其中之一。她们背茶包子时，若没有回背的货物，往往只能空手而归，挣的钱很少。除了背茶包子外，她

们还会在观化的桃子坪煤矿背煤炭到雅安县城去卖。由此可见，背夫们是以生命为代价换取艰难的生存。

背夫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在飞龙关茶马古道上前行的不仅有背夫，还有官员或文人墨客。

据《西藏往返日记》一书中记载，雍正十二年（1734年），雍正帝御弟、果亲王允礼奉旨出行甘孜泰宁，护送七世达赖入藏，沿途经雅安县。曾在行经观音堡时住宿一夜，第二日才至飞龙关茶马古道，他在日记里写到：“十一日，出府南门上坡西南行……仅行四十五里，泥淖颠跃，而至观音堡宿焉。十二日，过飞龙关，云雾四塞，咫尺不辨，人马行三里余，始开霁。山路渐燥，盘折而下者十五里，曰斜麻湾，一曰麻柳湾，复绕山而转……”

从果亲王的日记里能体会到飞龙关乃至雅安气候多变的特点。

又据《川藏游踪汇编》一书中记载，清人郑成基赴宁南勘灾途经观音堡时，有感而发留下了一首《飞龙关》诗作：“晴晓穿岭树，人仰道盘空，细草漫山碧，桃花隔水红，记程寻往迹，得句又春风，最是登高处，偏增气概雄。”

飞龙关有太多的故事都与茶马古道有关。“4·20”芦山地震后，飞龙关作为四川省省级文物纳入灾后重建范围。

我作为观化乡文化专干，配合雨城区文物管理所的同志再次踏寻这条古道。

古道因村道修建而被毁坏，部分路段虽保持完好，但因无人管理而荒废。

我们因此只能沿着新修的村道往上行进，到达普慧寺。这座建于明洪武年间的庙宇，起初为茶马古道背夫歇息之处，后逐年扩建，到清朝时最为鼎盛，曾有大殿3个，占地18000余平方，如今已被损毁。据《雅安志》记载：“清康熙六十一年四川提督岳钟琪培修。”而康熙六十年，正是岳钟琪平定准噶尔部后，征藏大军返程之年。清政府在对藏区征战过程中，推动了雅安道路与桥梁的建设，以保证军需用品以及茶叶运输的通畅。如此重大的建筑被损毁，着实令人惋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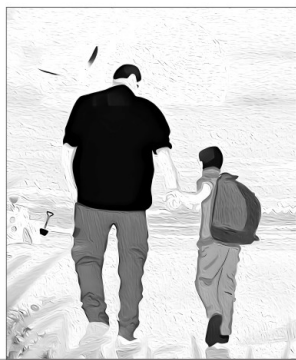
如今最高处的飞龙关已被夷为平地，就连石头碎片都成了铺路材料。在我的印象里，飞龙关曾经是一直存在的，怎么就消失了呢？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但现实就是如此，任何事物都难以永恒。

仔细想来，道路修通了，文物却被迫毁掉了，实在令人唏嘘。

同行的人也都是一脸无奈。

父亲的最后时刻

□ 萧子屈



一晃20年了，本是该忘却的时候……

记忆的闸门突然从脑海洞开，现出一个淤黑的伤口。我惊出一身冷汗。

父亲躺在血泊中的一幕浮现在眼前。

他是个农用车老司机，大半辈子奔行在路上，也最终惨死在路上。

很分明地记得20年前的那日下午，天色阴沉，空中飘着细泠泠的雨丝。气流中弥漫着一种莫名的悲凉，雨滴中夹杂着异乎寻常的寒意。

已经立夏了，不该是这个样子。

川藏公路雅安市境内某段。一个身梁削瘦、穿着朴素的中年男子推着自行车，哼着歌子走在坡道上。这便是我可敬可怜的父亲。

他是个很容易知足的男人。没有多大的本事，暴脾气的着火点却很低，但在外人眼里他是出了名的老好人。我很少见他抱怨，他的骨子里始终透着股韧劲。

他正赶去“上班”，这对他来说是个时髦词。自从告别货运后，早九晚五成为他最满意的生活打开方式。他在一家石材厂做叉车驾驶员，技术“杠杠的”，颇受老板器重。本可次日一早就去运载石材，他却硬要主动晚上加班。他的责任心没为他带来好运，反而断送了卿卿性命。

父亲静静地走着，一边打望着镜子般透亮的田畴。那时我在城里刚找了份工作，由于毕业几年始终没混出个人样，羞于和家人联系。父亲对我期待很高，见我老是不打电话回家便猜到我的窘况，索

性暂时互不联系。

父子连心，可我完全没想到他会以这种悲情的方式离开我。偏执的默契是温情的，更是残忍的，让父子俩永远错失了心灵沟通的机会。其实在父母眼里，再窝囊的孩子也是他们的骄傲，但凡尽力而为，生活不可能辜负你。

总奢望着衣锦还乡、总痴望着一夜暴富，自然而然抹去了生活的真谛，也疏忽了人生无常、祸从天降。谁也把握不住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临，姑且做好眼前的事便是最好的状态。

温润的青衣江就在他的脚下。河水欢快地流淌着，穿过古老的桥洞逝往远方。路旁的参天树木青翠欲滴，沐着微雨，这一切舒展开来即是天赐的水墨画。

路上没有行人，住户都在坡下。不时有车辆呼啸而过，如幻的车影消失后，一切重新归于平静。

父亲从自行车前的车筐里取出塑料水瓶喝了两口，又继续走路。他走得很慢，不是由于气力不支，而是正憧憬着未来。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还怀揣着梦想，可见他对生活何等热爱？！

一辆刚下完矿石的大货车从后面疾驰而来……

声音很大，但父亲太熟悉这噪音了。

他不屑回头。

大货车司机竟忘记了关严后门！在行驶过程中，车门渐渐脱落。随着车速加快，失控的巨大车门开始向左右两侧剧烈摆动，发出恐怖的“呼呼”声。

死神靠近了心情大好的父亲。倘若此时回头一瞥，就会与死神对视，但他顾自走路。他眼中的世界太美好了！这本身就是个稀松平常的黄昏，哪有什么血光之灾的征兆？

“砰”！

就这么一瞬间，父亲被重重击倒在地。

他来不及惨叫，来不及挣扎，来不及呼救，巨痛便夺去了他的所有感官。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疼痛。他模糊了、昏聩了，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吼叫，只剩下孱弱的呼吸。他无从知晓这是怎么回事，更没有机会去看清袭击物是什么。

生命就是这么脆弱，这么不堪一击。

他的后脑勺几乎被震碎，巨硕的血柱喷射到空中，公路和路边的草地上到处是鲜红的血。一滩一滩的，混在雨水中，流下山谷，汇入母亲河。

父亲被送进医院是在他被击倒的半

个小时后。在这半小时内，他蜷缩于湿漉漉的地面上，在死神的怀抱中无力地喘息着。外科医生作了全力抢救，但父亲伤势太重了。他们深表遗憾，要求肇事司机尽快通知家属。

第二天下午3点左右，父亲垂别了人世，而在病榻前一个亲友也没有！

可以想象，父亲临死前有多么悲怆无助！他并不精彩的人生在悲情中仓促落幕，留下太多的遗憾和委屈！被夺走的生命就算微不足道，也得有个告别仪式。可惜我们什么也没给与他！

那时候通讯不便，家里人都没有手机。母亲像平常一样做好早饭、午饭甚至晚饭，只等着父亲回来，可惜那个脾气暴躁的男人再也没有踏进家门。

家人得知父亲出事的消息已时隔两天。后来听母亲说，事后她不见父亲回家，只是疑心他到朋友家打牌去了。他不仅脾气差，而且有赌瘾，通宵不回是家常便饭，所以母亲没去多想。

两日不见归来，母亲这才步行十公里到厂里打探。厂方否认了父亲前日来上班，母亲的双脚几乎站不稳了。

沿途打听，方知前天这段坡路上出了车祸，有人受重伤被送入医院。当全家人匆匆赶到交警大队，惨祸得以证实。此时，父亲的遗体已被送至火葬场冷冻。这一路仍无亲友陪同，他孤零零地踏上了黄泉路。母亲当场昏厥，弟弟愤怒着要痛打肇事司机，好不容易才被劝阻。

那天下午，我乘坐长途车从成都赶回老家。一进家门，就被满屋的悲恸压得喘不过气。狭长的巷子和狭小的屋子里聚满了人，大家都是自发前来送行。父亲生前是出了名的大好人，虽然他真的微不足道！真的脾气差！真的有赌瘾！

真的……都是真的……

母亲独自失魂落魄地坐在堂屋角落的木凳上，不断有人前去劝慰。她只是机械地点头，尽量控制情绪、轻轻抹泪。一见我归来，终于嚎啕大哭起来。

我无法劝慰母亲，也无法正视放在桌上的父亲的遗物。那是一只再熟捻不过的手表，是从父亲的遗体上取下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带在身边，看到它就会想起父亲低头看表时的专注神情。

他守时守信守义，永远奔波在路上，刚准备歇脚便离开了人世。他是真的不想走，无奈老天爷没给机会。岁月如梭，他早已被遗忘，或许只有家人能

记住他。这就是普通得掉渣的小人物，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抵不上孤勇者，因为连个落寞的背影都没有！

彼时，我抛开人群，走到院子尽头一棵老梧桐树下，背靠着苍老的树干。只有哭泣而已，除此，什么也做不了。我责怪自己窝囊无用，没能早点混出人样，要不然父亲就不会骑行十公里上班，更不会倒在血泊里。

可为啥非要混出人样才能回家？我狠狠扇了自己两耳光，这面子原本就不值钱！虚无缥缈的东西，最终也得归于虚无。

送走几个亲友，我用凉水浇灌全身。一不留神，滑倒在地，随手摸到了父亲的安全帽，又一次忍不住哽咽。

远处竹林下的小屋亮着灯，微弱的灯光未赐予我多少暖意，却想起以前无数个夜晚父子俩从砖厂收工回来的情景。我们一身灰垢，可看到夜空中晴朗的明月还是陷入美好的憧憬。最艰难的岁月已远去，可叹父亲未能看到明日之光。

我不知道那段时日是怎么熬过的，在昏聩与痛苦中来回奔走于交警队、保险公司、医院等地。面对目光呆滞、愧疚难安、悔不当初的肇事司机，我也想揍他一顿，可真动不了手。他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嗷嗷待哺，若不是想多跑路多挣钱，也不会擅自改装车门。都是贴地的小人物，都没有通天的本事。

真的……都是真的……

灵魂已坠到谷底，眼前只有黑与白两种颜色，生活就是这么无奈无语。一帮低头干活的蝼蚁，干不了仰望星空的大事，偶尔抬头也只为喘口气再接着干活。

我们租了一辆殡仪服务车来到火葬场。

下车后，我和母亲挪着脚步走进了火化室。工作人员漫不经心地从里间推出一张铁床，上面的黑色塑料布内裹着个瘦小的人形。我的心猛地蹿到了喉管。他把铁床“咯吱咯吱”地推到寒气袭人的大厅，有意无意地瞅了我们一眼，猛然掀开了塑料袋。

一张冰冷而熟悉的面孔立马出现在眼前。

由于遭受重创，父亲的面容略微变形，呈青灰色。虽没活着时那般慈祥，仍显出善良和质朴。他嘴唇半开，眼睛未全闭，戴着一顶花黑色的帽子，头发已被剃光，胸口上挂着个黑色的三角形的小布袋。

出发前已劝诫过母亲，可她还是没忍住，又一次嚎啕大哭。那极其悲凉的

拉长的哭音不知包涵了多少憋屈、无奈和伤痛，至今还残留在我的耳内。我“噗通”跪在地上，啥也做不了！

我真的没用，但这也不是出人头地就能挽回的！

亲人们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母亲扶出去。她快支撑不住，跌坐在一把椅子上，又哭了好一阵。

我用颤抖的手指握着笔杆签了字。

工作人员换了身衣服，戴着大手套把父亲的遗体固定在大厅中央的传送带上。不知何时，火炉的门已打开，一股股火苗蹿了出来。

遗体开始缓缓移动。

我目送着父亲向火门移去，心跳越来越快。只听“咣当”一声，火门重重关闭了。瘦小的父亲被巨硕的火焰吞噬，永远从眼前消失了。我突然意识到什么，大叫一声冲了上去，很快被拽了回来。

透过天窗，我看见天空朦胧而高远，真不是我们小人物能触摸到的。我低头继续跪在冰凉的地上，目不转睛地望着高大火炉的灰白墙体，里面不断传来劈啪的响声。每响一下，我的心就跟着颤动一次。

浓烟卷过天庭，灰砾飘向远方。那是父亲灵魂的碎片，卑微的碎片！

三十多分钟后，我被告知父亲的骨灰出来了。

我跌跌撞撞地穿过铁门，来到另一间屋子。地上散乱地铺了一堆晶莹的物体，骨质中还闪着火星、冒着细烟。待骨灰冷却下来，我逐一捡到骨盒里，盖上红布，搀扶着母亲离去……

本以为都忘却了，可发现这一切仍历历在目。我曾向父亲许下一些不靠谱的诺言，为了这些诺言，我得好好活下去。不管能否最终混出人样，都不可失去对未来的期许、对亲情的眷恋！父亲有很多缺点，可他真是个大好人。就这一点，应该被记住。哪怕偶尔提到他的名字也行，人生的末尾不该只有冷冰冰的墓志铭。

永世难忘月夜下我和父亲走在乡间路上的那一幕。

四周的稻田里蛙声连绵，淙淙的溪流泛着撩人的月光，小镇上的灯火扑闪在夜阑的尽头。父亲调皮地从衣兜里掏出一大把花生，父子俩就着清凉的夜风吃着世间最好的美食！

时光如能在这一刻静止，那该多好！

黄连山记

□肖文林



千阶万步不辞苦，始见黄连顶上花。

黄连山位于荣经县安靖乡大相岭山脉北麓，北起凤凰山，南达大相岭，东西二水环绕，七沟八梁纵横交错，在大相岭茶马古道间，勾勒出一幅险峻奇绝的地貌画卷。这里林深而谷幽，石奇而水秀，主峰海拔在2000米以上，山顶遍布杜鹃与翠竹。朝则云雾绕山，晚则夜雨连绵，垂直气候差异显著，为黄连生长构筑起得天独厚的温床，黄连山也因此而声名远扬。

相传，在上古时候，共工怒触不周山，造成天河倾泻，大地洪水肆虐。女娲炼五彩石补天时，曾遗落一块赤色石头到大相岭深处，经数万年日月淬炼，风霜雨雪侵蚀，终化作黄连山脉。又经数万年的气候变化与地形变迁，黄连山中密林湿地生瘴气，山谷深处有豺狼，悬崖石缝藏蛇妖，采药人进山挖黄连必经千辛万苦，难于上青天。

传说终归是传说，历史却藏在古代文人的笔墨之间。

崇祯年间，荣经知县张维斗曾作《黄连谣》：“采黄连，连从何地掘，托根自深嵯。豺狼所宅窟，腰镰迢迢寻，虺蛇同出没。毒气一中之，朱颜

变白骨。”歌谣中字字泣血，道尽采药之险与赋税之重。《本草纲目》中记载：“其根连珠而色黄，故名为黄连。”黄连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被列为良药上品。在明代，荣经以黄连为主要贡赋，年贡八百五十斤，每斤官价仅六分银，致使“穷民倾家荡产，岁莫能供”。

《黄连谣》是历史记忆，也是荣经产黄连的重要例证。

暮春之际，天清气朗。与朋友驱车黄连山下，开启徒步探秘之旅。越过阴暗潮湿的柳杉林，车辙声惊起林中晨鸟，林边溪流奔涌，在石块间卷起千堆雪；微风轻拂，树影婆娑，雾霭在林间光影中晃动。山下有座白墙黑瓦的寺庙，“凌霄殿”三个金色大字格外醒目。走进观之，庙门紧闭，只有香炉里的灰烬，诉说着善男信女的虔诚，彩幡悬于屋檐，是香客许愿的平安符。右侧立着一块功德碑，斑驳的水泥柱上记载着捐款者姓名与功德。左侧是片黄柏林，千枝尽绿，一派生机盎然。寺庙尽管简陋且疏于管理，却依旧是进入黄连山的第一座庙宇。

庙后，一条小径蜿蜒盘旋而上，直通黄连山顶。

行至百步，足若踏绵。山脊两侧，人工栽种的方竹林层层叠叠、郁郁葱葱，如翡翠屏风般将山路掩盖。穿过茂密的竹林，刹那间光彩夺目，仿佛进入世外桃源。路边古木参天，林中翠竹盖地，黄叶落满台阶，香花铺满小径。阵阵清香扑面而来，顿觉神清气爽，寻香望去，林中许多高大的石矾树（俗称“香花子树”）花开如雪。石矾树的花瓣如繁星洒落，点缀于墨绿叶片之间，层层叠叠，与清幽的远山相映成趣，点亮了整座山林。翘首以望，阳光透过密林，照射到台阶、落叶、落花上，形成斑驳的光影与耀眼的光柱，如入梦幻之境。

台阶越陡，腿颤如筛。突然发现岩石中，生长着几株奇异的树木，树干高大挺拔，树冠遮天蔽日。近前细看，原

来是三株“水榭树”同根相连，颇为神奇。微风吹过，枝叶发出沙沙轻响，仿佛在诉说着扎根岩缝、历经风雨的岁月故事。茂密枝叶间，偶有光斑洒落，形成道道柔和光线，煞是好看。我俯下身来，从树根看到树梢，竟难以用语言展现其雄浑的气势。这三位坚毅的“巨人”鼎足而立，以同根共生的力量对抗着岁月中的风霜雨雪，粗糙的树皮上刻满抗争的痕迹，让人不禁为其顽强不屈的生命力而深深震撼。

奋力攀爬，方至亭中。白顶红柱，匾额陈旧，字迹模糊，姑且叫作半山亭。亭边有口清泉，清爽而甘甜，游客可解渴消闲。右侧悬崖边上，杜鹃花开正艳，红似火、白如雪、粉像霞，在微风中摇曳生姿。向左侧密林远眺，夹金山脉的雪峰宛如一条银色巨龙，发出耀眼的光芒，直刺云霄。“包谷、包谷、包谷……”几声清脆的布谷啼鸣，打破了这山谷中的宁静。微风徐来，鸟语花香，这般清幽之境，让人忘却尘世喧嚣，内心几许清净澄澈。

“登顶还需三刻钟，坚持就是胜利。”朋友轻声道。

艰难起身，继续攀爬。迎面走下来位老人，精神矍铄，步伐稳健，枯叶在他脚下沙沙作响。老人背着扁竹篓，竹杖随意夹在臂弯，全身上下萦绕着香烛气息，好似将整座山的禅意都裹进衣襟。我上前询问：“您是黄连寺的住持吗？”老人家笑着道：“住持算不上！管理黄连寺已三十余载，每逢初一、十五都会上山进香。”得知我为探寻验证山中历史传说而来，他轻抚竹杖道：“既然有缘，那便与你讲讲。”山风掠过，吹动他的衣角，似要将那些尘封的往事都化作这林中絮语。

黄连山中还藏着段民间故事，仍在百姓中广为流传。

相传，在清朝初期，谢家坝有位童养媳，名叫谢杨氏，八岁入谢家门，干不完的粗活，受不尽的虐待。十五岁被

逼与残疾丈夫成婚，她不堪忍受压迫，逃至黄连山岩洞隐居。在日常生活中，她以山泉、野菜、野果充饥，在领悟到以黄连为主的急救三十六方后，开始采药治病救人。周围百姓和茶马古道上的背夫，无论大病小情，无不药到病除，从不收取钱财。谢杨氏常年行善积德，坚持茹素辟谷，她功德圆满飞升后，肉身不腐，被奉为地仙。百姓常感其恩，怀其德，于黄连山顶建庙，尊称她为“肉身娘娘”。

老人家边讲边引我转向岔路，不远处的岩石下寸草不生，落叶铺满小径，崖壁如刀劈斧凿，甚是陡峭。花岗岩斜坡下嵌着半人高的岩洞，洞壁苔痕斑驳，略有烟火之色。石坎上残旧的灯台凿痕，只余半盏落叶的残屑，在浅绿的青苔中若隐若现。“这就是‘肉身娘娘’当年栖身的地方，她也在此飞升。”老人家指着岩洞对我说。这方仅容蜷身的狭窄空间里，连呼吸都带着花岗岩的粗砺，生存条件如此恶劣，很难想象“肉身娘娘”是怎样度过那些艰苦的岁月！

清朝后期，川中地区发生瘟疫，有位白衣少女，身背竹篓挨家挨户分发草药，药其色黄，其味苦，救得许多百姓的命。有人问她来至何处，白衣少女答道荣经县黄连山。瘟疫过后，川中百姓为感其恩，找到黄连山，四处打听是否有白衣少女的存在，当地人都说不知道。他们来到黄连山顶的黄连寺，见到“肉身娘娘”的肉身像，瞬间明白，原来是“肉身娘娘”显灵救民。黄连山的名气在川中地区便广为流传，每年都有许多人来朝圣祈福，荒僻的黄连山都被踏出了大道。

山顶的杜鹃花往山下开，山脚的鸽子花往山上开，老人感叹道：“这世间万物就像这山间的草木，荣枯总会有时，人各有命，神各有运。”他的话，让我思绪飘飞，似扬起湖水的涟漪，漫向无尽的历史远方。

清末民初，黄连山香火鼎盛，每年供奉的钱财都有上万。后来，社会动荡，土匪横行，荣经和清溪的豪强为争夺供奉和香火钱，经常发生火拼，甚至抢夺“肉身娘娘”的肉身到自家寺庙里供奉。解放以后，黄连山寺庙受到土匪的破坏，“肉身娘娘”的肉身被保管存放起来，不再进行供奉。如今，黄连山寺庙里供奉着道教和佛教的菩萨，佛道诸神共享香火，同受祭拜，正如这黄连根茎纠缠的状态，同气连枝，荣辱与共。“肉身娘娘”的传说还在口口相传，民间信仰仍然在此野蛮生长。

说话间，竟然忘记疲惫，黄连山顶已到脚下。

登顶道路，岩石嶙峋。花岗岩矗立在道路两旁，形成岩腔、岩壁和岩洞，甚为壮观。前方岩壁下，供奉尊菩萨，彩塑金身，香火不断。我以为是土地公，“这位是高山老爷。”老人家轻声道。再往上有块巨大的岩石，高出路面两米，一株马尾松，生长其上，树冠遮蔽石头，犹如皇帝出行的华盖。来到树下，甚是凉爽，往上看时，只见那粗粗细细的树根像钢钉扎进石缝，深入到砂石中吸取营养。树根下没有一丝土壤，全是落叶堆积的腐殖质，滋养着树干，这样坚韧顽强的生命力，让人心生敬畏。

终于登顶，豁然开朗。瓦屋平顶出云海，夹金雪峰入碧霄；山泉经年流不断，杜鹃花开年复年。山顶有块台地，黄连寺就建于其上，塑料为瓦，铁皮作墙，简陋至极。黄连寺在数百年间，几经兴废，庙旁的残垣断壁和散落的砖石瓦砾，静静地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与沧桑。老人家引我们进入寺庙，随后泡杯黄连茶，我一口饮尽，初入口时苦钻心，流入喉底方回甘，恰似这黄连山中故事，苦处有真味，艰处见慈悲。站在黄连山顶，夕阳斜照，金色的光芒浸染整座山体，我突然明白，这黄连山中草木沾染的甘苦味，何尝不是女娲补天时熔炼的人间真味！



哦，青衣江（组诗）

□ 刘 毅

—
一滴雅雨的信念
一段流水开篇
一条河流的无字史诗
渐渐呈现

我梦见自己是一尾雅鱼
在青衣江里溯源
游进《山海经》
见两个神为捍卫荣誉开战
天崩地裂
洪水泛滥

一女神不忍生灵涂炭
出手扶地补天

炼彩石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担
补了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天
和泥造人，赋文字语言
授异能异巧，助娲共御世艰

砍鳌脚正五大洲板块
擒恶龙筑四大洋堤岸
万物脱困
风清海晏

母性的光照天耀地
代代唱颂娲皇救世恩典

鱼的眼看不懂神的事
无头战神舞干戚能永久南北征战
创造神却为创造把生命奉献
女娲竟因脱力而亡
留下一条天缝未补全

悲剧落幕

另一场大剧开演
因拣到一点上天之漏
一条青流横空出现

一年220多天雨水的天漏之地
北纬30度云窝之处的雅安
伴着青衣江水
流入人们的梦里
在华夏文明的长河里
荡漾出独特波澜

似女娲飘动的一截长袖
亦或是瑶池遗落的彩练
补天的基因
迷一样的梦幻

我和女娲一同掉落人间
她的躯身化作山川
我仍是青衣江的那尾鱼
奋力游出七秒记忆的栅栏

重回母腹，再啜饮源头之水
思维需要找个码头靠岸
待古老的意识揉碎，喂进我的嘴里
与一群饥渴难耐的人雨露均沾

我惊讶，天啊，这条江竟是我的脉管
那山川竟是我的胚盘

二

青青江水
郁郁两岸
点水雀不经意在水面画出层层圆圈
江水的年轮层层扩散

白鹭制造出一连串动词

将飞装饰得美仑美奂
多功峡声声猿鸣
一天星光给江流注入标点

长江上游、若水三千
只这一条河，不靠雪山冰川供血
靠绵绵细雨就绘就了一幅
风光旖旎的画卷

江水的子宫
燥动不安
于是，我便从江水中跃出
痛苦蜕变

我抓住江边饮水的盘羊
以它为坐骑、为肉食、为伙伴
白布缠头
身着青衫
代表下崇水，上敬天

我以白石为图腾
借女娲烧炼的神石
佑自己俊雅遂安

神说：你就叫羌吧
这方上天眷顾的地方
就是你成长的起点

所以，我倾全力
将流域建成东方伊甸园
用鱼的方式产下精卵
一个个的古羌部族
春笋般涌现

我把权杖交给女人
治下的青衣羌人
美丽、勤奋、善良、剽悍
这是华夏最早的先民
先后裂变出藏、彝、苗、瑶、汉……

时间在这里搭起一个又一个平台
供他们的祖先轮番上台施展
精卫衔着女娲的五彩石
一块扔到台湾
一块落在海南

羿射九日，娥奔广寒
盘劈混沌，后稷下凡
三皇五帝，逐鹿中原
神农尝百草，大禹贡蒙山……

《三海经》记录着这远古诗篇

尔来四万八千岁
青衣江撕开自己的襁褓
华夏王旗频换
三星堆里埋着这些概念

三

啊，青衣江
你把奔腾递给了大渡河
你把壮阔送给了长江
自己就像一位处子
静静地在群山旁温婉

啊，青衣江
你又像羌笛孔上的竹膜
在一张无形大嘴的吹奏下
激发出长江黄河的和弦

啊，青衣江
你居要而不显
扬声而不争
一直躲在重山翠竹后
雅静安然

到哪里找一只金鸡
到哪里觅一只金凤
放在硕大的牛背上
在翻滚的云海上化作金鸥一片

红豆树去找一群相思鸟吧
用你巨大的树冠
撑起它们的爱巢
用颗颗红豆把它们的爱情装点

泽渊候啊
你把白龙马送回了龙宫
为何不把西天的真经留下
让这里成为佛土圣园

这不公平，我要呐喊……

又下雨了
我猛然惊醒
幸福从嘴角溢出的妻子
静静躺在我身边

四

我从未像这样去读一场雨
想从中寻找一把钥匙
解开困惑的锁
掌握命运的关键

像小学生认生字
贯注它的形体、它的读音，它的释义
记住它是一音多义，还是一义多音
每一滴雨珠都有不同的声线

突然就想到我母亲
母亲是妇产科医生
她说过：雨水就像羊水
羊水出了，就有新生命诞生

我有点悟了
怪不得下雨时天上乌云密布

乌云是它的痛
那是天在分娩

我从来没有这样亲近一条河
将意识的雨汇入青衣江
这是万物的乳液
雨越多，水越大
草木葱茏，鱼儿肥鲜

江水布置了一个巨大产房
天上飞的、水里游的
地上跑的、土里钻的生灵
有一条隐形脐带牵连

生命生生不息
母亲的痛苦永无止境
好在水鸟的吟唱
能安抚每一个清晨

在静静的江水下
藏着星空、日月、白云
白鹭、麻鸭、海鸥在不同季节飞来
不停打捞逝去的记忆

她把部分赐给我们
奔忙是她的宿命
睡醒后的我们
经常看不见还在加夜班的母亲

五

我在青衣江边拣鹅卵石
翻出许多古羌古蜀的尸骨
一阵风吹来
岸边的草木皆尽伏首

江风吹得虽然没有逻辑
岸上总有几朵花会填充岁月的空虚
几只野鸭游过水面
一行行诗句在水面延展

这时万物相互邀约
围坐一起交谈、寒暄
讲述江头、江尾、沿岸各种传奇
商量着要将主要的印成文案

一条古道从蒙顶山下出发
穿过青衣江的身体
山上的茶叶被吴理真熬煮成茶
至此茶多酚就占领了世人的舌尖

古道将茶饮发酵成“宗教”
代代背夫用骨血祭献

茶道、丝道、瓷道
历史中并驾齐驱
驶过鼎盛的大汉、大唐、大宋王朝
世界享受着东方的发现

四月的鸽子总在棋桐树上落脚

以绿叶轻托春天薄雾
以花枝承起潮湿的芬芳
模仿浪花的姿态舞蹈翩翩

竹林中的大熊猫
握着一根青竹
拍打着波涛的节奏
与桫欂攀比谁的血脉更久远

作为古道的穿越者
它们依赖这里的群山河流庇佑
保住了基因的续延
在恐龙化石旁，生机盎然

一条条幽曲径
一根根丁丁拐
一个个拐子窝
一双双草鞋脚
被江水结构成巨大的二维码
扫一扫，古道的密码再现

能烹煮岁月的
一定是严道的砂器
水、土、火在某种思维里交集
找准一个温度嬗变
黑砂成了古道的光点

月亮替古道卸下背上的阴影
记忆与风的手握在一起
万物还在争辩

默默流淌的江水
像极了我的母亲
在一群吵闹的孩子旁边
微微一笑，不语不言

六

每一段路都有里程
每一滴水都有镜像
半人半神的史诗谢幕后
唯有文化能让人睁开智慧的眼

从历史的山头俯瞰
汉文化拄着拐杖走进了青衣江畔

有文字的汉文化
挤走了无文字的羌语
诸子百家似潮水
流过母亲沾满泥浆的脚趾间

在大相岭，诸葛丞相的鹅毛扇
送走了古羌最后的尊严
民族和睦熔断了地域界限
一篇散文被江水点染

一众汉文化精粹在“僻地竞尔雄”
留下了高颐阙、樊敏碑、王晖石棺
骚人墨客纷纷与青衣江结缘

司马相如江畔吟“子虚”
李太白泛舟江中赏峨眉山月
雷太守江边送苏轼一门三父子出川

名山吴沟的吴之英
用戊戌变法的火
精粹出蜀学的巨幅鸿篇

谁又看见郭沫若用青衣江的尾水
祭了甲申三百年

荡漾着古今风骚文脉
浪淘尽千古风流
我们以群山中走出来
走进母亲的沉默

青衣江是慷慨的
将佛教安置在老峨山
峨眉山、二峨山
将道观设在瓦屋山
周公山、蒙顶山、天台山
又在沿岸的社稷中
将至圣先师孔夫子供上香案

还不忘给地狱修一座龟都府
为丰都把好第一关
吟唱着天地人的长调
一心三观，一念三千

拜水朝山，穿上梦想的外衣
按释道儒先哲的导引
一步步走向圆满
再把信仰的种子四面八方传遍

我的母亲是无神论者
但对先哲先贤
千千结般萦绕心间

七

月缺月圆
潮澎湖散

谁刈走音乐
留下一江的凝重
比夜晚更深
比疼痛更沉

旧事落在思想上，就是伤口
一道抹不去的血痕
谁粗着嗓子唱一曲光阴的故事
竟唱得热泪盈眶……

时间的风吹过民国
那是青衣江的至暗

魔鬼的咒语突降人间
一群叫军阀的怪物
用硝烟遮盖了美好的诗歌

相互撕咬破碎了河山

妖冶的罂粟花诱惑了蓝天
抢占了农民的田园
城乡无数的烟馆
毒害着人们妻离子散

天是摇晃的
地是摇晃的
人也是摇晃的
从黑暗走向更黑暗

青藤上结出的都是毒瘤
地主、资本家、袍哥、土匪
舵爷，恶霸、地痞、流氓
一串串蚂蟥吞噬良善

鸦片战争
再次让青衣江流域天塌地陷
江水在哭泣
波涛在呼喊

女娲娘娘你在哪
快救民水火再补天
诸天神佛伸把手
救救人群于倒悬

但娲皇矣矣
万能的神灵也一筹莫展
只能在时光里挖掘另一种依靠
无奈等待期盼

靠着一种信仰
青衣江终于在一个雨夜看到一豆烛光

1935年的一天
一支神兵降临此间
高扬的红旗鼓满猎猎作响的希望
帽子上的五角星闪烁着理想的光焰

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作战
用鲜血、牺牲为一个新生的中国浇灌
一群伟大的人在这里辗转腾挪
指点江山

红军一、四方面军三万将士
将精魂葬在这里的绿水青山
这里的雪山草地
将这支队伍粹炼成钢铁男儿

他们留下了火种
翻过夹金山
一腔热血
在陕北星火燎原

青衣江知道了
他们要建立的中国
天是蓝的、水是蓝的、梦也是蓝的

一个崭新的世界已露出桅杆

八

有了希望，就有了守望
信念与理想有了深邃的共鸣
一弯深潭的目光
一根融化坚冰的琴弦

终于在1951年
五星红旗将母亲疲惫的泪吹干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山河又恢复了她的容颜

流过远古的神话
流过近代的屈辱
一直流到今天的繁华
借太阳的翅膀翱翔九天

不需要层峦叠嶂的调动
不需要蓝天白云的呼唤
永不疲倦的波浪
自由地前驱，豪迈地奔涌

青衣江发现了自己
重新找回了自己
她不光要面朝长江，奔向大海
还要攀上青藏高原
沿文成公主的足迹
给那里的农奴带去阳光

她从腰间最柔软处，取下一根肋骨
在二火锤的加持下
凿开了万丈高的二郎山
将一条天路铺上了雪域

跨过川藏线第一桥——飞仙关大桥
铁流源源不断漫向藏北藏南
青衣江让金水桥跨越自己
与布达拉宫紧紧相连

一首“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
《歌唱二郎山》脍炙人口
成为建国初那代人最豪迈的歌曲

川藏三千里大道通衢
将茶马古道送进了博物馆
人流、物流、信息流
从青衣江的胸膛出发
在共和国发展史上
书写下无数第一

这是青衣江的高光
我青春的母亲走向工作岗位
用她的知识服务病患
那个年代虽然穷
但万物皆有尊严

九

这是青衣江的春季
草长莺飞，阳光明媚
三线建设，重工西移

青衣江迎来现代文明的紫气
一批批三线人催动青衣江
从农耕向工业社会转型

这是青衣江的夏季
万紫千红，热情沸腾

航天航空、化工、军工、制造业
重构了城市乡村的DNA
教育、医疗、商贸、管理
捷报声声，日新月异

这是青衣江的秋季
水墨之乡，瓜果遍地
老西康的狗屎糖
穿上了华丽的外衣

这是青衣江的冬季
厚积薄发，含珠吐玉

通过青衣江孕育的天材地宝
替青衣江摘取了
木材王国、石材王国、药材王国的桂冠
她还无私向各地传授茶产业独门秘笈
让世界知道，天下茶技茶艺
根在这里，青衣江才是源泉

就像母亲，既接受别人的馈赠
也努力与人分享自己的资源

我也是母亲的四季
总想变成一条乖巧的雅鱼
吐出串串彩虹般的泡泡
告诉她，在她的怀抱里，我多么惬意

然而，我的母亲还是去了另一个世界
我泪如雨下，在心中淌成另一条青衣江
我坚信，这两条江是相通的
每个清晨都会泛起涟漪

我想请一只水鸟、一条鱼、一叶小船
在每个清晨去打捞母亲的语言
藏进我的梦，我蒲伏江边
于无声处，学会了聆听

浩荡的岁月面前
我在江的怀抱随意孕育内心的“绿”
经历种种精神大洗礼
淬过火的性格更加开阔
一棵草可以捧起我的微笑
一道阳光可以灿烂我的梦想

我每一次泅游
都有瀑布般喧腾
有星光的闪烁
站在精神的大野，我辽阔地笑

当我把感恩的文字列成队
从流水的角度端详自己
我摸到了艺术的门楣
诗开始萌芽



夏天（外二首）

□ 杜冷丁

通往玉米地和稻田的路上
泥土板结，一切纹丝不动
一块石头探出的光洁额头
被狂奔的庄稼和野草匆匆辗过
留下一脸深绿色的惊愕

太阳在蓝色火焰的高空指挥
它那望不见尽头的族群
金色的讯息刚刚到达地面
就被拥挤的植物
无声无息地吞没，残剩的部分
逃到边缘。路面
如骸骨般白得刺眼

而蜜蜂飞舞着，努力制造
一团一团渺小的眩晕，蜘蛛凝固
在一张微弱的网中央，等待
下午四点钟缓慢地倾斜
粗滥的云停滞在远处山顶
上空的港湾。这时一个幻觉突然
闪现：黑夜、黎明或者大风
如子弹穿过，尔后消失
在人们心底久久地疼痛

蟋蟀

总有一些完全不受控制的契机
蟋蟀轻巧地撕开明亮的白昼
从灰蒙蒙的水泥地面找到一个不显眼的裂缝

让你钻进一个死去多年的凉爽夏夜

而你无法让一辆公共汽车停下
或者姑且听命于鞋子和胃
否则你只好隔着一层开始朽蚀的棺木
聆听他的触须在树根和草丛间迅速擦过

在习惯经过的路边
一些石头排列着形状不同的断面
苔藓在这些伤口上敷衍了事地涂抹几下
但蟋蟀从不抬头看看它们上面的那座房子

欢乐的无限样式

世界如此新鲜
每一秒钟
都从你如此熟悉的地方
长出
一个行动

跑，笑，旋转，絮絮不止
或者急躁，哭喊，委曲
悄然不同
一切
如此纯净，清新
如山野冬夜
一只鸟
习惯于一切
的自己

而我看着你

记忆里的情书（组诗）

□ 陈光明

给你

我愿是你眸底——
一滴泪，咸里带出思念
是你心海深处
一丝涟漪，荡漾的都是爱

就做你天空的星辰
不近，也不远
只要你轻轻推开窗
我就在那里

能给你一点微光
就好。剖开这夜的黑
让梦追着夜鸟的歌
在每首诗里写你

雨夜，适合想你

雨，在泣诉
窗外是最深的夜
和孤独的霓虹
我把自己关在黑暗

只做一件事——想你
直到梦长出翅
回旋在雨曼妙的音符
呢喃你的名字

爱就像植入黑夜的藤蔓
无声无息地生长
辽阔给你，寂寞给我
且在雨中取两滴，挂于眉梢

在黄昏想你

一直想写首诗
在黄昏，寻找一个归处
桂花碾落成泥
香还在风里

只是因为你，才想起
所有花开的季节
期盼在黄昏之后的梦

筑巢，而我是不是那颗梧桐树

于是我所有的文字
都可能，牵扯出一个你
晦涩或是懵懂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冰水

我的妹妹

固执地爱着，泥泞的
路上，深深浅浅
拖着疲惫，还是只看见
自己，我的妹妹

丢下一个孤寂的影子
虫声敲击着心弦
风里还会不会嗅到
你的春天，我的妹妹

枝头住着的夜莺呢
穿过树叶的月光
写下这样的一首情诗
你能打开窗户么，我的妹妹

天空给你

这片天空给你
云朵给我
太阳，月亮和星辰
都是你的

带走蝴蝶，带走
这朵玫瑰
带走春夏秋，冬天
给我留下

一丝清冷的风
两声鸟啼
黄昏所有的落寞
都给我，和细雨一起诉说

就让那片天空
只装你的笑
还有妩媚的酒窝

时光的囚徒

□ 魏华刚

当皱纹里挤出的，不再是酸涩的汗水
当沉闷的钟声敲出的，不再是日月星辰

当日子换着花样，诱惑我迂回前行
当白发也开始嫌弃头顶的平庸

我明白，自己彻底沦为了时光的囚徒
我坦然，终究还是被时光捆绑

摇晃的高脚杯，甘愿沉醉不醒，黎明
也治不好昨夜逍遥的后遗症，可悲

目光回落在粗糙的脚板上，扫描似的
顺着血脉流窜的方向，仍妄图寻觅奇迹

我把睡眠租赁给沉默和寂寞，祈愿
不要在迷糊中潦草地勾勒你的轮廓

夜色如此陌生，我的后背一阵阵发凉
我隐约看见时光捧着一张陌生的面孔

是妥协，是投降，还是一如既往地坚守
答案似乎挂在月亮似笑非笑的脸上

流沙河边的七月（外一首）

□ 叶映辉

蝉鸣带着一把钥匙
入伏秧叶仿佛变成另一个模样
成功躲过冰雹的秧苗
不约而同地举出了名片

一块挨一块的高标准农田统一了方向
调理好时间
向果林边沿伸展
一只只蜻蜓一路尾随河岸的清凉
它们把乡村观光的游客当成了知心人

一生劳碌的父母
变卖了时间
让青丝染白头
一只咬不动面包的宠物狗
解开了锁链
稻穗就弯了

每一次眨眼都会有新的发现

黎明伴随着前行的车轮
我又来到了流沙河边的故乡

心情在映入眼帘的瞬间找到了入口

公路旁
偶尔看到刚清理过的公路
清晨的阳光把储存已久的光线
一根一根地拉直
党员突击队
时刻关注着群众的安危

流沙河边
偶尔看到昨夜刚冲毁的乡村公路
超标的热浪无法阻止抗洪救灾的队伍
勾挖掏是挖掘机的拿手好戏
一个又一个的铁丝笼瞬间装上沙石
河堤在不断地加固
损毁的路基在不停地恢复原样

偌大的山谷中
云雨俯视村庄
抢险的队伍从黎明走出
听惯了人们交谈的蝉
把隐形的钢琴搬到枝头



如果你还在

□ 杨德文

在梦中
你总那样温柔别致
以至我醒来时
仍然无法忘记你

因为，满山的野花
不论何等艳丽
都不能与你比拟
都不能在我内心深处
留下深深的印记

也曾在心烦意乱时
好想看你飘逸的裙衣
就像正视你微笑的一瞬

花瓣散落了一地

如果你还在
不知能不能再次相遇
如果你还在
不知心底还会有涟漪

面对目不暇接的风景
我时常询问自己
在既长又短暂的生命里
我为什么，为什么
只与你相遇

每当清风再次吹过
每当细雨一次次将我淋湿

你说，就要离开
在那三年之后
在这三年之前
像任何一个陌生人
从我的生命中
褪去

一枝朴素的毋忘我
像被时光摘下的
永驻的年华
从你的手中到我的桌角
如果你还记得那张桌上的纸条

落花时节

玉兰吹落的风雨

□ 枫红之后

毋忘我 (外一首)

铺到路的尽头
纯白淡粉中寻觅
落脚的地方

故乡的梨雪纷飞
杂着异红的桃瓣
油赤与锦素交织在
临行一瞥

暮春不懂无奈
暮春不懂别离
我与落花一同凋谢
也和星月一道迷航

致“白加黑”

□雨城区 陈紫桐

(成都市实验中学8年级2班)

白与黑交织成你的绒毛
像月光与墨色共绘的诗稿
摇尾时掀起的风 裹着暖
总在我归家的瞬间 扑个满怀

你眼里藏着永不熄灭的星子
用湿漉漉的热忱 丈量岁月
当黑夜漫过窗台 蜷缩的身影
是最安心的存在 驱散所有不安

每一次蹭过脚踝的亲昵
每一声撒娇的呜咽
都刻进记忆的年轮
白加黑 你是生命里最珍贵的意外
用纯粹的爱 填满平凡的朝夕

白与黑在皮毛上肆意泼洒
你是造物主随性勾勒的油画
蹦跳时打翻阳光洒落一地欢闹
卧躺时收拢夜色藏起半盏温暖

湿漉漉的鼻尖探进梦境
用体温捂热每个清冷的时刻
你走出的脚印是岁月的痕迹
在平凡中谱写人生

那些沾满泥点的奔跑
还有你蹭我掌心的讨好
都凝成时光琥珀里的珍宝
你是我四季不凋的春天
把忠诚与眷恋 写进生命的每一页
你用黑白相间的笔触
在日子里书写灵动诗行
跳跃时 碎步敲出欢快韵脚

歪头的刹那 标点是狡黠目光

清晨的第一缕光
总被你摇成金色的浪
在我脚边翻涌 追逐嬉闹
把困顿揉成飘散的云絮飞扬

暮色浸透窗棂时
你蜷成柔软的句号
呼吸轻盈 起伏成安眠的旋律
治愈了所有疲惫与迷茫

白加黑我的四脚诗人
用一生的陪伴创作
最温暖的诗篇 刻进岁月
永远在记忆里 闪着温柔的光

你将黑夜揉进脊梁，把白昼绣在腹间
像行走的水墨画，在木地板上洒开眷恋
爪尖轻点的节奏，是你独属的鼓点
敲醒每个清晨，撞碎傍晚的孤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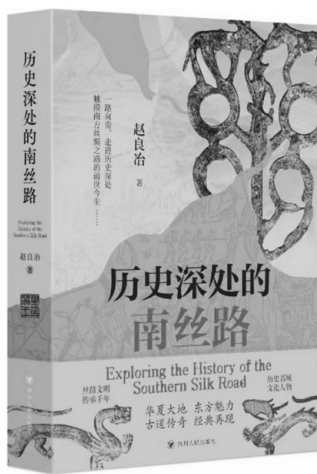
追逐飞虫时扬起的绒毛
是你写给天空的信笺
而湿漉漉的吻落在指尖
把等待熬成了甜蜜的牵绊

如今空荡的食盆蒙着薄灰
墙角的玩具积满思念
可每个风起的夜晚
恍惚又见你踏碎月光，奔向我面前
白与黑交织的灵魂
永远鲜活在记忆的春天

一路向南，触摸丝路的前世今生

——《历史深处的南丝路》创作札记

□赵良冶



◎历史深处的南丝路 赵良冶 著

我的家乡四川省雅安市，终年多雨，四季云雾缭绕，宛如一幅水墨画卷。青衣江蜿蜒流淌，将城区一分为二，两岸风景如画，美不胜收。家乡的青衣江，那潺潺的流水声，仿佛是我童年最动听的摇篮曲。四季的云雾，如同温柔的面纱，遮掩着这片土地的神秘与宁静。

每一次行走于青衣江畔，我都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情感羁绊，那是对家乡的眷恋，对这片土地的热爱。雅安，我的故乡，你是我心灵的归宿，是我创作的源泉，是我文学之路的根基所在。

家乡备受瞩目的两大文化名片，一个是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另一个是大熊猫，皆闻名中外。理所当然，在我的文学创作中，南丝路是重点题材之一。

南丝路，这条古老的道路，承载着四千年的风雨沧桑，见证了无数先民的奋斗与梦想。每当我踏上南丝路，走在那些古老的石板路上，抚摸着那些历经岁月洗礼的文物古迹，我的心中都会涌起一种深深的敬畏。这是一条连接过去与未来的路，是一条承载着中华民族智慧与勇气的路。它不仅仅是一条交通线路，更是一条文化的血脉，流淌着历史的温度。

南丝路以蜀地为依托，以成都为起点，国内一段

穿越巴蜀、滇地、黔地。秦汉时期，四川的部分区域与滇、黔两地及毗邻地区为西南夷聚居区，故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南丝路为“西南夷道”。

云南出境后，南丝路入东南亚、中亚、西亚直至欧洲大陆，是中国内陆一条重要的经济、文化交流国际通道。国内这一段道路，是西南三省兄弟民族相互交流的桥梁和纽带，诸多往事沉淀在历史的深处。

四千年南丝路，拥有厚重的历史，开拓过程曲折而艰辛。各族先民根植于这片土地，巩固西南边疆，维护祖国统一，创造出璀璨夺目而又博大精深的文化。

南丝路的开拓者们，无论是赫赫有名的帝王将相，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他们都是这条古道的英雄。他们用智慧和勇气，跨越高山峡谷，穿越茫茫丛林，开辟出这条连接中原与西南边疆，然后通往南亚、西亚、古埃及、古罗马的道路。无数先民不畏艰险，勇往直前，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繁荣，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每当我想到这些，我的心中都会充满敬仰和感动。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是我们永远的榜样。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笔，为今天的读者奉上中华文明与中外文化交流中南丝路曾经的辉煌，揭秘古道传奇般的史实，让今天的人们了解远去的历史与大西南的沧桑巨变。

从事了将近四十年的文化工作，我退休后蛰居家乡一隅，潜心于南丝路、大熊猫题材的文学创作。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就开始聚焦南丝路，坚信这是一片值得耕耘的沃土，能够创作出与别人不一样、具有独特审美愉悦和文化认同的作品。

历史的厚重源于南丝路的悠远，文化的博大精深令人叹为观止。基于此，我无数次行走南丝路，将所见、所闻、所悟逐一铭刻在自己的记忆中。无论工作期间还是退休以后，我多次踏访考证重要文物古迹、历史文化名城、重大事

件的发生地，与各地文博单位的朋友反复、深入地交流探讨。期间，我阅读了先秦以来的大量典籍，厘清南丝路纷繁复杂的历史脉络；与学者们广交朋友，探究大西南各族先民的迁徙变化……

隐没于岁月中，南丝路风采不减：悠远厚重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独具特色的文物古迹，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雄浑壮阔的高山峡谷……尤其是几千年来古道开拓者的英雄壮举，无论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与谋臣猛将，还是大西南默默无闻的古老民族先民，都不断激励着我奋笔疾书。早年间，一篇篇以南丝路为切入点的散文，陆续见诸于报刊。

2015年开始，我转而以南丝路为题材，准备创作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创作《历史深处的南丝路》的过程，是我与历史对话的过程，是我与先民心灵相通的过程。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都是一次对历史的深刻感悟。虽然过程中遇到了无数的困难和挫折，但我从未放弃。因为我深知，这不仅仅是一本书的创作，更是对家乡、对历史、对文化的一份责任和担当。我希望通过我的文字，让更多的人了解南丝路，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了解我们中华民族先民的伟大精神。

恰在此时，著名作家、历史学家穆涛莅临汉源县，为雅安文学界的朋友传经送宝。就在十年前的那个夏天，汉源县大渡河畔一家宾馆房间内，我与穆涛先生进行了两个小时的长谈。

听完我的总体构想后，穆涛先生沉吟片刻，就这个题材的创作，与我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和交流。

他认为这个题材非常不错，作为作家，我们的职责就是使历史这条河保持流量！

具体到创作时，那就要选择几个重要的、独具特色的点，并且是南方丝绸之路独有的，而北方丝绸之路没有的。另外，要突出每一个王朝的重点、亮

点、特点，结构上采取跳跃式的，既突出重点，还得脉络清晰。当然，语言朴实，故事生动，细节详实，观点鲜明，这一切必不可少！

叙述方式上，需得娓娓道来。一条南丝路，它是如何形成的？又是怎样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唯有关关注黎民百姓的利益，作品才能持久，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南丝路，这是一条民生之路，和百姓密切相连。一个作家，不仅要精通文学，还应该是历史学家。一些作家，思想中缺少历史的深度，眼光中缺少历史的角度，思维中缺少历史学的训练，作品自然也就缺少了历史的深度与厚重！

所以，南丝路的创作要有目标，立足于提出问题、探索问题、研究问题和讲清问题。

交流结束时，穆涛先生对我说：汉代时期你最熟悉，可以先写这个部分。

穆涛先生寄予厚望，奈何我心有余而力不足，耗时半年，仅仅写了几万字就卡壳了。在此期间，我多次电话请教，一门心思想要完成南丝路的创作。

不厌其烦，穆涛先生推荐了几本书，包括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法国当代哲学家、女作家卡特琳·克莱芒的《神学旅行》，易中天的《国家》《奠基者》……并逐一为我介绍这些书的优点与不足。

他的耐心和细致，让我受益匪浅。奈何几经努力，始终无法悟出其中真谛，南丝路的创作半途而废。无奈之下，我转而撰写第三部大熊猫的纪实文学，谁知居然顺风顺水，二十多万字的《熊猫中国——中国大熊猫纪实》一气呵成，出版后颇受读者好评，两度加印。

跑了一辈子的南丝路，情之所系，心有不甘。趁着思路敏捷，创作势头正旺，我掉转头重新开始，埋头构思南丝路的宏大篇章。

当年的失败，教训深刻。问题并非出在文学素养、语言表达能力，亦非不

能超越前人——因为迄今为止尚无一部书写南丝路全貌的纪实文学。若说创作素材，几十年不断地实地踏访、阅读学习与交流，再加上自己的亲身经历，南丝路精彩的故事汇聚于脑海，呼之欲出。问题出在结构上。难点在于如何构建一个复杂的艺术结构，以及怎样有效地组织和呈现这个结构。四千年古道历史，纵横交错，纷繁复杂，叙事结构及篇章安排让我冥思苦想。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决定以四千年古道形成、发展的顺序为主线，以我的人生足迹穿插其间，串联起南丝路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叙事上打破时空概念，却又讲究布局的严谨，每一章或每一节自成一个完整故事，顺应读者阅读习惯；章节之间尽可能按照时间脉络，将千年往事与今天文博工作者的考古发掘成果有机衔接，二者交叉并行，让读者神游于古今之间。

结构理顺后，一切迎刃而解，一部全景式呈现南丝路四千年风云变幻的长篇纪实文学在两年内完成，取名《历史深处的南丝路》。

作品采用文化散文的笔调，以南丝路独特的历史事件为背景，以《史记》等典籍为依据，以众多国宝级文物为依托，以耳闻目睹及亲眼所见，讲述了中华民族先民历经千难万险，开拓南丝路、开发大西南，奠定中国西南边疆版图之千秋伟业的故事。

无数次行走古道，聆听西南夷诸多古老部族的尘封往事，对话古代遗址，再加上家学渊源，我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珍贵资料，使得作品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可信度。重要文物古迹、风景名胜、重大事件的发生地，无不屡屡踏访考证，并与文史学者反复交流探讨。

从散文创作到撰写纪实文学，几十年时间，我埋头研读典籍，通过《史记》《汉书》《华阳国志》《水经注》等厘清南丝路纷繁复杂的历史脉络，探

究大西南各族先民独具特色的文化，国际商贸通道的来龙去脉，讲述南丝路文明进程。一切的一切，皆是让文物说话，古遗址发声，以典籍为证，历史真实与文学的生动并存。

翻开《历史深处的南丝路》，你将穿梭于四千年古道，行进在成都平原、横断山脉、云贵高原，踏访古蜀国三星堆、古滇国贵族墓葬群等古遗址，对话李冰、秦始皇、邓通、汉武帝、司马相如、司马迁、诸葛亮等风云人物，了解锦绣成都、春城昆明及雅安、西昌、宜宾、昭通、大理、保山等南丝路重镇的古往今来，探寻蜀锦、青铜器、汉阙、东汉画像石棺、何君尊榭阁石刻等文物的奥秘，聆听古蜀国、夜郎国、古滇国、哀牢国、昆明部族等古老民族的神话传说……纵览古往今来的沧桑巨变，触摸南丝路一个个让人震撼的瞬间。

《历史深处的南丝路》任何一个章节，都会让读者思接千载，浮想联翩，感慨先民筚路蓝缕，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开拓南丝路、开发大西南之千难万险。同时，也为读者了解中华文明、中外文化交流打开了一扇窗，许多令人惊叹的往事，会从历史深处浮现于读者的眼前，将你带往那个久远而又波澜壮阔的时代。

不得不说的是，一切有赖于文物，让沉默的国宝说话，让举足轻重的古遗址发声，方才使得历史深处的南丝路“浮出水面”。

南丝路尘封千载的故事，诸多不解之谜，有文物作证，有史书为依据，一下子变得活灵活现，引人入胜。由此，我要感谢大西南的文博工作者，感谢刘弘等众多的专家学者，本书的创作离不开几代文博工作者的默默奉献。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许多与南丝路密切相关的重要遗址被发现，国宝级文物纷纷亮相，印证了《史记》《华阳国志》等典籍记载的真实性，彰显了南丝路文化的源远流长，也为本书增辉添彩。

我在创作过程中，不单纯记录历史，还深刻探讨了古蜀国、古滇国、夜郎国等风格各异的文化，如何通过南丝路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组成部分。如书中以大量篇幅，道出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如何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说”提供了有力支撑。又如西南夷远古神话与传说，除了刨根究底，还以生动的细节描写，再现了大西南古代少数民族丰富的想象力：古滇国谁是第一个滇王，古夜郎国王从竹筒里诞生，哀牢国龙生十子等，美好的幻想与艺术夸张让人浮想联翩。

我的宗旨是：忠于史实，兼具文学性、思想性，面向不同层次的读者群体。内容丰富，故事跌宕起伏，涵盖历史、神话、民间传说、情感、社会等多个层面，体现作品的文化内涵。

如今，《历史深处的南丝路》已经完成，但我的创作之路还在继续。南丝路的故事还有很多，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去讲述。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一扇窗，让更多的人走进南丝路，感受它的魅力。我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作家、学者关注南丝路，用他们的笔触，用他们的智慧，为这条古老的道路增添新的光彩。让我们一起，传承历史，弘扬文化，让南丝路的故事永远流传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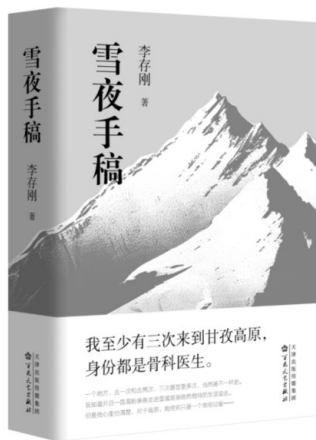
前人说“故土难离”，庆幸这辈子，我没有走出生我养我的这方土地；今人说“职业定位决定人生”，窃喜五十年前的我，偏生爱上文艺和文物，一路相伴终此一生。步出家门，南丝路深邃博大，四千年古道任我遨游。埋头典籍，听尘封往事，对话文物古迹，书写南丝路文明进程，不亦乐乎！

历史不会重复，南丝路的故事独一无二，请循着作者的足迹，去品味古道独有的魅力吧。当然，如果这部书得到您的青睐，那首先要归功于我生活的这片土地。

雪域高原的生命书写与存在之思

——读李存刚散文集《雪夜手稿》

□马迎春 雍措



◎雪夜手稿 李存刚 著

李存刚的文名早已有所耳闻，多年笔耕不辍，最近出版了散文集《雪夜手稿》。也许是地理上比较靠近的缘故（他在天全，我在姑咱，中间只隔一座二郎山），加上了解到这部作品又是以川西高原为写作对象，未读就已经觉得格外亲切。在工作之余，头枕大渡河的涛声，在两岸山草吐露新绿之际，断断续续读，越读越不忍释手，竟迫不及待起来。这就是李存刚散文艺术魅力的动人之处了。在当代散文创作中，以地域为书写对象的作品并不少见，但能够将地理空间升华为精神原乡的却不多得，《雪夜手稿》就是这样一部不可多得的散文集。作者李存刚本是一名骨科医生，《雪夜手稿》就以他到甘孜高原的三次行医经历为经纬，用手术刀般精准而细腻的笔触，剖开了雪域高原的表层景观，呈现出生命与土地相互依存、相互塑造的深层内蕴。这部作品远非简单的行医笔记或地域风情录，而是一部融合了身体经验、民族记忆与关于存在的思考的多声部交响，在医疗叙事与高原书写的交汇地带，建构起独特的文本世界和审美空间。

《雪夜手稿》首先是一部关于高原生活的记录和思考的散文作品，笔者以为具有一定的纪实性，又有一定的虚构性，融纪实与虚构于一炉。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将高原的壮丽景色、独特的风土人情、善良的富有人情人性美的高原人以及有限的医疗条件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从第一次抵达康定地震灾区，到后来的泸定、九龙等地，作者多次深入高原，与当地

居民和医疗同行共同生活、工作，这些经历构成了作品的核心内容。在文章中，作者详细描绘了高原的自然环境：折多山的积雪、八家铺子山顶的白雪、呷尔河两岸的风光……这些描绘不仅展现了高原的壮美，也透露出作者对自然之美的赞赏之情和敬畏之心。同时，高原的艰苦条件也给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冬季的路面结冰、医疗设备的匮乏、高原反应的折磨等，这些困难虽然考验着作者的意志，但是并没有难到他，反而更是让他更加珍惜在高原上的每一刻时光。从这些对高原生活的精细描绘中，不难看出作者对自然、生命和存在的深刻感悟与思考。在高原上，生命显得尤为脆弱又尤为宝贵，每一次出诊、每一次手术，都可能对生命的挽救。作者在一次次与死神的较量中，深刻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与坚韧，也更加明白了自己作为医生的责任和使命。整部散文集通过真实与虚构的融合，透露出的是作者李存刚别具一格的散文写作和真诚的写作态度。我想这是这本散文集打动人心要素之一。

作者是医者，又是行者，还是一位思考者，正是这种多重身份赋予了散文集更为丰富复杂的内涵。作者不仅惊叹高原地理的壮美，细腻描绘人情风俗和山川地理，更是从一个医者的角度对医学伦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因此《雪夜手稿》还是一部对医学伦理与职业精神进行深刻反思的作品。在高原上，作者作为一名骨科医生，不仅面临着艰苦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挑战，还时刻受到医学伦理和职业精神的考验。在作品中，作者通过多个案例展现了医学伦理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如在对一位藏族老人的救治过程中，作者面临着治疗方案的选择难题：是选择保守治疗还是冒险手术？这个选择不仅关系到老人的生命安危，也涉及到医学伦理的考量。最终，作者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深厚的医学伦理素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并成功挽救了老人的生命。这个案例不仅展现了作者的医术和高尚医德，也让我们看到了医学伦理在医疗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作者还通过对职业精神的坚守展现了医者的医生形象。在高原上，医疗条

件艰苦、工作任务繁重，但作者始终坚守在医疗一线、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和对职业的无限热爱。这种对职业精神的坚守不仅体现了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和楷模。这就是一颗赤子之心的生命写作，我想这也是这部作品动人的因素之一。

《雪夜手稿》还是一部对人性与生命进行深刻剖析与思考的作品。在高原上，作者见证了无数生命的诞生与消逝，也经历了许多人性的光辉与阴暗。这些经历让作者对人性与生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感悟。在文本中，作者通过多个生动的故事展现了人性的光辉面。如彝族汉子勒格为了救治病人不惜冒险翻越雪山采药、藏族汉子格杰在深夜中默默守护病人的安全等。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人的崇高品质，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的善良与坚韧。同时，作者还通过对一些负面现象的揭露与批判，如医疗纠纷、医患矛盾等，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的阴暗面，并引发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深刻反思。在剖析人性的过程中，作者也展现出了对生命的深刻思考。他认为，生命是宝贵的也是脆弱的，我们应该珍惜每一个生命、尊重每一个生命。同时，他也强调了医生在拯救生命中的重要作用和责任担当。在高原上，作者亲眼目睹了医生们为了救治病人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也深刻体会到了医生这个职业的神圣与伟大。这种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和对医生的崇高敬意，不仅体现了作者的人文关怀精神，也为我们理解生命、尊重生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生态思考也是这部散文集的闪光点，从这个角度看《雪夜手稿》又是一部对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共生进行呼吁，并表达了强烈期盼的作品。在高原上，作者亲眼目睹了自然环境的恶劣和人文生态的脆弱，这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保护自然环境和促进人文生态和谐共生的重要性。作者通过多个角度展现了自然与人文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如通过对高原生态环境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自然环境对人文生态的重要影响；通

过对藏族、彝族等民族文化的介绍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文生态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所在。同时，作者还从反面入手，通过对一些反生态现象的揭露与批判，如过度开发、环境污染等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威胁。在呼吁自然与人文和谐共生的过程中作者展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的态度十分明确，那就是提倡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同时也尊重并包容多元文化，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实现人文生态的繁荣发展。这种对自然与人文和谐共生的呼吁与期盼，不仅体现了作者的宽广胸怀和远见卓识，也为我们理解自然、尊重人文、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思考方向。

《雪夜手稿》中的某些篇章显示出了作者对藏彝文化进行深入探索的努力。高原上，作者有幸结识了许多藏族和彝族朋友，他们的热情好客、淳朴善良给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作者也通过对藏彝文化的深入了解，展现了对多元文化的尊重与包容。作者详细记录了与藏族、彝族朋友的交往经历。无论是与藏族汉子格杰、彝族汉子勒格的深厚友谊，还是与彝族老妈妈的温馨互动，都让读者感受到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深厚情谊。同时，作者还通过对藏传佛教寺庙的参观、对彝族传统节日的体验等方式，深入了解了藏彝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探索藏彝文化的过程中，作者展现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这些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因此，应该尊重并包容多元文化，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这也是作者生态观念的一种体现。

从艺术上来讲，《雪夜手稿》也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笔者以为《雪夜手稿》最显著的艺术特色之一，在于其真诚性与抒情性的完美融合，在于其写作态度的真诚。作者以医生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在高原上的工作日常，从救治病人到与当地居民的交往，每一个细节都显得那么真实可信。例如，在描述为一位彝族老妈妈治疗脊柱疾病的过程中，

作者不仅详细叙述了治疗过程，还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了老妈妈对医生的信任与感激之情。这种真实性，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高原医疗条件的艰苦与医生们的无私奉献。同时，作品又充满了浓厚的抒情色彩。作者以诗意的语言，描绘了高原的壮丽景色与独特风情。无论是折多山的皑皑白雪，还是呷尔河的潺潺流水，都在作者的笔下被赋予了生命与情感。此外，作者还通过对往事的回忆与反思，表达了对生命、人性、生态与存在的深刻思考，使得作品具有了更加深邃的内涵与广度。

《雪夜手稿》借用了小说笔法，采用了多视角叙事的手法，通过不同人物的眼睛与心灵，展现了高原生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作者不仅以第一人称叙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还通过同事、患者、当地居民等多个人物的视角，丰富了作品的内容与层次。例如，在描述藏族汉子格杰与彝族汉子勒格的故事时，作者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与内心世界，展现了高原汉子的坚韧与乐观；在叙述中年妇女因骨折就医的过程中，作者则通过她的视角，反映了高原居民对健康的渴望与对医生的信任。这种多视角叙事的手法，不仅使得作品更加立体与生动，还让读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高原生活与人物性格。此外，作者还通过丰富的人物群像，展现了高原社会的多元与包容。无论是医生、患者还是当地居民，他们都在作者的笔下栩栩如生、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高原生活的多彩画卷。

《雪夜手稿》的语言风格独特而富有诗意。作者以简洁明了的语言叙述了高原生活的点点滴滴，同时又不失文学性与艺术性。作者善于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来增强语言的表现力与感染力。作者还善于心理描写等等，这些都是散文集《雪夜手稿》在艺术上打动人心的地方。

总之，《雪夜手稿》是一部内容丰富、艺术感染力强的散文集。作者通过对高原生活的记录和思考，山川地理的描绘，不仅让读者领略到了高原的壮美风光和独特风情，更是引发读者对生命、文化、人性等方面的沉思，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善良是心灵的指南针

——读萧子屈长篇小说《好人多福》有感

□杨术兵



◎好人多福 萧子屈 著

萧子屈是我新近认识的雅安籍作家。最近他通过快递寄来一本5月才新出炉的长篇小说《好人多福》，初看书名，以为是“鸡汤小文集锦”，翻开书，才知道原本是一部小说。

子屈在扉页上写了请我惠存，并祝我工作顺利，生活幸福。这样的赠语很好，没叫我先生，也没让我斧正、雅正啥的，所以也就没了压力，放在办公桌上想看的时候就翻两页。

我自幼与世无争，信奉授人玫瑰手留余香，努力与人为善，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我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好人。所以，俗气的我很是好奇，在子屈的笔下好人到底会有多少福报，又能有什么样的福报。

《好人多福》的男主角是唐德和唐福父子，女主角是唐德的相好秦羽和唐福的女朋友李多两位大美女。

唐德天生一副好皮囊，人过中年依然帅气有型，但好吃懒做、不求上进，他有目的地选择性读了一些书，所以显得谈吐不凡，再加上一身倜傥，常年游走于一众美妇之间，散落下了无数的风流韵事，还不止“绿了”自己那个相貌平平，但却对教学痴迷、对学

生有爱、对丈夫宽容以及对儿子呵护有加的妻子——江兰老师十次八次，直至江兰老师后来退休不久遭遇车祸去世，也没能让唐德心中有些许愧疚。唐德甚至觉得，这辈子是江兰老师阻挡了他更大可能性的发挥，没能让他把软饭吃得更舒服一些。小说的后面，唐德得了直肠癌，不出意外的话，这样的情节设置会让多数人觉得他这是遭了报应。在等死的日子，唐德逐渐回忆起了妻子江兰老师在世时的一切好来，他突然觉得当年比黄脸婆还难看的妻子才是自己内心深处的真爱，以至于在恍惚中觉得如果人真有个下辈子，他要继续与江兰在一起，并好好地待她。从小说的故事情节来看“老唐”这个人物，的确算不上是一个好人，但看到唐德至死都没打过老婆车祸赔偿款的主意，特别是看到最后他让情人秦羽开车把自己拉到妻子墓地，他用尽全力爬到妻子墓旁对着墓碑上妻子冰冷的名字的那深情一吻，然后缓缓平躺下身子，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看到这里，我突然喉头一阵发紧，滚烫鲜咸的泪水顺着脸颊滚落下来……我不知道我是被唐德死前的自我救赎所感动，还是为江兰老师终于在死后却拥有了生前无法奢求的真爱而惋惜。

唐福比起自己的父亲，在长相和口才上相差甚远，差到凡是看过他们父子的人都怀疑唐福不是他爸亲生的。唐福的长相继承了母亲：个子不高，五官平平，跟“帅”字完全不挨边。在事业上，唐福又继承了父亲，30岁依然一事无成，最后只好选择了开网约车谋生。但唐福善良，他一直按妈妈的教导，努力做一个好人。唐福年少时曾在少林寺旁边的武校学过武功，但他从没用武力

欺负过别人。唐福与世无争，小心做人，也力所能及地帮扶他人，做了许多次好事也不留名。他从小没有享受到过两分的父爱，却用十分的耐心爱着自己那位不靠谱也不争气的父亲唐德，尤其是在得知父亲患了直肠癌且已是晚期后，他觉得都是自己疏忽大意的原因，才造成没把父亲关心照顾好，于是唐福决定：就算自己不结婚、不买房，甚至动用母亲的车祸赔偿款，也要倾尽全力把父亲救回来……

小说中对于唐福这个好人的“福报”的设置，是他在一次无意的英雄救美中，俘获了有学历、有工作，尤其是有模样且有气质的美女李多的芳心，尽管主要原因是唐福在混乱中挺身为李多挡了一刀，但试问天底下又有几个人能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挺身挡住致命的一刀呢？可知那一刀或许就会要了自己的小命。唐福后来差点死了，不是因为替李多挡刀，而是在父亲癌症晚期生死存亡之际，也是在李多父母还没有完全接受他这个怎么看也配不上自己女儿的未来女婿时，突然就查出自己得了尿毒症。看到个章节时，我突然头脑“嗡”的一声，心想老天这是瞎眼了嘛！这是哪里来的“好人多福”？这不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命不长嘛！带着对唐福命运遭遇的疑问与不平，我继续往后读……结果，后来在父亲唐德死后，儿子唐福却迎来了活的生机，活的原因是李多始终没有放弃唐福，就连李多在菜市场卖了大半辈子菜的父母这时也伸出了援手；活的原因还有唐德在美妇花丛中穿行时，居然悄悄攒下了一笔钱，临死前还把这笔钱给了唐福做换肾手术；活的原因亦还有唐福和李多的至纯爱情，居然感动了垂涎于李多美色的神秘人吴

兴，在“舍车保帅”进监狱前，吴兴利用自己通天的关系悄悄帮唐福找到了匹配的肾源，让他续上了命。

好人唐福的福报还在于他和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配不上的美女李多结婚了，婚房是唐福已故父亲的情人秦羽用自己那个不争气但却很爱自己的前夫哥——老胡的钱买的，老胡在再次进监狱前，给秦羽母女两人留下了一大笔钱，秦羽却用这笔钱帮唐福和李多买了婚房。尽管秦羽跟唐德没名没分，甚至两人唯一的一次亲热都在刚进行时就被救女心切的李老汉给意外打断了，但秦羽还是把与自己年岁相差不大的唐福、李多当成了儿女般的亲人，帮助他们走进了婚姻殿堂，仿佛这样才对得起“老唐”那个自己又爱又恨还万般不舍的死鬼。

至于小说的女主人翁李多和秦羽，她们的美、她们的爱、她们的恨，在小说情节中不乏刻骨铭心与动人之处，在此不再赘述，敬请有心的读者自去书中体味和感受。

掩卷《好人多福》，难掩自己的心潮起伏。唐德和唐福父子的生活状态、为人处世各不相同，但在生活的磨砺下，尤其是在面对心爱的女人面前，父子俩或真心或假意，或轻佻或稳慎，他们都始终保持着真性情。在生老病死面前，父子俩或妥协或抗争，或消沉或积极，他们的故事有血有泪，有悲有喜，令人唏嘘。尤其是唐福，尽管人生坎坷，但他始终相信好人有福，在磨难中砥砺前行。

子屈在《好人多福》中用笔细腻，文字真诚，语言质朴，小市民的柴米油盐和小老百姓的酸甜苦辣如同溪水一般在他的笔下缓缓流出，自然得如同呼

吸，书中的故事仿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或小区邻里，书中的人物如同就是同事张三或邻居李四，最远的也至少是路人甲。

“好人多福”，不仅仅是一句美好的祝愿，更是一种人生哲学。其实，生活中像唐福一样的人并不少见。那些在自然灾害发生后，逆行在通往灾区道路上的救援人员；那些在疫情期间，坚守在抗疫一线的护士与医生；还有那些默默为贫困地区儿童捐赠学习用品的爱心人士，那些不怕讹诈扶起倒地老人的热心市民……他们都是生活中的“唐福”，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善良与正义，传递着温暖与正能量。无论世界多么复杂，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有那么一些人坚守内心的善良，勇敢地帮助他人。因为，当我们点亮别人的同时，也在照亮自己前行的道路。

要说小说的不足，就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个人感受到故事的结尾，叙事节奏明显有些快进的感觉，像是急匆匆的交代了一个结局，没有再如作品的前面部分一样娓娓道来。尤其最让我感觉心情沉重的是，小说的叙事中不管是唐福换肾还是结婚，抑或是秦羽与女儿生活条件的改善，所来财富都是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钱来解决的，作品中缺少支撑得起的交代。而现实中，多少普通人在生与死、困与苦的挣扎中，那些不是少数目的急需救命、济困、解难的钱款，都是无法奢望的存在。

最后，愿我们都如唐福一样，在点滴的生活中践行善良，把善良作为心灵的指南针，指引自己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好人，用实际行动让“好人多福”在现实中开花结果，让这个世界因为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农耕文化的最后记忆

——评罗大佺散文集《故土难离》

□陈新华



◎故土难离 罗大佺 著

随着广袤原野上最后一缕炊烟的消散，绵延几千年的农耕时代和农耕文化在华夏大地落下了帷幕。岁月消失了，但文化却因为它的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和美学价值而永放光芒。随着岁月的渐行渐远，那个时代的歌者越来越少，无疑，作家罗大佺是这最后不多的歌者之一，他的散文集《故土难离》亦是农耕文化的最后记忆之一。

沉郁顿挫是本书的文化基调，一如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出自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百姓苦难的同情，充分体现了忧国忧民的情怀。这一经典诗句恰好可以用来表达作家罗大佺的写作主旨。

罗大佺是农民的儿子，父辈世代务农，且赤贫，曾经满怀拥有土地的喜悦拥抱新的生活。那是一个轰轰烈烈接着又一个轰轰烈烈的火红年代，但是，农耕生产方式不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不改变，贫穷就无法告别。在作者的笔下，我们读到了一段酸楚艰辛的农耕生活。

他们一家兄妹7人，因为贫穷，大哥过早参加生产队体力劳动，修牟河坝水磨累得吐了血，后得了肺结核，年仅30岁时便离开了人世。五哥也因病夭折在襁

襁之中。因为贫穷，在特殊年代，大姐抱养给了别人，骨肉分离。因为贫穷，“童年，剩饭也是宝”。“记得大哥结婚那年，婚宴后剩下一些青萝卜菜和肉渣之类，母亲除了一些送给乡里乡亲外，用一个大坛子装起来，每顿热着吃，吃的剩菜都有酸味了，还舍不得倒掉。”即使刷碗水也会被当作宝贝，用水桶挑回家喂猪。

学龄前的“我”拾过柴，拣过麦穗，放过牛。雨天，穿不起蓑衣，戴不起斗笠，更穿不起钉有鞋爪子的鞋。因为拿不出八元钱，“我”与可以改变命运的升学考试失之交臂；因为灯油珍贵，还得有县商业部门的供应票，“我”油灯下的写作也是通过抗争争取来的。因为缺少柴禾，孩子们甚至用手夹住要拉屎的自家耕牛的屁股，让它憋到家里去拉。

孩子有了病，通常是用偏方来治疗。“那时候农村里最常用的药是止痛片儿，最金贵的药是云南白药。而云南白药，又不是我们这些普通家用得起的。”有一次“我”因为惊吓发了烧，母亲用喊魂的方式来医治。

作者所描述的贫穷在那个年代并不是一家一户的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的社会生活再现。有的家庭甚至不如作者。比如，冬天的寒冷给念书的孩子带来了难以抵御的灾难，那些家里没有火笼子的同学，“冻的鼻涕流得老长，用衣袖轻轻一开，不久又流了下来。更有一些同学，寒冬腊月，还打着光脚板儿，脚后跟长满了冻疮。”

城里人的生活也并不富裕，《剩饭的回忆》一文中记述了这样一个细节：生产队来了一位自贡女知青，由于经验不足，多下了米，煮出的米饭吃了好几天，恰逢酷暑季节，米饭很快就馊了。只好做油煎饭吃，第一顿没吃完，第二顿蚂蚁爬进了饭里，继续把它煎热吃了。女知青同样惜米如金。

贫穷还表现在资源的匮乏和枯竭。年幼的“我”去拾柴，却常常空着背篋回家，因为“生产队树木有限”。“后来林地开发，山林没了”，只能用铁钩去钩田埂边树上的枯枝。

法国文学史家爱弥儿·法盖说：

“现实主义是明确地冷静地观察人间的事件，再明确地冷静地将它描写出来的文学主张。”《故土难离》中所展示的，正是作者明确地冷静地描写出来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耕生活风貌，表现了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担当。

作者重现当年的贫穷和农民的苦日子，意在告诉人们，正是邓公的改革开放废止了农村的计划经济，实现了包产到户，才让农民吃饱了饭。

文中没有不满和抱怨，仅仅在叙述命运转折的关头流露出对个人命运的慨叹，对城乡差别、吃皇粮人和农民的差别的慨叹。更多的是对命运的挑战，是一往无前的个人奋斗。因此，沉郁顿挫的基调中又不失昂扬、乐观、向上的旋律。

《16岁的那年的夏天》一文中写道，因为家里拿不出8元钱考试费，“我”违心地写下“心血不用费考场，青春愿意献山乡”的豪言壮语，成为学校宣传的样板。“回到家，把书包一甩，跑到对面的山上的树林里痛哭了一场。”这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的梦，写了几首小诗被文化馆刊登而萌生出的文学梦。于是，“我”没有颓废，没有随波逐流，也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立足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通过文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白天，作者参加了只有成年人才能参加的体力劳动，晚上，在蝓蝓的鸣叫声中，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开始了自己的追梦历程。历经10年砥砺前行，最终因为文学离开了乡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实现了儿时的文学梦想。

作者由此悟出深邃的人生哲理：人活着总是要往前行走的，行走的时候要努力学会适应各种不利于自己的环境。无疑，作者的经历为年轻一代的成长，特别是实现阶层跨越提供了属于那个年代范例。

二

文章憎命达，人非经历大灾大难非同寻常之经历，心中难有郁结，更难以写出感人肺腑之旷世之作。路遥写《平凡的世界》如此，余华写《活着》亦如

此，如今，罗大伦写的亲情散文亦如此。

作者全方位地抒写了他的一家带有农耕文化烙印的至诚至真催人泪下的亲情。

这里，我们感受到了一对历经一甲子的老夫妻相濡以沫的爱情。曾经当了大户人家童养媳的母亲，22岁那年嫁给了父亲。父亲家徒四壁，母亲只要了一句“以后要对我好的承诺”。父亲信守承诺，不管日子多苦多难，一个人扛起家庭的重负；无论日子多么烦心，从不发火闹架。在那个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年代，这种基于男女平等和尊重基础上的爱情弥足珍贵，而父母的恩爱恰是家庭和睦的奠基石。

贫贱夫妻百事哀，他们曾经白发人送黑发人，曾经忍痛把自己身上的骨肉抱养给别人，互相宽慰，互相温暖，携手共度难关。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孩子相继离家，他们孤零零生活在乡下老家，恩爱如初。父亲因为白内障双目失明，母亲对他百般照料，呵护备至。

“虽然艰辛，却也温馨。”作者几次接父母进城皆被拒，因为他们眷恋那块土地，更眷恋陪伴自己大半生的农耕文化。

《喊魂》一文以一件典型的事件表现了农耕文化色彩最为强烈的母爱。

“我”跟姐姐去割草，经过坟莹地的时候受到惊吓发起烧来。母亲怀疑“我”把魂儿丢了，便采用“喊魂”的办法为我医病，“我”领略到的却是深沉的母爱。

去的路上，由于母亲忙于农活，对“我”少有陪伴，此刻“趴在她的背上，感觉十分温馨”，这是对母爱的初感。接下去不厌其烦地写母亲为我喊魂的每一个细节，表现母亲的虔诚，这是再感母爱。最后回到家里，母亲喊道：“我儿回来了，我儿回来了啊。”

“我”的脸颊上流淌着母亲流下的泪水，这是深感母爱。多次体验到母爱的结果，“我”有了力量，驱除了恐惧心理。正如作者所说，是母爱将我的魂儿唤了回来。

《老屋》一文中则展示了至诚至真的孝子情、一奶同胞情。有一年，“我”和两位姐姐病了，父亲背着“我们”进城去看病。夜晚，大哥的被子里

传出了轻轻的抽泣声。作者深情地说，老屋的温馨，兄弟姊妹的情谊，就从大哥轻轻地抽泣开始……大姐四岁半的时候被抱养出去，尽管抱养大姐的人家生活条件比我们好，大姐的心却依然留在了破旧的老屋里：称呼养父母为“叔”和“婶”，一有时间就回家看望亲人。

二姐没有上过一天学，从无怨言，总是默默地做家务，挣工分。父母风烛残年时，她自己又经历了丧夫再嫁的不幸，生了三个孩子，但是总能看到她照顾父母的身影。为了让“我”读初中，小妹小学毕业就辍学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当县文化馆聘用“我”做临时工时，农村开始实行土地责任制，田地分到了各家各户，小妹用他那稚嫩的肩膀挑起了全家劳动和生活的重担。

也许，只有农耕时代才会有如此庞大的家族和血浓于水的亲情。

至纯至善的乡情同样让我们感动不已。《忏悔的水冬瓜梨》记叙了与“我”无亲无故的拐叔的感人事迹。贫穷年代，因为肚中饥饿，孩子们看上了拐叔家成熟的梨子。作者用大段大段的文字写“我”像一个大英雄一样爬到树上，给小伙伴们摘梨子，吃了还要拿着，不够用就干脆双手抱着梨树摇晃。拐叔提着棍子出场了，结果，被我推倒了。事后，拐叔非但不怪罪，反而背着一背篋水冬瓜梨，挨家挨户给小伙伴们送到家里，充分表现了拐叔的慈善、宽宏、大度。

接下来，“我”从父亲那里知道了拐叔相救的过往，把文章推向了高潮。小时候，“我”在山崖边掉下去，被一棵小树挂住，是拐叔趴在崖上救起了我，自己却蹬翻一块石头摔下了崖，摔断了腿，落下了残疾，打了一辈子光棍。父亲让“我”做他的干儿子，拐叔不同意，不希望给孩子背上沉重的人生负担。一个平平常常的农民就有这样无私的襟怀，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作家的乡土情怀浸透了这本书的每一页文字。年轻时候，作者因为故乡的贫瘠愚昧而离开，成名成家之后，却无时不怀念家乡的一草一木，怀念憨厚朴实的乡里乡亲，怀念在小山村度过的童年和烈日下

干农活的岁月。《故土难离》一文中这样写道：“每当踏上故乡的土地，一声招呼都能使惊喜喷薄而出，一声对乳名的呼唤都能勾起一段儿美好的回忆，一句玩笑都能使人感到乡情的温暖。”

《遥远的牟河坝》中，家乡是美丽的，山是美丽的，就连家乡的小河流经的地方都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字里行间奔涌着浓得化不开的乡情。

“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作者参加工作的地方是洪雅县，工作整十年，调到雅安以后，洪雅也成了他魂绕梦牵的地方。这就是重情重义、不忘初心的作家的灵魂所在。

三

作家用饱含深情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农耕文化有声有色、有光有影的记忆图景。

首先是风俗画：有腊月里让孩子们欢天喜地一个接一个的节日，从喝腊八粥的腊八节，祭祀灶王爷的过小年，直至除夕夜的吃团年饭，“守田坎”、发压岁钱，把节日推向高潮；有给儿女操办结婚喜事时的婚宴习俗——九大碗；有一；四季贯通亲情乡情的“走亲戚”；有正月十五的偷财（菜）运的“偷青”等等。

孩子们最喜欢的是杀年猪。腊月里，父母请来屠户，把在猪圈里养了一年的猪拉出来杀掉。用猪肉、猪肝儿、猪血和各种蔬菜做成丰盛的宴餐，邀请亲朋好友前来大吃一顿，临别时还会给每家送一块猪肉。其他节日往往局限在一家一户的小范围，唯有杀年猪将亲情友情血脉更加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成为农耕文化的最大亮点。

其次是风景画：那童趣盎然的酸鼻子树，那开花招蜂惹蝶，果实酸得孩子们牙齿打颤、涎水直流的“刺姑娘”，那留给作者“童年乡村中最美记忆”的罗豆子，那浑身是宝，解决全家人一年开销的父亲的棕榈树，那让家乡人吃得津津有味的藿香嫩叶，那生长在坟茔地里的扁竹叶花儿，引得小朋友们争先恐后地采摘，一瓣一瓣放到溪流里飘向远方，光着脚板儿在岸边追逐的美丽心情……令作者至今难寻。

还有那叫醒了沉睡了一冬的村庄的斑鸠，那终生留守在自家老屋，从不记恨孩子们恶作剧的雀儿……

最令作者魂绕梦牵的是那早已消失的川中山区的“冬水田”。

“广袤田野上，一块挨着一块，阳光一照，绿油油的倒映出蓝天白云，白鹭扇动翅膀在田野上空盘旋，野鸭浮在水面嘎嘎地叫着。”“下过雪的早晨，冻水田里积上一层薄薄的冰”，孩子们用棍子敲碎冰层，将冰块拿在手上，阳光下一晃，晶莹剔透，五彩缤纷，把冰块想象成冰棍，轻轻一咬，冷得打颤……

好一幅冬水田风光图。当然，美好中又流露出几分苦涩。

水田是乡村生态的产物，给人类带来了大自然的乐趣，成为农家生活的风水。水田可以洗红苕，掏猪草，挑水喂牛，洗衣服洗手洗脚……到了干旱时节，它又成为抗旱抗灾的重要资源。可是，如今冬水田变成了旱田，有的甚至变成了耕地和荒地。作者怀念的同时，也发出了自然生态被破坏的感叹。

还有风物画：那消失的乡村里移动的光明——摇曳在风中的煤油灯，那磨出又嫩又香的豆花的农家石磨，那打在鞋底均匀地长着几颗铁牙齿，走路咬进泥里的鞋爪子，那挂在灶孔门上用泥土烧制的靠烟熏火燎烧水的熏壶，那长在田野里的诗句——蓑衣斗笠，那惹祸的弹弓，那令孩子们留着长长涎水的麻糖，那儿时的老腊肉，那盛满作者童年的连环画……农耕时代结束了，这些时代风物依旧在作者记忆的岁月深处熠熠生辉。

作者在回忆中也流露出对自然生态的思考。有对山林消失，河水断流，采矿污染环境的生态遭受破坏的感叹；有对年轻人宁愿漂泊在陌生的城市也不再眷恋朴实土地的不解，当然，也有老字号天然食品对决黑科技毒食品和蓝天变蓝，河水重新歌唱的悲欣。

四

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家，历来推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文学语言。赵树理的“山药蛋派”一经问

世，乡土语言便成为一种典范的文学语言。纵观作家罗大伦《故土难离》中的四十五篇散文，每篇文字都是原汁原味的乡土语言，呈现出一种蜀地山川的乡土之美。

特色一，作者写作大量引用民谚与童谣。民谚是几千年来劳动人民对社会生活的总结，本身就具有言简意赅的特点。用在文中，既表现文化风俗久远，又显得文章底蕴厚重。“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表达了游子的归乡之情。“高粱杆儿蜜蜜甜，爸爸回来过新年”，充满了人们对团聚的期盼，言简而情深。“二十六杀猪割年肉，二十七宰鸡赶大集，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以歌谣形式概括表达文化传承，富有音韵美，记忆方便且深刻。写石磨磨豆腐：“上石崖，下石崖，白胡子老头钻出来”，音韵优美，形象生动，富有强烈的画面感。“刺姑娘，刺姑娘，从小没有爹和娘，风里吹雨里长，披上铠甲当衣裳。”人格化了的顽强的“刺姑娘”，跃然纸上。

特色二，作者写作引经据典，富有说服力。比如《故乡的斑鸠》一文中有三处引用了文学经典的有关诗词，一处引用了农谚，共同说明斑鸠和农事的关系；还引用了两种医书说明了斑鸠肉的医药功效，通俗易懂。

特色三，作者写作以质朴、活泼、灵动、干净、口语化的语言叙事，既符合人物身份，又干脆简洁，蕴真情于其中，感人肺腑。《放牛的日子》一文中这样写幼时的“我”放牛的心理：“小时候家里缺劳力，年终结算时总是‘倒找’，为让姐姐们多挣点工分儿，使父母少一声叹息。五六岁时，我便开始放牛，放牛是一件大事儿，第一次从三姐手里接过牛绳时，自豪地想，我也能做大人做的事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短短几句展示了一个懂事，善解大人心意的幼儿形象，且心理、语言完全与五六岁的孩子相符合。读去，一股酸楚陡然涌上心头。

作者写骑牛背的感受：“那时候的农村孩子连拖拉机都很少见到，更别说坐汽车、火车了。骑在宽厚温馨、散发着淳朴香味儿的牛背上，让牛驮着慢悠

悠的散步，把这想象成坐汽车、坐火车，心里美滋滋的。”把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山里孩子渴望走出大山心理通过骑牛来表现，简直是神来之笔！

《忏悔的水冬瓜梨》一文中，写“我”爬树为伙伴们摘梨的细节，简直是一出绘声绘色的活报剧。“我脱下胶鞋，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嗖嗖爬上梨树”，脱鞋怕鞋子打滑，更怕磨坏了鞋。“摘下一个梨子，咬了一口，蜜甜蜜甜的梨汁儿涌了出来，甜透心灵。”摘梨先咬是遵从本能，三个“甜”字连用写吃梨体验，符合儿童心理。“方娃从脚边捡起，连泥巴也没擦，就放送进嘴里。”和泥吃掉，何其急切，因为饥饿。“我”“仿佛电影里开仓放粮的英雄好汉，把粮食一袋一袋地发放给穷人，忘了自己也是一个‘贼’……”这是一种行侠仗义的满足感，来源于“我”读过的《水浒传》。整段文字情节极具戏剧性，因饿而偷，为众人偷而自豪，以至于忘了“贼”的身份，描写活灵活现，有声有色，形象惟妙惟肖。

特色四，作者写作充满了诗情画意。在《拜访蓑衣斗笠》一文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开篇作者说，“蓑衣斗笠是长在田野里的诗句”，而后解读说：“犁田的农人把蓑衣穿在身上，把斗笠戴在头上，吆喝着耕牛在田里行走，犁铧插在土壤里，农人左手掌犁，右手握鞭，响鞭一甩，一声吆喝，风雨中划出一道道诗行。”没有任何过分渲染，纯用本色白描，风雨中的蓑衣斗笠，田野里的人，牛和犁，声色相谐，好一幅风雨耕耘图。写出了有别于柳宗元诗句的“粒粒皆辛苦”的田野意境。

感慨年轻人不再眷恋朴实的土地，作者这样写道：“家乡的蓑衣斗笠趴在墙壁上嘤嘤哭泣。”声情并茂，感人肺腑。

在当代文学的阡陌里，罗大伦的这部著作以其突出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现实主义的美学价值，受到了主流媒体的高度重视和推介，并受到了贾平凹、陈建功等大家的倾情推荐，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和欢迎，此乃实至名归。在消失的农耕文化的舞台上，罗大伦的歌唱将永远回荡在现实和历史的深处。

刹那即是永恒

□李国斌

“刹那即是永恒的人生”，如流星划过，也曾光芒闪耀。

他把最后一瞬间，留给了和母亲在一起，那是他哥哥按下的快门。

他把无数的美丽瞬间，留给了世界，那是他二十年按下的快门。

周志坚一直在追求决定性的瞬间，且让这些瞬间伟大起来，闪亮起来，足以照亮他在世间的精彩人生，足以宽慰他热爱的世界。

摄影没有捷径，靠天分，更多是勤奋。

半路出家，四十多岁才拿起相机，从此痴迷于摄影，志坚勇敢跋涉，超常投入，拍摄和在拍摄的路上，成为近二十年来生命之中不可分割的最重要的部分。

曾经跨越关山，漂洋过海。

也曾听过四季雨雪飘落的声音，见过晨夕日月闪耀的光芒。

他的足迹遍及中国，也把五大洲的美景放进自己的图册文件夹。

他的目光更多倾注在雅安这片炽热的故土。大美河山，古老民俗，灿烂文化，时代脉动，都是他不断按下快门的动力和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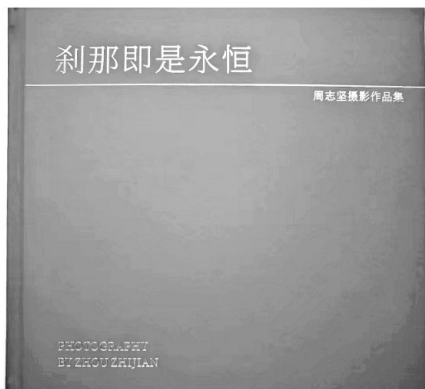
志坚不人云亦云，不跟风，一直在思考，创新，深耕重点题材，以独特独家的眼光视角，总能拍出与众不同的照片，很快从摄影小白成为雅安摄影获奖专业户和明星级人物，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中国第19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有他的作品；21届四川摄影大会影展金奖，有他的作品；2023年度四川评选出5位优秀摄影人中有他的名字，领奖台上却没有志坚的身影。

他的作品呈现了生命的状态，生活的质感，大地和天空的样子。

他的作品大多看起来平和自然，但影像中有对艺术的态度，平静中蕴藏着情感和力量。

家人始终是他镜头中风景的一部分。亲密爱人终生伴侣，更是他摄影的伙伴，既相互信任，也有灵魂撞击，能在思想上互相给与和滋养，并摩擦出艺



◎《刹那即是永恒》——周志坚摄影作品集

术的火花。他把爱人和家人当作最好的模特，成就无数经典画面。

低调做人，认真做事是他的信条，每次得了奖，有人恭贺，他说：运气运气，下一次就是你了。他承担了协会大量繁重的工作，但他把这些工作看成和按下快门一样重要的事情来做。对会员和摄影爱好者，他耐心指导，细致温和，不居高临下，深得大家爱戴。

他用善良热情、真诚谦逊的人格魅力，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他对摄影艺术的执着热爱和不懈追求，大家把他作为榜样。愿他化作彩虹，在星辰大海中照亮雅安摄影的天空，给这个世界，给家人和朋友留下温暖和永恒的印记。

为了完成他继续摄影的夙愿，传承他对摄影艺术的热爱与执着，我们设立了《周志坚摄影奖励基金》，用于奖励雅安杰出的年轻摄影师、优秀摄影师，激励更多的摄影爱好者投身于摄影艺术，以期用微光照亮雅安摄影人，可以相信，这一束光，必将点亮更多摄影的梦想和对未来的期许。

这本影集里的每一张图片，都带有志坚的体温，刻下了志坚的烙印，每一张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这些影像，值得我们凝视，这是逝者对美丽世界的抚摸。他留下的动人影像，把安慰给了亲人，给了朋友，给了影友。看到这些照片，仿佛那个慈眉善目的志坚又亲切地站立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把思念留给志坚，把目光投向每一幅图片，一起走进志坚的光影世界。（本文系周志坚摄影作品集《刹那即是永恒》序言）

在缝合伤口的针脚里寻找自我

——电影《好东西》观后浅议

□刘宇菡



◎电影《好东西》宣传海报

1975年，著名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在《银幕》（Screen）杂志发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首次以跨学科方法融合电影理论、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奠定了女性主义电影研究的重要基石。中国当代女性主义电影《好东西》作为该领域的重要实践，不仅颠覆了传统电影叙事的凝视结构，更以细腻的电影语言勾勒出女性的成长轨迹，将“吾丧我”的东方哲学精神深植观众内心，使观众在获得视觉享受的同时引发了深刻的自我反思。

电影《好东西》由邵艺辉执导，延续其之前标志性的女性主义视角与沪语文化风格，作为一部融合轻喜剧元素与社会议题探讨的都市题材影片，于2024年11月22日在中国大陆公映。劳拉·穆尔维的“凝视理论”中指出，传统电影中女性常被塑造为被观看的欲望客体，而《好东西》通过三位女性角色的互动，彻底颠覆了这一经典模式。影片中，小叶与王铁梅并非传统意义上“凝视者”与“被凝视者”的单向关系，而是形成了互为主体的双向镜像：小叶在王铁梅身上寻求母爱的情感投射，王铁梅则通过小叶重新审视自己作为母亲的身份定位。

高楼林立的上海都市景观下，繁华表象掩盖着人际的疏离与冷漠。当单亲母亲王铁梅（宋佳饰）的防盗门被邻居小叶（钟楚曦饰）敲响，三个残缺的灵魂开启了一场相互治愈的镜像之旅——一位用坚硬外壳保护女儿小茉莉（曾慕梅饰）的母亲，一个以讨好姿态渴求关爱的孤女，在逼仄的楼道空间中折射出当代都市人的精神困境。

二

个体经历塑造独特人格。影片通过具体叙事塑造出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特殊的成长经历成为角色性格形成的关键注脚,《好东西》以细腻笔触展现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成因。影片成功刻画了典型的讨好型人格形象小叶,她长期处于“被凝视”的客体位置。心理学理论表明,个体往往对自身缺失的事物抱有强烈渴求。小叶的原生家庭充满了创伤:父亲醉酒后常摔砸物品、怒吼相向,母亲则在一旁默默哭泣却不敢阻拦,甚至将在丈夫处积累的怒火转嫁到小叶身上,咒骂她“一双大而美丽的眼睛是死鱼眼”。父母将小叶视为情绪宣泄的出口,完全缺失亲情关怀。

小叶讨好型人格的形成,源于在暴力环境中生长的扭曲适应机制——内心的情感空虚需要外在认可来填补。她极度渴望获得他人肯定,因而不断放低姿态讨好他人:将胡医生的施舍视为珍贵的情感慰藉,把王铁梅的怒火当作熟悉的安全区域皆是如此。当她云淡风轻地讲述创伤经历时,精神伤痕早已深入灵魂。与王铁梅冲突时,她习惯性地主动承受暴力,肢体疼痛竟成为其确认自我存在的私密仪式。“每次我都希望他们能看见我,哪怕是骂我,也还好当我不存在”这句台词,直击观众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

“叶子”这一事物在文学意象中有被使用为“陪衬”象征隐喻,“小叶”这一名字暗合了其初设的“微不足道”的定位。她长期构建“虚假自体”以应对外界,随他人意志被动生存,直到遇见不顾外界声音坚持自我的王铁梅,还有目睹小茉莉在架子鼓前的自由绽放,她在习惯性躲避暴力的同时却意外获得安抚。这个始终躬身为他人的女性终于挺直脊梁,卸下伪装,完成从“虚假自我”到“真实自我”的身份重构,领悟到不必仰望他人,自身亦可成为光源的生命真谛。小叶的成长轨迹恰似“随风舞翩跹”的叶片最终寻得自我根基。穆尔维指出,“女性主体性觉醒往往始于对凝视的反抗”,小叶的转变正是女性从“被观看”客体到“自我观照”主体的深刻蜕变。她在舞台上的肆意歌唱,既是对父权凝视的有力反抗,更是对自我价值的充分肯定。小叶支持小茉莉追求音乐爱好的过程,实则是对自身童年创伤的替代性疗愈,宴请小茉莉吃冰激凌的场景,何尝不是一种对年少自我的温情慰藉!

三

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的主客体辩证关系,在小叶的镜像互动中可以可以得到当代

性诠释。早期的她陷入“与物相刃相靡”的生存困境,将自我价值依附于胡医生的凝视与王铁梅的反馈,如同陷入“庄周梦蝶”的认知错位。随着剧情推进,小叶在王铁梅的坚韧性格中获得蜕变力量,王铁梅则在小叶的真诚感染下学会与自我和解,二人的镜像投射完成了对庄子哲学的现代性演绎。

影片开场,小叶邀请王铁梅观看演唱会,其深层动机不仅是结交朋友,更隐含着向胡医生证明自我价值的心理诉求。此时的王铁梅身着象征职业束缚的白色衬衫制服,动作神情局促,与场景氛围格格不入。影片结尾,小叶再次登台演唱,此时的歌唱已从“为他者表演”升华为“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的自我表达,实现从“吾丧我”到“存吾”的哲学蜕变。画面色调明亮化,王铁梅的白衬衫从刻板制服转变为随性的oversize风格,布料褶皱暗示着母性盔甲的松动与情感防御的消解。小茉莉从台下观众蜕变为舞台上的鼓手,象征着年轻一代打破凝视、书写自我人生的精神觉醒。

四

讨好型人格本质上是安全感的“赝品”,唯有学会享受孤独的质感,才能真正抵达自我觉醒的时刻。当电影撕开现实的帷幕,观众不得不反思:何时曾将命运的主动权交予他人?求神拜佛不如反躬自省,唯有明晰内心真实诉求,才能避免人生被他人标准随意丈量。

人生充满矛盾性:怎么走都是错的,因为都是课程,都在痛苦中学习;怎么走又都是对的,因为都是体验,每一个当下都是创造自己次元的真相。当我们惊叹于AI生成诗歌的优美时,更应珍视人类灵魂的笨拙——那是算法永远无法复制的生命质感。影片传递的核心启示在于:接纳自身的不完美,肯定内在本真之美,因为每个个体早已具备独特的生命价值。

影片《好东西》在商业性与思想性之间达成了巧妙平衡,使之成为摒弃悲情化、激进化的叙事套路,以生活中的“小确幸”传递温暖而坚韧的情感力量,是女性主义电影发展的新探索。王铁梅卸下母职的沉重盔甲,小叶摘除讨好的人格假面,小茉莉挣脱过度保护的羽翼,三重蜕变共同印证了庄周“吾丧我”的辩证智慧。真正的自洽不是对完美的偏执追求,而是接纳生命褶皱中的阴影,让创伤结痂处绽放新的生命肌理。邵艺辉导演以沪语市井的烟火气息为底色,将抽象的女性主义理论转化为可触摸的生命温度,让观众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照中,续写荧幕之外新的可能。

美术
作品

| 选登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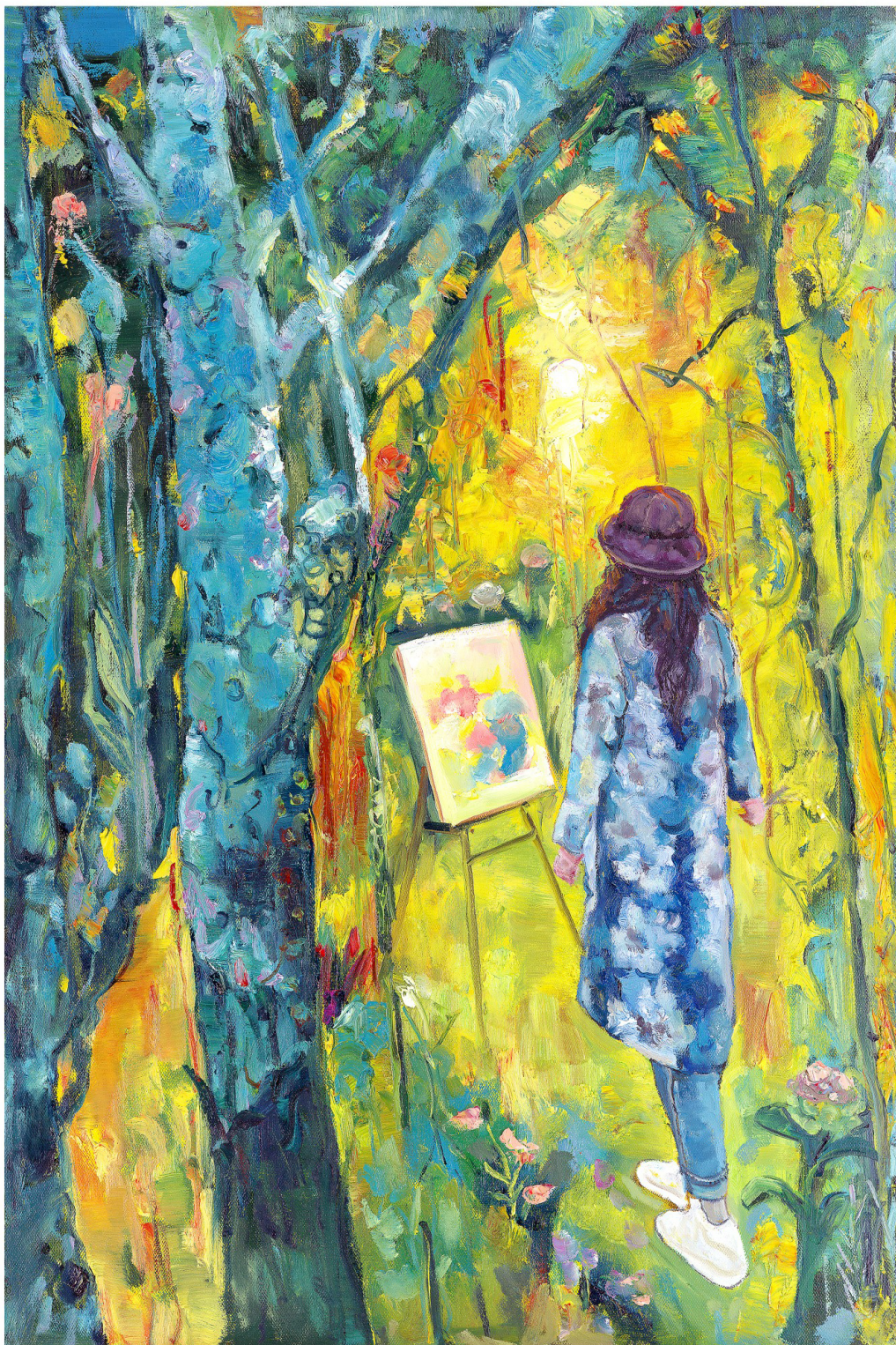
| 阳光·红土地(油画)
| 陈幼林



尔苏人的歌舞(国画)
叶宗明



悦(版画)
李晓刚



记忆(油画)
任雪松

选登欣赏

[illegible]

历代咏蒙山茶诗数首(隶书)

杨柳



宋 孙渐 《留题智矩院》(篆书)
 巫英浩

何沉蒙山顧清春日泥去印走風塵欲知花乳清冷味須是眼雲跋石人唐代劉禹錫之西山蘭若試茶歌顧清吳商鑑蒙山蜀信種子盡因此始
 合露葉真肥唐代車廐厚之恭履道意勿之味心諸病無懷蒙若玉花盡越既新茶空錦石生芽二月中山蒙山顧清吳商鑑蒙山蜀信種子盡因此始
 人得與詩史同車為乞寄茶敘此病芳躬唐代孟郊之憑問祀先輩如別賢乞茶石上生芽二月中山蒙山顧清吳商鑑蒙山蜀信種子盡因此始
 衍是相公唐代楊嗣復之謝寄新茶夜無多而晚生塵草色光日新蒙頂茶吐子點露沈花雙紙一溪茶揚雄安在唯蘇十片火前茶湯澀
 初共海宴花有約數年百滑不歸人唐代鄭谷之蜀中五首之二款情周匝向交親新若六部中寄新蜀茶蜀茶寄到但驚新渭水煎來始覺甜
 水煎魚眼末下刀圭燒燭塵不寄任人唐代白居易之寄題西峰蘭若詩公寄新蜀茶蜀茶寄到但驚新渭水煎來始覺甜
 似乳湯持記記是茶深酒渴人唐代白居易之寄題西峰蘭若詩公寄新蜀茶蜀茶寄到但驚新渭水煎來始覺甜
 閑唯綠水茶中故舊是蒙山竈通什長相作推道吾人無往還唐代白居易之寄題西峰蘭若詩公寄新蜀茶蜀茶寄到但驚新渭水煎來始覺甜
 香粘絕品花蟹眼不須煎活水醞奴何暇問新茶若教陸羽持公論應是人間第一茶明代王世貞之蒙山白雲茶記
 風鳴紫茸出唐細珠落曉鏡既飛香輕銀瓶既瀉湯誇第二者識山人意居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官焙後活火煮新泉又不知今時滋
 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或介貧商賈長告飢分無玉碗捧城眉且學公家作若飲碑爐石饒行相隨不用擇錫拉履父字五千卷但願一甌常
 及曉是日高時茶代蘇軾之試院煎茶蘇軾詩云幽人貧病長告飢分無玉碗捧城眉且學公家作若飲碑爐石饒行相隨不用擇錫拉履父字五千卷但願一甌常
 勝批最長一啜咽雲津暖群藍繞摘新茶修得清茶紫雲芽初似唄芽早八肯更先區區具賢堂堂作主人玉川喉吻澀憂無錫菜煮蜀茶獨酌雲頂露
 分調雪粉一啜咽雲津暖群藍繞摘新茶修得清茶紫雲芽初似唄芽早八肯更先區區具賢堂堂作主人玉川喉吻澀憂無錫菜煮蜀茶獨酌雲頂露
 惠寄蒙頂茶積雪猶封家頂石上舊蒲未盡建德吳中州地暖萌芽早八肯更先區區具賢堂堂作主人玉川喉吻澀憂無錫菜煮蜀茶獨酌雲頂露
 行四千里仙入指節隨鱗起所已舊蒲未盡建德吳中州地暖萌芽早八肯更先區區具賢堂堂作主人玉川喉吻澀憂無錫菜煮蜀茶獨酌雲頂露
 春瘦蛇尾人指節隨鱗起所已舊蒲未盡建德吳中州地暖萌芽早八肯更先區區具賢堂堂作主人玉川喉吻澀憂無錫菜煮蜀茶獨酌雲頂露
 子已升香長白猶作江面未踏空江面半跨馬跡如天賜斷西湖春水船想見青衣江畔路白魚紫荷不識錢雷聲三老如霜猶交零落今誰是
 從唐果開封俟但遺蘇姑更爬背帶代蘇軾之寄滕子墓見詩有味刺角永和者僅用如畫影短篇是測不容挹長韻風水怒子頂趾平淮海定成

印

印

此詩為趙華斌先生所作，內容為茶文化詩文選錄，書法由趙華斌先生書寫。

茶文化詩文選錄(楷書)
 趙華斌

摄影
作品

| 选登欣赏



| 红灯停，绿灯行(摄影)
王燕妮



舞动的达瓦更扎(摄影)
魏重阳



幸福牵手(摄影)
赵 玮



长征史诗颂(摄影)
任承铭

四川省文联八届五次全委会在蓉城召开



2025年5月28日，四川省文联八届五次全委会在成都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全国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中国文联十一届五次、六次全委会会议精神，总结省文联2024年工作，对省文联今后主要工作思路及2025年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通报表扬2024年度工作表现突出的有关单位，进一步团结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勇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省贡献文艺力量。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一级巡视员张峰出席大会并作讲话，四川省文联主席陈智林主持大会并讲话。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韩梅作了题为《高举思想旗帜，激发创新活力，勠力开创文联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工作报告。省文联党组副书记王忠臣，省文联党组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江永长，省文联党组成员、秘书长、二级巡视员仲晓玲以及省文联第

八届主席团成员出席大会。

会议增补杨晓阳为四川省文联第八届主席团副主席，增补姜明为四川省文联第八届主席团委员。会议还通过了其它人事事项。

会上，宣读了《关于表扬2024年度工作成绩突出单位的通知》，对2024年度在综合工作、文艺活动、文艺创作、理论研究、调研工作、信息宣传等方面成绩突出的市州文联、省级文艺家协会、省文联机关处室和直属事业单位予以表扬。对年度综合工作先进主管社会组织予以表扬。成都市文联、宜宾市文联、巴中市文联、四川省美术家协会、葫芦文化五家单位代表分别作了经验交流发言。会议希望受表扬单位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为进一步推动我省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杨术兵，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戴伟作为省文联全委会委员参加会议。部分省级文艺家协会主席，市州文联、省级文艺家协会、省文联机关处室、直属单位及省文联所属杂志社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雅安市文联2024年度工作获省文联通报表扬

2025年5月28日，四川省文联八届五次全委会在成都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宣传部长会议、中国文联十一届五次、六次全委会精神，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韩梅作工作报告。会议对2024年度全省文联系统综合工作、文艺活动、文

艺创作、理论研究、调研工作和信息宣传等工作成绩突出的市（州）文联、省级文艺家协会和省文联主管社会组织予以通报表扬。雅安市文联获得文艺创作、信息宣传两项表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杨术兵，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戴伟参加会议。

雅安市文联四届三次全委会在雨城召开

2025年4月24日，市文联召开四届三次全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中国文联十一届五次全委会和全市宣传部长会议精神，总结2024年工作情况，安排部署2025年重点工作。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杨术兵代表市文联四届主席团作工作报告。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戴伟主持会议。市文联全委会委员、不是全委会委员的县（区）文联负责人和市文联干部职工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2024年，在市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市文联认真履行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职能，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开展党的理论学习有新收获，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全市文艺战线的重要政治任务，持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主题文艺活动有新亮点，围绕新中国成立75周年和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精心策划“蒙山茶”全国书法大赛、“熊猫故乡看变化”——粤港澳大湾区与雅安美术作品交流展、首届摄影艺术展等主题活动；文艺精品创作实现新突破，陈果报告文学《大成昆》入选中宣部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获省第十七届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广播剧《红军伞》获省第十七届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王堂兵书法作品入选书法类最高奖的第八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等；文艺人才培养稳步发展，代成华当选省美协第八届主席团副主席，陆杨入选巴金文学院2024年度签约作家，赵良冶受聘担任央视电视专题片《中国大熊猫》学术顾问等；文艺惠民活动扎实有效，共展出优秀书画摄影作品1000余件，书写春联10000余幅、“福”字8000余个；文联组织建设呈现新局面，依法合规建成拥有展示中心、培训室、名家工作室、地方文化研究室等功能较为齐全的新文艺阵地，着力构建全市文联一盘棋工作格局。

会议强调，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蓄势之年。要按照市委“减负增效年”和全市宣传文化系统“赋能增效年”工作安

排，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and 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突出思想武装铸魂，精心策划重点文艺项目，着力创作推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文艺作品，着力培育更多艺文兼备、德艺双馨的优秀人才，着力提高文联组织的履职能力。要强化政治学习，坚持正确文艺工作方向，旗帜鲜明的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继续把学习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重要会议精神作为学习重点，引导全市文联系统和文艺界思想政治理论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强化队伍建设，壮大全市文艺工作力量，把发展壮大文艺人才队伍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来谋划，培育发展更多的省级、国家级文艺家协会会员，积极推荐文联干部和文艺骨干参加省级以上研修培训，提前谋划市级各文艺家协会换届工作。要强化政策支持，力推重点文艺创作成果，以激励扶持政策为引领，以项目为抓手，以完善文艺创作激励机制、实施“精品创作工程”、搭建成果展示平台、策划全年重点文艺活动为举措，全力推动雅安文艺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要强化底线思维，确保文艺领域风清气正，认真参加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深化文艺界行风建设，加强文艺活动风险防控，守牢文艺领域安全发展底线，团结带领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雅安贡献文艺力量。

会议选举雨城区文联蒋艳，名山区文联张淞、黎绍奎，天全县文联廖晓蓉、汉源县文联牟庆五位同志分别接替张晓红、石哲宇、黄莉清、李沁忆、李锡荣同志担任市文联四届全委会委员。市影协、市摄协、市舞协和雨城区文联、名山区文联、汉源县文联负责人围绕2024年特色工作和2025年重点工作作交流发言。

文学作品集《人间甘露》出版

近日，雅安市文联、市作协联合策划编辑的蒙顶山茶文化主题文学作品集《人间甘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据悉，作品集共遴选收录了100余位作者约30多万字的稿件。全书分为“芳冠六清”、“汤响松风”、“邀陪明月”和“归来对影”四辑，体裁以散文和诗歌为主，作者队伍既有王旭烽、舒婷、刘庆邦等全国知名作家，也有赵良治、李存刚、钟渔等本土实力作者。

市作协召开四届五次理事会

2025年4月12日，市作协在市文联二楼会议室召开四届五次理事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中作协十届八次主席团会、十届五次全委会精神，以及市文联相关会议精神；增补舒正燕、舒亚宁、李靖、高富华4位同志为理事会理事；讨论并通过了高庞旭等26位同志为市作协新会员；听取了市作协2024年度财务报告；李纲、李丽、梁志丽等10位同志被评为2024年度市作协优秀会员，雨城区作协被市作协评为2024年度先进集体。会议还讨论落实2025年度市作协改稿会等重点工作安排。会议要求，广大作协会员要扎根生活，围绕本土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保持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创造力，用手中的笔讲好雅安故事，创作出更多优秀文学作品。市作协主席钟渔，副主席陆杨、倪宏伟、何文等主席团成员、理事会全体成员，以及赵良治、杨宓、高富华等骨干作家参加会议。

汉源县文联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

2025年5月23日，汉源县文联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汉源县委书记胡雪松，雅安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戴伟到会祝贺。会议指出，三次文代会以来，汉源县文联在主题文艺活动、精品文艺创作、文艺人才培养、文艺志愿服务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会议要求，要积极支持文联和文艺工作者开展工作，为文艺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要加强对文艺工作的指导和管理，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形成推动汉源县文艺事业发展的强大合

力。要切实强化自身建设，认真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化文艺界行风建设，强化对文艺协会规范管理，推动文艺队伍梯队化发展。会议选举牟庆为汉源县文联主席。

宝兴县文联开展主题采风活动

2025年5月21日，宝兴县文联组织各协会骨干会员，开展“重走长征路翻越夹金山”主题采风创作活动。采风团先后到陈云出川史实陈列馆、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和夹金山等地采风创作，感受红色文化，追寻红色记忆。采风团成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入挖掘宝兴红色文化资源，创作出更多展示宝兴魅力的文艺作品。

《大成昆》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优秀奖

2025年5月16日，第十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在浙江揭晓，由雅安籍作家陈果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成昆》获优秀作品奖。《大成昆》是一部全景展现新老成昆铁路修建历程，溯源、弘扬成昆精神的报告文学作品，通过记录新老成昆建设历程、塑造新老成昆英雄群像，反映了成昆铁路为国家建设、地方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发挥的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以及新老成昆铁路并行对促进西南地区大发展、建设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的重要意义，弘扬了敢于吃苦、敢于奉献、敢于牺牲、坚守实干、创新争先的成昆精神。据悉，该奖项是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创办、以中国当代文坛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徐迟的名字命名的报告文学奖项。

罗大仡在川大开展专题讲座

2025年4月24日，雅安市作协副主席、作家罗大仡应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邀请，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一区文新演播厅开展题为“乡土文学的灵与魂”的专题讲座。据悉，作家罗大仡在现场与川大师生展开深度对话，亮点纷呈，氛围热烈，专题讲座不仅展现了罗大仡在文学领域的专业素养，更是从创作实践层面探索了文学赋能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可能。

梦回蒙山

1=F $\frac{4}{4}$

中速 缥缈地

作词 朱剑伟

作曲 李宣康

($\underline{\underline{6\ 3}}\ \underline{\underline{6\ 7}}\ \underline{1\ 2}\ \underline{3\ \sharp 4}\ |\ \underline{3\ \sharp 4}\ \underline{3\ 2}\ \underline{1\ 7}\ \underline{6\ 3}\ |\ \underline{6\ 3}\ \underline{6\ 7}\ \underline{1\ 2}\ \underline{3\ \sharp 4}\ |\ \underline{3\ \sharp 4}\ \underline{3\ 2}\ \underline{1\ 7}\ \underline{6\ 3})\ |$

$\parallel: \underline{3\ 2}\ 3 - - \mid \underline{3\ 7}\ 6 - - \mid \underline{0\ 7}\ \underline{7\ 6}\ 5\ \underline{3\ 5}\ |\ 6 - - - \mid \underline{3\ 2}\ 3 - - \mid$
 云 近 云 远, 你 是 我 天 外 的 天, 青青 山,
 缘 深 缘 浅, 你 是 我 心 的 家 园, 杨柳 风,

$\underline{6\ 6}\ 3 - - \mid \underline{0\ \sharp 4}\ \underline{4\ 3}\ 2\ \underline{3\ 4}\ |\ 3 - - - \mid \underline{6\ 6\ 3}\ \underline{6\ \dot{1}}\ \underline{7\ 6}\ |\ 6 - - - \mid$
 悠悠 水, 魂 儿 绕 梦 儿 牵, 有 一 方 缥 缈,
 桃花 雨, 梦 外 面 梦 里 面, 有 一 处 灯 火,

$3\ \underline{3\ 6}\ \underline{3\ \sharp 4\ 3\ 2}\ |\ 1 - - \underline{7\ 6}\ |\ \underline{2\ \sharp 4}\ 3\ (\underline{2\ 4\ 3})\ |\ \underline{2\ 3}\ 1\ (\underline{3\ 2}\ 1)\ \underline{7\ 6}\ |\ \underline{5\ 5}\ \underline{6\ 2}\ \underline{1\ 6}\ |$
 给 一 身 缠 绵, 啊 飞 霜 飘 雪, 都 是 浪 漫 的 容
 照 一 夜 无 眠, 啊 春 歌 秋 思, 都 有 温 柔 的 情

1. $\underline{7} - - - :|| \underline{6} - - - \mid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1}}\ 7\ \underline{6\ 7}\ |\ 5\ 6 - \overset{v}{\underline{3\ 3}}\ |\ 6\ \underline{6\ \sharp 4\ 4}\ \underline{2\ 3}\ |$
 颜。 感。 忘 却 天 上 人 间, 风 烟 千 年 蒙 顶 山 水

$\sharp 4\ \underline{3}\ 3 - - \mid \underline{6\ 6\ \sharp 4}\ \underline{2\ 4}\ |\ \underline{3\ 2}\ 1 - \overset{v}{\underline{7\ 6}}\ |\ 2\ \underline{2}\ \underline{7\ 7}\ \underline{5\ 6}\ |\ \underline{7\ 6}\ 6 - - \mid$
 依 然, 忘 却 天 上 人 间, 云 月 万 里 蒙 顶 仙 茶 最 甜。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1}}\ 7\ \underline{6\ 7}\ |\ 5\ 6 - \overset{v}{\underline{3\ 3}}\ |\ 6\ \underline{6\ \sharp 4\ 4}\ \underline{2\ 3}\ |\ \sharp 4\ \underline{3}\ 3 - - \mid 6\ \underline{6\ \sharp 4}\ \underline{2\ 4}\ |$
 忘 却 天 上 人 间, 风 烟 千 年 蒙 顶 山 水 依 然, 忘 却 天 上

$\underline{3\ 2}\ 1 - \overset{v}{\underline{7\ 6}}\ |\ \underline{2\ 3}\ 2\ 0\ \underline{7\ 6}\ |\ 5\ 5\ \underline{6\ 2}\ \underline{1\ 6}\ |\ 6 - - - \mid$
 人 间, 云 月 万 里 蒙 顶 仙 茶 最 甜。

$\underline{3\ 2}\ 3 - - \mid \underline{3\ 2}\ 3 - - \mid \overset{rit.}{\sharp 4} - 2 - \mid 3 - - - \mid 3 - - - \parallel$
 啊 啊 啊 啊



小雨(油画)
冯先强

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准印证号：川内KX202518003
发送对象：全省各地市州文联，本地机关企
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文联各
直属协会会员，文艺爱好者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敬请关注
《雅安文艺》